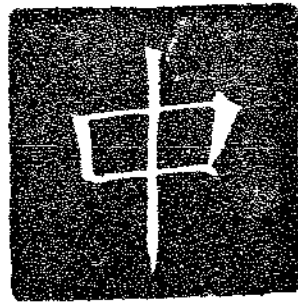


JUN 12 1944

V



采 開 成 石 經 禮 記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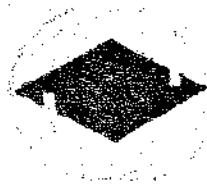
內政部登記証書兵字第一〇三號
郵政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中 和 月 刊 第 四 卷 第 十 九 期



國 立 北 京 圖 書 館 藏

軍管理開灤炭礦



烟煤、焦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局 址

天津興亞第二區咪哆士道六十四號

電 話

三三九零一號

三二六六六號

總 局

天津售品處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中和月刊

第四卷 第九期 目次

圖畫

會文正書聯

編輯前記

南洋華僑人物略

讀史偶識

婚禮雜談

戰爭時期的南部歐洲

(一)

楚金 (二)

兌 (三)

啓 埴 (六)

遂 (七)



潛艇上的將士……………畫明(豐)

湘綺樓集外文(十九)……………(豐)

賜硯齋日記(十五)……………(兜)

方志餘記(十五)……………兌之(番)

食蹠錄……………蛾子(杏)

專載 公餘瑣記(二十一)……………(齒)

長篇小說 列日圍城記……………頌甫(堯)

金城銀行

資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元
公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萬元
業務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
北京分行
北京
南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南局三三
東城辦事處 西河沿 南局三五
西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東局三九〇
北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 西局七二
 鼓樓大街 東局九〇

北京中國實業銀行

特別定期存款簡章

本行現為適應社會上之需求特舉辦特別定期存款一種此項存款以存入國幣伍拾圓為起碼在期限內存戶可以隨時提清本利有活期之便利享定期之利息於存戶最為有益備有章程承索即寄

存滿	二個月	年息	五釐
存滿	五個月	年息	六釐
存滿	八個月	年息	七釐
存滿	十一個月	年息	八釐
存滿	十四個月	年息	九釐
存滿	十七個月	年息	一分
存滿	二十個月	年息	一分一釐
存滿	二十三個月	年息	一分二釐

行址
 北京支行 西交民巷 三三、一四八二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三三、三四〇二
 六、十號 電話 五、〇一七〇
 五、〇九四〇

江翻銀浪紅螺醜

墨涌元雲紫玉池

曾國藩書

此
字
尊
元
公

兩寺裝成寶瓔珞

百金歸買碧玲瓏

蘇州曾國瑞

編輯前記

南洋羣島。與吾國僅一海之隔。風氣相通。遠在秦漢。故迄今土人仍有稱華僑爲秦人者，其有悠久之歷史關係。足以概見。本期南洋華僑人物略一文。闡幽發微。歷歷可徵。考究國人在南洋方面之史蹟者宜有取焉。

中國婚禮儀式。因時因地。各異其趣。論其實際。雖不免踵事增華。義涉不經。然考之載籍。俱有來歷。啓圻君。以輕淡之筆調。撫談其概。當亦研究社會史者所樂覽也。

本刊前載郭筠仙先生手札。爲讀者所注意。茲又得十餘通。暨其弟意城先生數通。一併刊布。均可珍玩。

葉遐庵賣文鬻書畫

葉遐庵先生（恭綽）詩古文辭，典雅雄散，自成家數。書法亦蒼勁確犖，治碑帖爲一鑑，富金石氣。畫竹尤有獨到，脫落窠臼，而運筆厚重，全宗古法。自謂十年苦功，始敢問世云云，可見其工力之深，乃爲書名所掩，蓋不輕以示人也。今優游滬上，以書畫自娛，茲覓得潤例擇要錄後。

詩文例：碑傳序記，每篇三百字以內，儲券三千元。頌贊題跋，每字撰書並計，二十元。詩五七言長古每首二元，短古及五七律每首一千元，五七絕每首三百元至五百元。詞中調視長古，小令視律詩，聯語，不逾十五字者，每副五百元，至一千元。

書例：楹聯四尺以內二百元，六尺四百元，八尺六百元，以七八言爲限。屏條，三尺以內，二行，一百五十元。五尺，三行，三百元。八尺，四行，五百元。橫披同。立軸照屏條加倍。扇面每件一百五十元，小楷四百元。冊頁一方尺以內二百元，以外遞加。扁額字一尺以內，每字二元，二尺四百元，三尺六百元，招牌同。

畫竹例：屏條三尺以內六百元，加一尺加二百第十元。橫披同。立軸五尺以內一千元，加一尺加三百元。扇面每件五百元，雙鈎加倍。冊頁每尺五百元。

南洋華僑人物略

楚金

我黃農裔孫之棄禹域而植身於海外，其行事磊落崑奇可以泣鬼神而動山岳者，豈易一一數哉。南史所記林邑范氏之倫，正史往往不見，稗乘所載亦僅隱約其事，若有若無。蓋蠻荒政教風俗不得不與中國異，其不能傳之竹帛比於冠帶者勢也。南海諸邦與內地隔一衣帶水，閩粵之民，朝夕往來，聲氣近若戶庭，自英美荷人攫取其地，管迫我人，不使與故國接，遂日相遠隔。今幸氣祲漸消，追思當年豪俊，微有遺迹可尋者，宜與表章以存文獻。爰取郭外氏所撰人物志參訂以成此篇，覽者詳焉。

1. 鄭 昭

鄭昭者，廣東之澄海人也。清初隨父流寓暹羅，竟王其地。

中國與暹羅之交通，遠莫能考，三國時，吳康泰使暹羅歸，著扶南土俗傳，是華人至暹之始。蓋扶南者，古昔暹羅之總稱，以暹爲一國，羅斛爲一國，嗣是而後，兩國或分或合，不一而足，元時羅斛強，併有暹地，正名暹羅。至明太祖時暹羅乃始入貢，太祖賜印，正式冊封爲暹羅王焉。

顧中國自南宋以還，兩度淪於異族，昭王祖先，是否明末出國，雖無可考，然明太祖復漢，而暹羅使華，初使爲謝文彬（福建汀州人），其人亦由閩流寓在暹者，後爲暹官，乃奉使中國，可知異族入主，國人遠遷，因而成事者實多多也。

暹羅西鄰，是爲緬甸，（先爲中國藩屬，清光緒十二年，即公曆千八百八十六年，以中英條約，割讓於英。）與有世仇，至緬王孟駁，國勢強盛，遂攻暹而滅之，時清乾隆之三十六年也（公曆千七百七十一年）。緬甸於滅暹之後，更因而

與清庭抗，侵入腹地，於是而清庭有征緬之役，而昭王之大功，亦垂宇宙而不朽矣。

初昭王事暹，官至冢宰，或謂任甘壯披烈市長，未知孰是，以強鄰壓境，非修明政治，不足以保國安民，進言暹王，不納，遂携養子華策格里（史稱鄭華，即昭王之婿），隱於南部。迨緬人滅暹，別立一蒲甘人為暹王，隸緬屬下，苛政百出，昭王乃招集流亡，率華統軍與緬人抗，連戰皆捷，光復暹土，修法律，減賦稅，民心大悅。暹羅人遂戴為國王，並以舊都殘破，不易恢復，以曼谷為首都，時昭王年已五十餘矣。

先是，緬以暹新敗，不足為慮，大舉而侵中國，不知滿清入關，至乾嘉為極盛時代，外藩異動，撻伐大張，而昭王崛起，陳兵邊境，兩大當前，緬甸屈服，不特中國克奏膚功，而暹人亦全返失地矣。

暹之被滅於緬也，國王二子，一奔東埔寨，一奔廣南國（越南屬地），依於法教士及河仙鎮守莫氏，昭王初不知也。迨東埔寨王被逐至暹，昭王始知，而在東埔寨之王子，已投另一王子同依莫氏，昭王遣使迎駕，莫氏不允，昭王乃起兵略昭篤及南旺等地，虜莫氏家屬歸，而王二子，亦因亂喪失，莫知所之，廣南國王，以昭王虜其部曲，起兵與戰，各有勝敗，兩無所利，昭王乃返其俘虜，與之行成，並防緬甸，蓋時緬未受清控，勢尙盛也。

昭王之正位暹羅也，在清乾隆四十三年，迨四十六年，國事略定，遣使入貢，奏稱：『自緬人侵凌，雖復土報仇，然紹裔無人，茲群吏推昭為長，遵例貢獻方物。』清庭遂封之為王。

翌年，昭王薨，無子，國中大亂，華策格里時尙率師在東埔寨，聞變適歸平亂，遂嗣位為王，乾隆五十一年，遣使入貢，表稱鄭華，蓋即華策格里也。

2. 張 璉

本文所稱舊港（今蘇門答臘之東南），乃明初爪亞島酋佔領是地後，別於爪亞新村（俗稱吉邦）而名之也。是地嘗有王者曰張璉，廣東之饒平縣人，西史作張士流。

璉王於明嘉靖間，嘗為海盜，從事剽掠於粵閩間（通鑑載璉嘗擾江西疑誤），顧璉王為粵人，因政治黑暗而為盜，然

頗知大義，以粵閩毗連，不忍禍桑梓，乃專劫洋船，由是竟觸葡人之忌，不惜犯國際公例與璉王戰於中國領海，璉王赫焉奮怒，率部與抗，一戰勝之，遂奪澳門於葡人之手，與鄭延平之克台灣，後先輝映，史稱中國人在海上戰勝西洋人者，璉王實爲之始焉。

璉王出身海盜，並無遠智，得地而不知奉還故國，據爲己有，仍劫洋船，於是而爲官軍征剿，璉既不得志於本國，泛海而南，別創新邦，而名胥傳，惟葡人記載，則謂由海戰追至澳門而殲之，不認由官軍蕩平，然璉在澳門登陸，則不敢否認也。

初，蘇門答臘王國曰三佛齊，被爪亞島王佔領，擄其子女玉帛，而不甚愛惜其土地，不若荷人之殖民政策，佔其地而夷其族也。國俗下稱上曰「占卑」，「占卑」者猶言國君也。璉王蒞此，戰勝土酋，撫有其衆，土人懷德畏威，戴之爲主，且其地多粵閩人，握有經濟大權，群起助之，實力益固，雖未冊封，儼然南面，而其地卽今之舊港也。

同時，有粵人梁道明，施進卿者，亦嘗王其地，與璉王孰先孰後，是分是合，無史可考，茲不贅。至西史稱張士流，指璉王，言奪其地於土酋之手，亦得諸傳聞，要不能成爲信史。

3. 梁道明

蘇島與馬來半島，僅隔一海峽，六朝時曰於陀利，始通中國，唐以後改名三佛齊，迄宋元明各朝，入貢不絕，或名蘇木都刺，或名蘇文答刺，皆譯音之轉，其東南曰舊港，荷人名巨港，亦轉音之殊也。明洪武三年（公曆千三百七十年），遣使冊封其國王，朝貢尤虔，永樂初，又遣三寶太監鄭和南渡，適蘇酋之弟來襲，和怒，與戰，俘虜以歸，中國向持懷柔政策，釋俘而仍封其王，嗣是而後，不敢復叛，蓋和有才幹，善外交，數南渡，足跡遍各島，至今逾數百年，南人猶稱爲「三寶公」，不敢名，其感人也如此。萬曆初，三佛齊易名爲亞齊，實則一國，歲時朝貢如舊。

三佛齊後郡曰渤海（荷人改名巴釐）。洪武十年（公曆千三百七十七年）內政失修，國勢衰弱，會鄰島爪亞酋擊，率衆攻之，焚其土地，奴其人民，而無術以善其後，國中大亂，逾年不已。梁王際會風雲，遂起而撫有其衆矣。

梁王廣東南海人名道明，祖先是否抗元失敗而出國，殊不可考，然梁王僑蘇日久，粵閩軍民泛海隨之者數千人，亂事日亟，不可終日，梁王不忍生民塗炭，坐視不救，糾衆與爪亞人抗，連戰皆捷，遂據有其地，爪亞人終無如之何也。初，爪亞島酋之佔三佛齊也，怖於大國聲威，尙不敢侵凌華僑，迨土人之搜括浸加於華人，梁王以同胞見凌於異族，於是奮起與鬪，振臂一呼，群皆響應，故能以僑寓之人，戰勝強暴，時在洪武十一二年間也。

明成祖於永樂三年（公曆千四百零五年），以行人譚勝受，與梁王同邑，命與千戶楊信，賚勅招之，亦宣揚國威，保護華僑之意，梁王坦然不疑，與部屬鄭伯可，隨使入朝，貢獻方物，受賜而還，翌年，遣從子解政入貢，曾否冊封，雖不可考，然明史則謂梁雖非王，握有王之實權固彰彰也。

此篇與璉王事，均無結局，然島民所述，言之歷歷，實爲華人君臨南服，拓土殖民之始祖矣。

4. 施進卿

明三寶太監鄭和七次南渡，遠至忽魯謨斯，即今之波斯灣也。其初次出國，乃由永樂三年起迄五年止（公曆千四百零五年——七年），歸途經蘇門答臘附近時，幾爲舊港頭目陳祖義邀劫，賴是處附近頭目施進卿預先告密得免，並獲陳戮於北京，封施爲舊港宣慰使。

先是三佛齊爲爪亞所滅，國中大亂中國人如梁道明等，各據一地，稱雄海上，陳祖義，施進卿雄視一方，亦在是時。按陳爲廣東人，乘亂爲舊港頭目，永樂四年，已遣子士良來朝，然仍爲盜海上，往來者苦之，五年，鄭和西旋，遣人招諭，陳僞應而潛邀襲，施進卿知其謀，向和密告，洎陳來劫，遂擒獻於朝而誅之。

施進卿籍貫未詳，亦舊港附近之頭目，未告密前，嘗遣婿丘念誠赴中國朝貢，會和旋，奏知前事，朝命設舊港宣慰司，即以施爲使，錫誥印及冠帶，自是入貢弗絕。三十二年，施子告父計，乞嗣職，許之。至洪熙元年（公曆千四百一十五年），遣使入貢，訴舊印燬於火，朝命重給，其後朝貢暫稀，不知所終。

5. 張傑諸

南洋爪亞羣島，久已盡爲荷蘭人之殖民地，然當十九世紀末葉，有潮州人張傑諸者，嘗王於爪亞帝汝間之安班瀾島，（卽香料羣島之一。）

宋之亡也，其遺民多逃海外，而元世祖遠征爪亞，無功而還，其潰兵亦多流寓海上，中有一部挈眷至安班瀾島，互爲婚媾，間或與土人相嫁娶，久而久之，自成一族，厥名「沙頓」，約占全島人口七分之一，土人恃衆，恒藉故欺凌，沙頓人自度實力弗勝，難與爲敵，祇得默忍，會傑王貿易至島，與沙頓人稔，溯本窮源，認爲弟兄，遂居焉。

傑王幼失怙恃，年十二，無所依，聞海外多奇境，乞甲板船長，願爲小使，隨航南洋羣島，遂止於爪亞。及長，復往來於爪亞與帝汝間，與小島賈人買賣，盡知其中形勢概要，迨至安班瀾島，與沙頓人遊，志願乃施。

然沙頓人雖與傑王結合，惟與土人較，衆寡懸殊，且久經壓迫，勢難頡頏，傑王陽爲調停於兩者之間，實則勸沙頓人忍辱負重，以圖報復，於是晝則經商，夜則習武，久之，傑王知其可用，乃編爲「三隊」，明定章則，嚴加訓練，遂成勁旅，沙頓人乃尊之爲長。

傑王以所部日滋，經費浩繁，以己意創征煙稅爲用，沙頓人靡不遵納。翌年，行諸土人，土人大譁，恃衆反對，因而與戰，勝之，土人胥服，迨兵數較多，稅則加重，土人復反，土酋助之，下令捕王，王又與戰，（一說則謂土酋已抽人頭稅，見傑王抽煙稅，亦下令抽煙稅，藉以抵制，因而發生戰事。）復勝，放土酋於哈里島，沙頓人大喜，公推傑爲安班瀾島王，王固辭不獲，與衆約曰：「國事初定，伏莽尙多，必聽我乃可。」衆諾，王遂受位，更法律，修政治，定稅則，嚴賞罰，全島大治，附近羣島，咸與修好，相約互不侵犯。

土酋被放，恃其妖術曰「降風」，謂可不戰致人於死，倘加諸兵，收效更宏。以厚幣遊說哈里島親王，親王固迷信，利其多金，舉國入寇，土人暗助，勢頗披猖。傑王設伏於山，自統沙頓兵往港口迎戰，詐敗，誘敵入山，伏兵突起，截哈里兵爲二，前後不能相顧，傑王迴師反攻，適風驟，沙塵蔽空，對面不相見，但聞四面角聲嗚嗚，震撼山岳，哈里兵大驚，盡潰，自相踐踏，竄至港口，急覓船，已悉爲沙頓兵牽去，其勢大窘，而追兵將至，遂棄械匿土人所。越數日，土人厭惡，互相衝突，事聞於王，王寬大爲懷，不忍誅戮，召集而諭之曰：「睦鄰互市，不相侵犯，已有成約，今忽加

兵，殊出意外，既被俘虜，本應誅盡，然體上天好生之意，決不加害。」衆大感動，誓不再犯，王概資遣回國。時土酋與哈里烏親王，雖倖獲免，心尙不甘，屢思報復，惟兩島土人，懷德畏威，不願助逆，計終不逞。

傑王雖在海外，環顧左右，除沙頓人外，無一華人踪跡，因特設招徠之例，凡安班瀾米出口每車（島例，車三千觔）抽米二百觔作稅，存儲倉庫，留爲初到華人需用，並廣爲宣傳，凡附近島嶼華人來歸，各賜米一千觔，遠道者倍之，並給一少女作役，由是爪亞群島華僑輻輳而至矣。

安班瀾島，氣候卑濕，屆二三月，怪風突至，晝夜不息，初到華人，往往染有頭痛脚氣等病，死亡相繼，來者日少，王怒然愛之，別設保護之法。每屆此時，令華人遷避別島，以財物付沙頓人經營，按期造冊，送王府稽核，返時交還。自此，華僑日盛，而氣候亦日佳，不足十年，華人商店，已逾百數。

當斯時也，荷蘭人勢力，已入爪亞一帶，清光緒八年（公曆千八百八十二年），荷兵強佔其港口，惟懼於傑王威武，不敢內犯，相持數年，王薨，無嗣，荷人沒收其財產，計金三千八百餘萬盾，珠寶三四百箱，以三百人，窮三晝夜之力，始克運盡，並納前土酋親屬爲主，傑王亡。

6. 黃 森 屏

黃森屏者，福建人也。於明萬曆間，嘗王婆羅國，卽今婆羅洲之北境。按黃之王此有二說：一謂奉使採寶，因以女妻土酋而爲王，一謂隨鄭和而南，久而捫有其國，均無詳細記載。惟今之蘇丹，歲時向一中國墓致祭，祭時，戴頭盔，挿雉尾，衣中國古服而行禮，人所共見，則前說似較後說爲有據。

初，黃森屏之至婆羅也，自言奉朝命採龍珠，既得，率衆揚帆回國，時有同伴黃剛者，心懷叵測，中途擬劫珠去，黃，調知其謀，戮之，遂返婆羅，開墾土地，從事耕種，頗得人心，土酋忌之，時思中傷，然黃勢盛，無可如何，惟黃性情忠懇，不忍取土酋而代之，爲懷柔計，妻以女，土酋遂奉黃爲主。

時西班牙勢力已至南洋，舉兵來犯，黃率國人走入山谷中，放毒水流出，殺其人無算，黃得返國，而西班牙人遂轉而

佔領呂宋矣。

黃既計拒西班牙人於境外，國人愈服，擁之者益衆，未幾，土酋死，無子，僅有一女，黃以爲土酋嗣，另贅一亞刺伯人爲婿，而黃亦無子，迨其老死，而土酋之女，遂以外孫女而爲國王焉。今其國尙遺有一「金印」，篆文，上作獸形，謂明朝所賜，民間婚嫁，必請此印，藉以爲榮。又距婆羅泥市約一英里，有一中國古墓，中豎碑碣，隱隱有「黃總兵之墓」五字。又北婆羅洲之「中國河」及河畔之「中國寡婦峰」均列在輿圖，尙可爲黃嘗居是地之證。此外，北婆羅洲，有一種華人與土人所生之混合種，厥名「都遜」，耕織皆用華法，信仰則爲偶像，與土人之崇奉「回教」以爲普通宗主者迥別。

7. 羅 芳 伯

臺灣鄭氏覆滅，其謀士陳永華，組織「天地會」，宣傳反滿圖復朱明，至雍乾時，其勢力延蔓大江南北，各立支會，名稱雖異，而宗旨則同也。廣東梅縣人羅芳伯，有大志，早歲投身入會，目睹家國淪亡，屢思揭竿而起，惟情格勢殊，乃糾集同志，走婆羅洲東部，爲東萬律大唐客長。

初，羅芳伯之抵婆羅洲也，坤甸尙未成埠，去而東，至三發，遂糾集同志，闢地爲廬，時有小數不肖華人，先散處於勿里洞，米倉下，松柏港一帶，勾結土人，凌虐同種，羅陰結蘇丹，以威臨之，若輩稍戢，越年土人謀叛，蘇丹備軍實，遣羅征之，羅出奇制勝，一鼓蕩平，蘇丹大喜，約爲兄弟，互相援助，而附近華僑，望風來歸。

時戴燕土酋，每有侮曠華僑之事，群向羅投訴，請求援助，羅遣勇將吳元盛征之，效專諸故事，當庭殲酋，盡收上候，存篤之地，斯時隸羅部下者三四萬人，加以土人二三十萬，東征西討，所向有功，蘇丹知勢不敵，裂土分治，計羅所轄，東接萬勞，西臨卡浦斯河，南連戴燕，上候，雙溝月，北界勞勞，山口羊，邦曼，縱橫數千里，成一獨立國，時乾隆四十三年（公曆千七百七十六年）也。

羅既得國，衆欲上尊號，羅以爲非「天地會」制彥所許，願無名義則不足以指揮羣衆，處理政務，乃稱大唐客長，意

謂華人客於外者之首領也。以東萬律爲首都，設「議政廳」，坤甸，新埠頭爲郡，設「副廳」，其餘青巴哇，松柏港，淡水港，萬勞打，勞鹿，山口羊，雙溝月爲縣，設「甲大」，「甲必丹」等官，均爲民選，製三角旗，立「蘭芳」大總制國（今存巴達維亞博物院），由是，明定法律，以爲衆守，設廠製臘，以重國防，令民習拳，以強體魄，開採金砂，以饒國富，招徠商賈，以資貿易，振興森林，以維實業，延聘教師，以宏教育，部署既定，有條不紊。

羅以勇將吳元盛，勞苦功高，非分茅裂土，不足以酬其勳，適戴燕新定，民風强悍，遂以其地封之，爲國重鎮，乾隆五十八年，羅病，醫藥罔效，易質時，衆詢繼統事，羅曰：「吾儕飄泊海外，得有今日，皆諸兄弟之力所賜，吾敢以土地自私子孫乎？至忝稱客長者，守土待賢而已。無已，其擇賢乎。」問何人，曰：「戊伯賢，可繼斯任」。卽傳位與戊伯而逝，享壽五十八歲。

戊伯，江姓，亦一偉丈夫，能舉八十觔鋼刀，隻手作旋風舞，征萬居諸土番時，一夕殲十六人，其勇如此。當江嗣國，蕭規曹隨，奉行政令而已。江歿，傳位闕泗泗伯，闕歿，傳位與宋插伯，亦能相承相繼。嗣後則荷人勢力，逐漸侵入，國無寧日，其中雖有數人，尙稱客長，未能完全自主，徒擁虛位而已。光緒十年（公曆千八百八十四年），劉姓客長歿，荷人藉名送喪，派兵至其地，拆毀「議政廳」，部將梁路大怒，率衆力拒，斬荷將何茂堅，荷師敗績，不稍退，乃賂土酋，使土番來劫，亦不得逞，又賄漢奸，引道暗襲，卒以強弱懸殊，不敵，「議政廳」被毀，改作「武帝廟」，摘去旗幟匾額，而另委一華人爲「甲必丹」，計羅得國，歷百餘年，繼世十人，至是而亡。

郭外曰：西人所撰萬國地理全圖集言：嘉應州（今梅縣）人往婆羅開礦，穿山鑿道，自立國家，擇其長者稱爲「公司」，限一年或二年辦國政。每月統紀傳言：婆羅爲諸島之至大者，其山內有大湖，廣東人數萬，在此湖之阿納地方開金山，採金砂，因恐土番很毒，設頭目如土酋，管治其民。外國史略言：婆羅島內，地多高山，每年掘金砂者甚衆，其中漢人，自立長領，不服他國。以上所記，皆道光時人譯書。由斯以觀，羅芳伯憑藉「天地會」，在海外建「共和國」，徵特見於本傳，抑散見於外籍。嗚呼！唐虞遺風，覘於蠻貊，民族精神，發揚海外，非一家言，乃世界之公論，羅芳伯足千古矣。

8. 吳元盛

與羅芳伯同時王婆羅者，有吳元盛。吳亦廣東梅縣人，清乾隆間，與羅欲效明太祖驅異族事，事洩同南渡，抵坤甸屬沿海之南巴哇，與羅結盟，率衆掘金，以維生活，而謀進取。

先是松柏港，米倉下，爲小數不肖華人佔據，勾結土人，凌虐同族，羅吳後至，更被魚肉，羅不能忍，與吳統衆戰勝之，嗣後與土人頻年戰爭無往不利，不數年間，佐羅戡定蘭臘，萬諸居，芳坪，無名港，滑棟，高車，新埠頭，米倉下，松柏港，南巴哇，循卡浦斯河流域，則有雙溝月，瀉瓊，純篤諸地，縱橫萬里，盡是膏腴，而首都東萬律，若衆星拱辰，成爲行政中心，群推羅芳伯爲長，羅以瀉瓊，純篤，地居衝要，素稱難治，稔吳才勇，分封治之。

戴燕居卡浦新河下游，世爲土酋佔據，險若天塹，舟楫往來，必納稅金，始得放行，而其土酋，對於華僑，時加讎辱，群向羅芳伯投訴，羅命吳相機處置，土酋頗有謀略，知機預備，吳遂遣使朝聘，以釋其疑，旋造船多艘，潛實兵器，暗藏精銳，順江而下，比至，天尚未曉，斥候無備，盡縛繫之，待曙報關，賄吏通款，言吳欲獻金於酋，諾之，伏兵後庭，始許接見。時吳先遣壯士，僞爲商賈，伏宮庭左右，而自率健徒四人，進宮謁酋，手捧金盤，暗藏匕首，上覆以金，酋受之庭，吳出不意，抽匕首刺酋腹墮之，後庭伏兵，蜂擁圍擊，吳奮臂酣鬪，當者辟易，並發密號，促宮外伺卒共起策應，內外夾攻，據其宮，酋妻聞變，調兵來援，吳再接再厲，復破之，酋妻懼，退守『鐵山』，傳檄徵師。『鐵山』者，居戴燕高原，西北扼江，東南懸壁，形勢險固，控制戴燕，有高屋建瓴之勢，酋妻更堅壁清野，以待援兵，又遣偏師，斷吳糧道，會敵大至，吳遂被圍，勢頗危急，吳乃製木版百方，書『我軍絕糧須急救』七字，夜投諸江，順流至坤甸，羅芳伯得之，率衆大至，圍解，掘隧通敵營，以巨棺實火藥轟之，『鐵山』遂陷，餘衆悉降，戴燕全定，時乾隆五十年（公曆千七百八十三年）也。事後，衆詢放木版求援意，吳曰：『此易明也。我輩出擊，羅公知之，久無捷音，必知有急，況被圍困，無可通訊，多製木版，放自上流，下流必有所獲，拾一以告，羅公當必到援，若衝圍而出，以求援兵，殺傷必多，且使敵備，何如此法敏捷。』詢羅果然。

吳既王戴燕，修政治，嚴武備，唱教育，興實業，與羅芳伯互通聲氣，國中大治。嘉慶初，吳病死，子幼，妻襲其位，迨荷人勢力侵入，而吳妻已老，嗣子不才，弗承厥緒，降爲「甲必丹」。

9. 李 馬 奔

菲律賓群島，在臺灣西南，其最大島名「呂宋」，明洪武五年（公曆千三百七十二年），遣使借瑣里諸國來貢，永樂三年（公曆千四百零五年），遣官齎詔撫諭其國，八年，復入貢，自後久不至，會西班牙人麥哲倫，率艦隊航行全球，發現其地，西班牙王查理第一，因以太子菲利浦之名名此群島，遂名菲律賓。嘉靖四十四年（公曆千五百五十六年），西班牙王菲利浦第二，遣將勒加斯比，率兵佔領菲島，以呂宋島之馬尼刺爲群島都會。

明代固有在海上剽掠之盜，然亦有非盡爲盜，實則兼營或包辦海外貿易，藉避盤查者。蓋時海禁森嚴，凡船出海，盤查甚厲，無照以盜論，卽有照而更多留難，故世家巨族，鄉曲豪強，咸趨此徑，自造艚船，賄吏出海，以圖什百之利，久之，乃與海盜混合，卽不爲盜，人且以盜視之。福建泉州人李馬奔者，雄據臺灣時，掠得一帆船來自馬尼刺者，詢悉其中形勢，因以捕虜爲嚮導，率師船六十二艘，水陸兵各三千，婦女千五百，向菲島進攻。

萬曆二年冬（公曆千五百七十四年），李師船抵馬尼刺，遣部將莊公將兵六百先入，時暴風起，艚船多覆，溺斃二百人，莊公以餘兵薄馬尼刺城外，進登西班牙副將，西軍退保桑的亞哥，會其援軍一隊至，莊公以爲大兵也，稍引退，西軍乘勢追擊，血戰亘數時，莊公收疲卒退合李本營，時西帥勒加斯比已死，其孫溫薩爾塞特，方經略菲島北部，及李兵迫馬尼刺，急歸防禦，是年十二月三日，兩軍戰備已就，李集部將下令進擊，莊公引兵千五百登岸，利用火攻，圍其堡壘，而李師船自港外發炮助之，莊公遂以所部入城，與西軍作殊死戰，卒以主客懸殊，莊公中伏陣歿，李復發兵五百繼進，終無功而退，乃收拾餘衆，船行菲島西崖數日，至西格諾河口，降服土人，得河上四里地，築城以居，溫薩爾塞特探悉，復大舉來薄，李知不敵，留兵城中，牽制西軍，乘間出海遁，其留者走匿深山，至今菲島有「伊哥衆德」人者，蓋兵遺裔也。

李師還歸，未有根據，以廣東濠境，久爲葡荷牙人所佔，易名澳門，李率衆敗葡軍，奪回據之，後葡人遣重兵反攻，李敗逸去，不知所終。（按李馬奔爲據西史譯音據方志實林阿鳳也。）

10 林道乾

勃泥卽六朝時勃利，梁天監間始通中國，唐稱婆羅，宋稱勃泥，皆通貢，明初入貢諸國，有婆羅，有勃泥，史分兩傳，實則其部落分合靡常，或各自入貢，故有二稱，福建晉江人林道乾，嘗據其邊地以居，號道乾港。

林道乾雄長海上，以臺灣之鷓籠（今名基隆）爲根據地，嘉靖末，因有軍事朝命大將戚繼光赴閩，林恐或被戚滅，率衆往攻呂宋之馬尼刺。

時馬尼刺已爲西班牙人所據，林師出發，擬乘夜襲之，其前部先鋒莊公，誤以怕刺納爲馬尼刺，揚帆入港，迫近始知其非，衆欲改航，莊礙於夜襲之命，率隊沿岸疾趨，比抵馬尼刺，天已大明，爲西班牙斥候所覺，全市戒嚴，莊公與戰，失利，迨林大隊至，以前鋒稍挫，擬稍息整理，不意西人乘間紛召援兵，猛烈進攻，林師前後受敵，敗走潘加新安，以其地險，可以固守，築壘浚濠，冀老西師，西人敢擾其地，皆不得逞，遣人招降，林決不聽，與約分地，林又不納，祇得再戰，而林部驟忽靡常，西人疲于奔命，相持八閱月，卒以援絕，遂率衆至婆羅洲東北岸之勃泥，及至，衆視爲世外桃源，闢土墾地，從事耕種，勃泥酋長，懼林勢大，妻之以女，並劃所屬土地一部，使林與衆居之，林遂立國於此，其部下頭目，亦多娶小酋之女爲妻，林乃自號其地爲「道乾港」。

11 侯亞保

十九世紀之末，菲人早已高揚自主之旗，與西班牙人抗，結果，脫離西人羈絆，而不免爲美國屬地，初非菲人意料所及，然其中有一段與吾華人關係之歷史，發潛表幽，使後之君子，永志弗諼，資觀感焉。

參加是役首領，姓侯名亞保，閩之廈門人，居鄉得罪豪劣，出走至菲，當地會黨，事以魁長之禮，遂安焉。時菲律賓濱

受治於西班牙人，青年中有謀脫其羈勒者，密結同志，以圖恢復，侯亞保與其首領鴉坤拿度晤，大相投契，許菲青年團能舉事，當召集三四千人，組織一軍以助之，締約後鴉往香港與美海軍接洽，而侯則部勒徒黨，以期應敵，即華父菲母之「混合種」，亦願聽侯指揮。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曆千八百九十五年），菲人高揭獨立之幟，反抗西班牙政府，全島騷然，侯亦率其部下履約，受鴉命，獨任一方，與西人鏖戰一載，厥功甚偉，惜菲人智識薄弱，且缺武器，西人探悉弱點，奮力進攻，菲人不支，侯亞保孤軍轉戰，誓死相拒，危局賴以撐持，泊美加入相助，擾攘兩年，菲律賓脫離西班牙關係，而爲美利堅之屬地，凡昔隸鴉坤拿度參加作戰部隊，一律遣散，侯亞保所部，自難例外，尙幸發有恩餉，得免流落，侯俟手續完畢，挾其餘資，遣返廈門終老焉。

12 潘 和 五

明萬曆二十一年（公曆千五百九十三年），西班牙政府，命菲律賓總督郎雷傲裏係勞，率師侵摩鹿加群島，大俠潘和五，乘時崛起，手刃敵酋，爲同胞謀解放，事成，率衆遠遁安南而隱焉！

呂宋與福建近，一帆可達，閩人往經商者數萬人，有日久不返，以子孫，潘和五亦屬閩籍，於萬曆初流寓至是，爲人慷慨好義更饒膽略，會呂宋爲西班牙人所据，易名菲律賓，遣將戍守，慮華人爲變，藉故逐歸。

時菲島總督郎雷傲裏係勞，奉國命率遠征隊侵略摩鹿加群島，徵華人二百五十名爲座駕船水手，以高肖爲把總，潘和五，魏惟秀，楊安頓，洪亨五爲哨官，鄭振岳爲通事，郭惟太等爲兵，其餘則司搖櫓支帆等事，監以衛卒，操作稍拂其意，動輒鞭撻至死，拋棄海中。潘曰：「叛死，釜死，等死耳！否則亦且戰死，曷若撲殺此獠以救死，勝則揚帆歸，不勝而見縛，死未爲晚。」船上華人受鞭撻後，遍體鱗傷，疤痕滿面，一聞此議，全體贊成。於是乘西班牙人午睡，刺殺鄭酋，持首大呼，西人驚亂，罔知所措，悉被刃，或落水死，潘收其金帛餉械，率衆駕船，赴安南而隱。事後，菲律賓政府聞耗，向閩督索人，適郭惟太等三十二人返國，被閩督許學遠捕殺，以謝西人，而潘則終留安南不返。

明永曆帝爲叛將吳三桂所迫，兵敗走騰越，李定國設三伏於磨盤山，以截叛兵，爲宵人盧生桂所洩，三伏皆破，帝奔緬甸，爲緬人所劫，旋被吳三桂誘殺於昆明，李定國憂憤死。當李新敗時，嘗遣馬九功往古刺招明潰兵三千，遣江國泰赴暹羅借兵，期會於孟良，議犄角攻緬救帝，迨聞王寅四月二十五日之變，永曆帝在滇遇害，李又病死，援師團聚力辦，以待時機。離阿瓦城百里許，有村曰『望鄉臺』，相傳卽送帝處，相聚約數千人，漸成一族，名曰『桂家』，乃不忘桂王（永曆帝）之意。至清乾隆間有『桂家』宮裏雁者，爲波龍銀礦廠主，保障邊陲，有大功於國，後竟爲清人誘殺。

緬於漢曰朱波，唐曰驃國，宋始稱緬，元征之不克，明初立車里，老撾八百，孟養，木邦，緬甸六宣慰司，又立大小古拉宣慰司，卽今緬甸南境白古地，萬曆間，緬酋莽瑞體崛起稱強，侵併鄰邦，洎爲明將鄧子龍所破，始不敢內犯。至乾隆初，其酋麻哈祖，爲白古酋撒翁戰敗，走奔達刺，白古酋旋合楞錫簿諸邦，擒緬酋沉之江，据阿瓦城五載，迨緬酋囊籍牙起兵破之，克復故業，以力脅服諸邦，浸及『桂家』，宮裏雁暨木邦宣慰司罕莽底，均不甘屬緬，聯合抵抗，連戰不已，及囊籍牙死，子孟絡嗣，構兵如故，緬人遂無力進犯滇邊，此宮裏雁之功也。

時有茂隆廠主吳尙賢者，本與宮相倚倚，以宮與緬開戰，屢次勸和，不聽。乾隆二十七年（公曆千七百六十二年），石牛廠王周彥青，招宮會於金沙江上流孟坑，共謀禦緬之策，宮安置其妻龔占及男婦千餘人於孟連土司，詎孟連土司刁派春乃分散其人於各寨，而置龔占及二女子於城中，龔占知入牢籠，潛約部下，望城中火起來接應，已而刁派春索其婦女資財殆盡，乃索龔占，龔占乘夜進其家襲殺之，遂縱火，城中大亂，其徒見火光咸集，惜龔占逃往孟養，宮裏雁不知也。嗣永昌守楊重毅，欲以宮爲功，設計引誘，宮欲往，其妾勸阻不聽，泣隨之行，既至，坐以擾邊罪，宮遂被殺，其妾殉焉。木部宣慰司罕莽底，以清人枉殺無辜，憤而投緬，曠使內犯，清師疲於奔命。未幾，又誘茂隆廠主吳尙賢，而邊釁大啓，清庭遂有征緬之役。

滇緬邊境漢蠻雜處，然蠻衆不馴，漢人遂不得不團結自衛以禦強暴。雲南石屏州人吳尙賢，嘗爲茂隆廠主，維護僑胞，保障邊境，有大功於同種，清人忌之，計誘殺死。

初，吳不得志於國內，遠走徼外，與葫蘆國王蜂筑善，合開銀礦於茂隆山，華人從之者萬數千人。時開山設廠者不一家，如波龍廠主「桂家」官裏雁等皆是，然爲防範蠻人計，各華廠俱互相聯絡，避免各個擊破。廠例無尊卑，概稱兄弟，以一人爲主，次一人管礦，次一人掌兵。會蠻廠欲攻華廠，憚吳阻，用重幣假道，吳陽諾而陰告華廠備之，蠻大敗，過吳境，悉就擒，衆大歡樂，設譟慶功，席中，吳忽向天大哭，衆詰故，吳曰：「衆兄弟別父母妻子，遠離邦國，捱饑忍寒，手胼足胝，開設此廠，當圖久遠，今一旦得此意外財，縱情飲譟，懈於防範，若蠻人來襲，余一人其能支乎？終爲蠻有矣。惟若乘機撫綏，收爲己用，似較得計。」衆大感動，盡返所掠，蠻人戴德，終吳之世，不敢侵犯華人，更不敢覬覦邊境。

清乾隆十年（公曆千七百四十五年），吳說葫蘆國王以茂隆銀廠獻中國，抽課報解作貢，又自以銀介耿馬宣撫司獻之，十八年，說緬入貢，緬從之，貢馴象塗金塔，清吏諷吳入謁，遂隨使赴滇，請給葫蘆國王劄，獎勵鋒策，不許，已辭別返廠，中途追回，瘦死獄中，由是滇緬漢蠻皆輕中國矣。

15 黃 耀 祖

葫蘆國，一名「阿瓦」，北接耿馬宣撫司，東連孟定土府，南毗學阿瓦，西界木邦，距雲南永昌府十八里，自古未通中國，亦不屬緬甸，世稱爲「大山土司」。按滇南徼外附近薩爾溫江一帶，其中部落甚多，卽古所謂「禪人」種類，後漢時已西通大秦，民智有足稱者，嗣後閉關自守，思想反爲落後，迴復原始生活，清乾隆間，有華人黃耀祖王其國。

黃籍無可攷，然嘗在茂隆廠主兵，爲吳尙賢部將，吳爲滇人，黃殆其鄉黨歟。會與吳不洽，密約同志，欲取葫蘆國王而代之，於是大舉圍獵，凡獲鳥獸，概獻於國王蜂筑，蜂筑喜，不爲備，黃遂夜襲葫蘆國而有之，衆舉爲主。

時吳尙賢尙未爲清吏誘殺，以黃爲同伴，數數邀其共同內附，黃以大丈夫當建基立業，不聽。迨吳被殺，黃慷慨誓

師，欲爲復仇，適緬人以宮裏雁，吳尙賢俱去，木邦歸降，邊防廢弛，舉國內犯，清庭發兵禦之，黃不欲自戕同種，遂罷，後不知所終。

16 高 長 人

爪亞後爲荷領，然吾華僑實先荷蘭人而至者。當清乾隆初，卽公元十七世紀中葉，巴達維亞（卽巴城）華僑，被荷人屠殺萬餘人，慘無天日，但其中亦有不甘束手待斃，率衆與抗者，性氏雖多湮沒，祇一類似華人姓名之高長人，卽爲護僑抗敵之首領。

初，荷督華堅納，以華僑開闢荒蕪，有功於國，凡事多與便利，致招各方面之忌，往往藉故生事，禁奴事起，更不可收拾，蓋其時奴制未除，各族俱有奴隸，收容逃奴，認爲違例，自華僑被嫉，有向他族索回逃奴者，卽遭拒絕，或嗾奴反噬，華僑遂在附近村落集合，密謀應付，且以自保，會荷蘭伯爵溫蔭霍甫由錫蘭調至，沿途得悉荷督優待華僑事，惹起風潮，意巴城華僑過多，主張遷移一部份於錫蘭島，但華僑無一願往，於是強捕數百遣戍，船中虐待萬端，稍與抵抗，指爲謀叛，當場擊斃，餘衆盡投諸海，間有泗水慶生，歸向同族訴荷人兇狠，華僑乃謀占領巴城礮臺以爲之抗，嗣被宵人向荷官告密，荷官偵知甘打利亞糖廠，尙有華僑數千人，恐同時發難，難以措置，遂下令曰：『凡巴城華僑，欲往甘打利亞者，悉聽其便。』意欲聚而盡殲也。高長人爲是役首領，探悉陰謀，阻衆勿往，乘夜率三萬人分三路進攻，荷人已有預備，結果，華僑失利，死千七百餘人，翌日，荷兵入城，分據街道，凡華僑男女，不分老幼，在城內者，一律屠殺，沿門搜索，鮮能倖免，計是日屠城，共死九千人，漏網者百五十人而已，皆逃往哈定馬里，會合大隊，而巴城華僑財產，概被沒收，更調荷兵八百，土兵二千，跟踪追擊，華僑已築壘固守，惟旣缺外援，又無接濟，退守班英格蘭，是役斃荷兵四百五十，而華僑亦以八百人殉焉。

當巴城事件發生，淡墨地方華僑，集合同一致，推某先生爲首領，指揮群衆，以圖自衛，酋長蘇蘇南，亦恨荷人兇暴，陽聯荷拒華，而實欲誑騙荷人軍器，暗助華僑驅逐荷人，俟逐荷人後，始謀「排華」，於是傳令小酋長，隱去「排華」

一節，餘概通知華僑，華僑約赴丹絨威拉漢集中，蓋華僑首領實居彼處，而蘇酋先囑華僑伴敗，以堅荷人之信，軍器到手，即使華僑猛攻加達，梭刺，爪亞兵亦藉援助爲名，預先埋伏，於是裏合外應，盡屠加梭兩處荷兵，同時，華僑佔領南望等處，向三寶壟進攻，稍雪「巴城之恥」，嗣後蘇酋背盟，反爲荷人利用，吾華僑再被屠殺，他處弗論，卽格利西一隅，已死四百人，餘衆戰不利，遁入南方山中。

郭外曰：本篇乃根據英人萊任士所譯爪亞情況一書（原書爲爪亞人所著）事實而節錄之。其中抗拒荷人之華僑首領，僅一高長人稍似中國人姓名，至甘打利亞，哈定馬里，班英格蘭，淡墨各處之首領，或稱爲「首領先生」，或併此「先生」二字而無之，至於華僑方面，除稍老者尙知有巴城之事，此外一無記載，卽萊佛士所譯，亦語焉未詳，并無結局。

17 連

富

巴城爲爪亞首府，自爪亞爲荷蘭人所併，委官在巴城鎮攝，設「甲必丹」司華僑貿易，土人有罪，則徙戍西隴，西隴在南洋中，距巴城不遠，亦荷領屬地，清乾隆六年（公曆千七百四十一年）戍徒勾結土番，大起騷擾，荷人兵力弗勝，遣犯罪華人禦之，許功成放還，迺復自由，巴城華籍罪犯，奮勇效命，連戰皆捷，群番退却，戍徒懾服，荷人無信，自食其言，又慮華籍罪犯孤，更一再遣巴城無辜華僑往助，時中國人連富方爲巴城「甲必丹」，以華僑在此經商，除領票輸銀無取調例，不受命，因而獲免者不可勝計，荷官老羞成怒，下令逮連，華僑大譁，鳴金罷市，荷官發砲相攻，死傷枕藉，中國聞之，議停巴城通商，事聞，荷人以清庭統一華夏，其勢方盛，將肇事官吏黜責，許華人入境，力予保護，華船返棹，加意照料，囑客商再往，決無滋擾之事，清庭始復許通商。

18 阮

潢

廣南國王阮潢，中國人，明時廣南開國之主，亦卽越南阮朝之太祖，清乾隆時新阮舊阮，皆潢後裔。

越南卽唐虞時之南交，其上著古稱「雕題交趾」民族，南境古越裳國，北境駱國，秦併其地置象郡，漢置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後漢末，林邑自立爲國，唐時更名環王，又改占城，惟交趾仍隸中國，唐於其地置「安南都護府」，安南之

名始此，五代時安南人始有據地自擅者，宋則別立爲安南國，然自古以來，華人多移居其地，漸與土著混合，故越民語言，類多中國音，其有國者，亦多中國姓，但末由證明其爲中國人，其可證明者，獨有阮潢而已。

初，明嘉靖中，安南爲莫登庸所篡，國王黎維潭，走保清華，至萬曆中，黎維潭起兵破莫復國，實其臣鄭氏阮氏之力，世爲左右輔政，總理國事，後阮輔政年老子幼，遂終，以子輔政執事，託其婿鄭松代理，鄭利之，不念還，其妻乃阮輔政長女，窺鄭意，密白國王黎維新，謂吾弟已長，乞以輔政還之，時黎王偏信鄭言，反盡以輔政事權與鄭，封爲「平安王」，而出鄭妻及其弟於廣南，弟即「阮輔政幼子太傅端郡公」潢也。

廣南全境，皆占城故壤，元明間併入安南，然猶以土人與安南人分理其事，至阮潢出鎮，始盡握其政權，官吏悉用安南人及中國人，時宋山，鄉曲，清化，乂安，義勇居民，多挈眷從潢，其後屢移乂安河靜人民往廣南各地，從事墾拓，潢居順化，號「廣南王」，亦稱「順化王」，威行旁郡，號令諸夷，東京舊之新州提夷兩商港皆屬焉。萬曆四十一年（公曆千六百十三年）潢卒，子福源立，始修貢於東京，嗣後沿爲故事，清康熙八年（公曆千六百六十九年），廣東都司劉世虎，遇風漂泊其地，王遣臣趙文炳送歸，趙本中國人，官於廣南者，部議欲留之，朝命給以照驗遣歸，傳至乾隆時，阮福順爲廣南八世王。

阮光平，本名文惠，亦潢之後，驍勇善戰，分鎮西山，以廣南民心不附，乃與兄岳，弟惠起兵攻福順，破順化，略定廣南全境，是爲「新阮」。乾隆五十一年（公曆千七百八十七年）率兵入東京，破黎滅鄭爲潢復仇，旋取象載其珍寶歸廣南，改「順化」名「西京」，以爲國都，黎朝遣臣貢整，謀扶黎拒阮，文惠命將阮任率兵數萬攻滅之，任據東京，亦欲自王，文惠復以兵誅任，時乾隆五十三年也，安南王黎維那，向中國乞救，明年，朝命孫士毅出師破文惠兵，克復東京，是冬，文惠悉集廣南之衆，傾巢來襲，孫軍潰還，「文惠」改名「光平」，叩關謝罪乞降，並請於五十五年來祝八旬萬壽，尋入朝，受封安南王而歸，是爲阮氏王「安南」之始，五十七年，文惠卒，子弘瑞（即光續）立，嘉慶七年（公曆千八百零三年）爲阮福映所破被執，安南政權，遂歸「舊阮」。

阮福映，本名種，廣南故王阮福順從子，當阮光平破福順時，與其遺臣遁於海島，遇法國教士比虐，兩情甚洽，福映

擬往暹羅借兵，比虐乘機說映，謂如得法助，文惠必敗，功成，請以崑崙，都郎兩島爲酬，許之，遂派比赴法締密約，而映亦間道赴暹，會暹王方與新阮爭東埔寨地構兵，乃以女弟妻映，假與兵械，映亦募卒復「農圃」，即王位，越數年，比因法國革命，無暇東顧，私募壯士數十人，歸途至印度之本治地理，說法屬印度總督，助以商船二艘，及武器壯丁，返越助映，未幾，光平卒，新阮勢蹙，嘉慶四年破順化，七年下東京，執光贊，略定全國，是爲「舊阮」，遣使入貢，備陳構兵始末，言其舊封農圃，本古越裳地，今兼併安南，不忘世守，乞以越南名國，詔封越南國王，法人屢請履約割地，映不之許，臨終遺言，囑防法人，毋許失土，而後人卒不能保其國。

19 鄭天賜

港口國王鄭天賜，本名玖，廣東雷州人，生於明永曆十三年（公曆千六百五十八年），及長，有大志，痛明室淪亡，在鄉糾集同志，立會結盟，徐圖恢復，聞鄭成功經營臺灣，奉明正朔，抵抗清兵，潛與之通，約期大舉，詎成功父子相繼歿，事洩，亡命走海外，至東埔寨與占城間之「檳台馬士」河口，建地以居。當地華僑及兩族土人，拱手聽命，遂王港口。

按：唐書謂占城南抵浪陀州，宋史則謂占城有賓陀羅國，元史則謂有賓多龍舊州，明史則謂有賓童龍國，鄭王之「檳台馬士」港口既與東埔寨相連，當在今越南南圻境內，蓋南圻本水真臘地，北境與占相錯，宋代真臘滅占城，以真臘人之王之，爲其屬國，賓陀羅國之分立，疑在此時，元史載占城徵賓多龍舊州兵，以拒中國軍，則占城復獨立於元代，至明稱賓童龍，殆爲音轉，清號港口，乃賈客舟師，互相傳說，反失本名耳。鄭既王此，與海上諸島貿易，賈賤賣貴，漸至富庶，於是益招羅亡命，建築村堡，以自固守，統權漁鹽，以濟公用，其所建宮室，與中國無殊，自王居以下，皆用磚瓦，服飾制度，皆仿明代，王蓄髮戴網巾紗帽，衣蟒袍，圍角帶，以鞞爲履，民衣長領廣袖，有喪皆衣白，平居以雜色爲之，相見以合掌拱手爲禮，重文學，尙詩書，國中建有「孔子廟」，王與國人皆敬禮之，設立學校，絃誦其中，貧而不能具修脯者亦收焉。華人流寓其地而能句讀曉文義者，則延以爲師，子弟皆彬彬如也。

時柬埔寨王酋，被人暗殺，土人奔告鄭王，王立一童昏無智之安南人繼之，蓋欲操縱兩族而利用之，清乾隆元年（公曆一千七百三十六年）王薨，享壽七十八歲，執政二十八年，長子壇繼立，會鄭昭王暹羅，壇有事往商，不洽被羈，憤而自殺，壇子山續立，乾隆五十四年，暹人奄有柬埔寨，以鄭王世澤其民，未便易主，以山弟廣平爲繼，未幾病卒，始以暹人爲王，鄭氏之澤，至是而斬，王歷四世，享國百餘年。

20 葉 來

葉來，廣東嘉應州（今改梅縣）人，一說則謂葉爲惠州人，清嘉慶間，開闢柔佛及檳榔嶼，爲馬來半島之首領，其勳業有足紀者。

馬來半島，指英屬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暨馬來非聯邦而言，卽梁書南夷傳所稱：頓遜迤人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涯岸，船舶未曾得運過者是也。半島南端爲柔佛國，有港曰新嘉坡，華人自唐以來，已僑寓其地，有唐人墳墓，碑記梁朝年號及宋咸淳年號，嘉慶二十四年（公曆一千八百九十年），英人以資購新嘉坡於柔佛，其在南洋海峽之勢力自此始。然僅列市慶海岸，而內地尙轄於柔佛，華僑在彼營生者，多從事錫礦，與土蠻時有齟齬，嘉慶末，柔佛王下令逐華工，而首領葉來以興。

時葉來同族在柔佛作工者三百餘人，聞訊決議抗拒，推葉爲首，率衆與戰勝之，如其必將報復，乃益購軍械，遣子弟歸國，糾嘉應葉族萬餘人，渡海助戰，隣村應者甚多，他邑之流寓者亦踴躍從焉。會有葉鄉人嘗參「太平軍」者，精造噴筒，失敗南渡，以術授葉持以制敵，敵亦不弱，傾巢抵抗，血戰八年，卒定柔佛全境，已而檳榔嶼華僑，亦與土蠻衝突，向葉求援，葉乘勝率衆助戰，復戰三年，略定檳榔嶼，初與英領新嘉坡不相屬，然柔佛密邇新嘉坡，而檳榔嶼在馬六甲海峽中，亦占形勢，英人旣恃華僑勢力，且欺其不能得本國政府爲助，乃脅之以威，使舉此二地爲彼屬，葉自度難與英抗，不得已以領土主權歸英，僅自保其土地所有權，故曠區所入，富甲一方，葉死，子韓進不能繼其業，某年，欲藉神誕演劇爲名，實行暴動，驅逐英人，事洩，被流於馬六甲，如須處理家事，許留二十四小時，過此則不准矣。

21 黃九姑

馬來半島，有大山脈亘其中，山脈以東，有斜仔，六嶼，宋卡，大呢，吉蘭，丁噶奴，彭亨諸國，山脈以西，有吉打，霹靂，雪蘭莪，芙蓉，馬六甲諸國，極南則爲柔佛，雪蘭莪國中有埠曰「吉隆坡」，霹靂國中有埠曰「怡保」，於清光緒初，由首領黃九姑，率衆略定。

黃九姑出處，雖無可攷，然嘗與葉來合作，殆其同鄉歟。向在吉隆坡怡保間作礦工，工人擁爲首領，轄下約十餘萬衆，霹靂國王待之虐，視如牛馬，黃怒，率衆與戰，破而俘之，雪蘭莪國王，對待華僑尤苛，衆不能忍，訴黃復破之。時英人勢力，已至海峽殖民地，對於馬來山脈各國，或收爲「聯邦」，或收爲「非聯邦」，浸浸乎有統一馬來半島之勢，霹靂雪蘭莪兩國，本自主小邦，今爲華人制服，乘我勝後，遽入伐之，捫其土地，設官分治，盡奪王權，征收租稅，而以法部勒華僑，威嚇利誘，務使就範，黃知不敵，交還主權，保存礦產，勉強安焉。

國立華北編譯館

論語集釋出版

論語一書爲群經之綱領亦儒家哲學之淵泉欲了解我國哲學及文化非了解論語不可唯其書兩千年來注家極多或偏於考據訓詁或偏於義理欲求一包容羣說爲適當之解釋者實所罕見論語集釋爲閩縣程樹德氏費七年之力所撰成其內容係於各章之注分爲十類一曰考異二曰音讀三曰考證四曰集解五曰唐以前古注六曰集注七曰別解八曰餘論九曰發明十曰按語凡正文字音句讀之同異人名地名器物度數之考證歷代各家之注解以及發揮經文意義足以使人窺見聖人立言之旨者不問派別無不列舉蓋其書職責在包容歷代群儒之說以期爲經文求一正當之解釋故能不偏不倚適其允當論語爲人人所必讀而欲正確了解論語更必須讀論語集釋該書計分上中下三冊業由國立華北編譯館出版每冊售洋七元除在本市北海公園內後門邁西鏡清齋該館自行出售外本市及外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云

讀史偶識

兌之

五代史

世衰俗敝。極於五代。廡陵作史。筆伐垂戒。千載讀之。猶有餘慨。開卷有得。援彖以載。曲狀人情。洞研物態。寒宵鍾動。一燈坐對。

竊主篡竊之初，必有一小有才術善伺人意者，爲之謀主，爲之奔走。篡竊既成，此輩遽當宰相樞密之任，而生平既不讀書，但以富貴寵榮爲念，僨事皆此輩罪也。梁太祖之有敬翔，猶曰翔能以小忠小信自見，然翔妻劉氏，本尙讓之室，讓亡歸於時溥，溥敗以賜翔，翔已貴爲樞密，劉氏猶出入太祖臥內，有國夫人之號，車服驕侈，婢妾皆珥珠翠，其下別置爪牙典調，書幣聘使，交結藩鎮。（薛史）翔稍責之，劉氏遽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尙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歐史）翔自稱朱氏老奴，若以此事觀之，則真男爲人臣，女爲人妾矣。其志節如此，是以末帝卽位，卽退閒不敢復問軍國事，而致段凝之變。雖以死殉，復何益哉。

漢高祖之有蘇逢吉亦然。逢吉之進身也，以當代其父悅作奏記，爲高祖所憐愛，及卽位，遂以爲相。既無學問，喜怒任情，尤貪殘嗜殺，嘗從鳳翔節度使李永吉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其無賴如此。又以奪李崧田宅，爲崧子弟所怨，逢吉乃誘人告崧下獄，崧自認服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爲亂。逢吉輒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又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不得已始去族誅字。逢吉已貴，益爲豪侈，但逞一身之慾，卒以鋤去史弘肇而致周太祖之兵，身死而漢亦亡矣。

凡爲霸府掌記，必有遜詞色伺喜怒以自固之術。敬翔知梁太祖不知書，故所作皆俚俗語。太祖又問，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皆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制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此所謂遜詞色以諱其所不能也。蘇逢吉之事漢高祖也，取文簿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爲可，其所謂伺喜怒以避其所不欲也。用心如此，操術如此，然後可以爲武人管書記。彼武人者，反墮吾術中而富貴與共之矣。雖然，此妾婦之行，非翔與逢吉之流其孰能之。

五代人主，多出自行間，曠信近習，軍國大計，常出於樞密，而宰相爲其官。其爲樞密者，多出身霸府幕僚，有智略能謀議，又爲人主所親任。其在梁則敬翔李振，在唐則郭崇韜安重誨也。翔振不足道，若崇韜重誨，材武足以定亂，智計足以應變，而又赤心爲國，公爾忘私。使莊明二宗倚任不疑，其事業何止於是。乃爲群小所間，蒙赤族之禍，而國以旋覆。此無他，二人出自邊徼卒乘，不識大體，而樞密使之任又過於親狎，易來怨疾耳。

五代諸后妃中，身世之最奇者，得二人焉。唐明宗淑妃王氏少號花兒羞，爲劉鄩侍妾，鄩死，明宗納之，妃即以鄩遺金廣行結納，故專寵僅亞於皇后，曹后欲讓主中宮，妃謝不敢。石敬瑭兵入京師，廢帝與太后俱焚死，而妃與子許王從益獨存，得奉唐祀。及契丹入犯，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妃曰：『吾家子母孤弱如此，此豈福邪，禍行至矣。』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謀拒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高祖卒殺妃母子而後入。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灑明宗墳上。』遂以自持，猶不能免，其遇可哀，然其識在女子中，誠亦不可多得也。

晉高祖之后李氏，卽唐明宗之女也。乃佐高祖篡唐。及契丹問出帝之罪，又率帝出降。契丹將遷出帝於黃龍府，使人謂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后曰：『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舉族而北，至漢乾祐二年，后寢疾，無醫藥，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歸者，言帝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越二百年而徽欽繼之。宣政雜錄云：徽宗北狩經薊州藥魚務，有還鄉橋，石少帝所命名也。哀

哉，后可謂不孝於家不忠於國，其識見反在王淑妃之下，然而所遭遇，則極人世之至哀矣。張全義出身亡命，參於梁太祖，奉事恭謹，至於妻女被污而不以為恥。及唐莊宗之入汴也，全義復以事梁者事唐，且厚賂劉后以自托。顧莊宗欲掘梁祖之墓，斲棺戮尸，全義獨婉言諫止之，其爲人不顧大忠大信，獨守小忠小信如此。且其在洛蓋殺監軍，又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其爲人昏憤暴戾，抑可想見。蓋亂世無節義士，反使昏庸小人竊鄉愿之名，以肆虐於民上，是可哀已。

莊宗得國以後，反好用梁降人，且寵榮之惟恐不至。其尤者若段凝之奸邪，且賜姓名，建旌節。固由劉后納賄，變亂紀綱，亦由莊宗蔽於耳目，不知與賢者共天下也。凡奸佞小人，不惜屈身以投時好，可以無往而不得志。雖在易代之際，彼一身之富貴固無傷焉。有國者鮮不爲所惑，易曰，閉國承家，小人勿用，蓋難之也。唐禪於梁，遣宰相張文蔚等爲冊禮使，歐史特立唐六臣傳以譏之。六臣者，惟蘇循爲人巧佞阿諛，薛貽矩無所見。若張文蔚楊涉張策趙光逢等，皆唐之世家子，以文行溫美享時名者也。趙光逢且有玉界尺之目。世家如此亦何足貴，而霸主反亟欲求世家爲相何也。

後唐莊宗求唐名家子爲宰相，得豆盧革章說盧程，而皆以闕兀姦回敗。程尤庸陋，莊宗至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痴物。及明宗卽位，又畜此念，謂安重誨曰，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章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重誨不從，薦太常卿崔協爲相，任圜曰，誨未嘗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云云。襄亂之世，至求足以爲相者而不可得，盲人騎瞎馬，周章可憐如此。明宗猶知欲求世家子，求長者，其意未嘗不可嘉。惜乎不能舉賢以應也。

馬胤孫爲相號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庸暗如此而猶爲唐廢帝所重。五代之亂，南北之人轉徙者甚衆，鎮州王鐸旣死，其少子昭誨入南嶽爲僧。羅紹威之先本長沙人，而爲魏博帥。其割據江以南者，王審知光州人，劉隱綦州人，馬殷王衍許州人，孟知祥邢州人，李昇徐州人，高季興陝州人，惟錢鏐是本州人，而楊行密爲廬州人，亦與所王之地理相近。

史言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游焉。四川湖南，亦皆號稱優禮士族。四方霸主，皆各有賢俊文

學之士爲之賓佐，王定保之在嶺南，羅隱之在江東，孫光憲之在荊南，其尤也。

趙光胤在嶺南，自以唐甲族，耻事僞國，常快快思歸。劉襲乃習爲光胤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家屬皆至。光胤驚喜，爲盡心焉。劉氏之能禮賢，信爲不虛。而當時士大夫遠游避難不復能顧家族，亦可傷矣。

又五代之中，中原將士，遠征四方，因而久留不返者，必甚多。雖其後王孟劉高諸氏子孫納土歸朝，其將佐從而北者，殆不及元從十之一。故五代之變，誠民族移植一重要時期，今日江南文化之盛，實基於此也。

南唐保據江淮，於中原爲近，故中原避難之士赴之尤多。若潘佑高越盧文進之自幽州，李金全之自吐谷渾，皇甫暉之自魏州，孫忌之自洛陽，韓熙載之自山東，其來奔事蹟皆可考。

陸氏書於從善傳中錄後主却登高賦，馬氏書於昭惠后傳中錄後主所製誄，仲宣傳中錄後主所製詩，其詞皆淒惋欲絕，情文甚至，自成一格，不假脩飾，非侍臣所能代筆。後主誠帝王中文學第一也。後主書中述其去國之景狀，尤令讀者惻然心傷。蓋南唐文物政事，猶繫人心，亡不以罪，故後之史家，追叙及此，猶不自覺筆端之含淚。若陸氏則目擊南渡江山，自然尤富懷古傷時之念。史也蓋通於詩者。唐宋以下諸史出自官修，真如斷爛朝報，令人讀之涔涔欲睡矣。或曰，南唐事本哀豔，故史筆易工。然歐陽五代史却無此手筆何也。良史固應工於文者爲之，昔人謂文人不可修史非篤論也。

馬氏南唐書不如陸氏書逾美，而多存文獻似頗勝之。如江南鑄錢沿革，卽見後主書中，卽無形中補一篇食貨志也。徐鉉潘佑議婚禮一節，卽見小周后傳中，卽無形中補一篇禮儀志也。馬氏亦深通史裁者。

馬氏書尤喜載瑣語異聞，如盧絳夢耿玉真相見固子坡之事，彭利用對弔客掉書袋之語，皆是。然當時傳聞既廣，久播人口，史家附記之，亦足見民間風習，所謂與其過而廢也不如過而存之。

馬氏書云，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統州縣往往有學。宋初詔學官調校五經，苦於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其書多讎校精審，編秩完具。北方經五季之亂，文籍蕩然，宋初猶稍有存者，皆南唐之功也。

凡爲史者，責從官史外得佚聞以證當時實狀。歐公於溫韜傳後云，周世宗使葬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

一于京師，其一于瀘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莫能原其旨也。此史文中之極有意義者。歐公存其語而不加附會，極得史法。

陸氏南唐書亦喜拾瑣事。如盧文進傳嘗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之類，頗似其所著老學庵筆記。至若劉仁贍傳論云：「壽州父老喜言仁贍死時事，言其夫人不食五日亦死，蓋傳記所不載。廟在邑中奉祀甚盛，乾道淳熙之間，余游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如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故得之。」其惓惓忠義之士，若感慨低回而不能已者，令人想見放翁平居議論好尚。

南唐之將亡，胡則守江州久不下，宋將曹翰攻之，怒其拒命，屠死數萬人，太祖聞江州城垂破，遣使詔翰勿多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比至已無噍類，於是州城墜七尺，昔之險固盡矣。此事極於近古州邑興衰有關。南唐書存之是矣。

朱瑾客於淮南，爲楊隆演殺徐知訓以去其逼，卒爲徐氏所害。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凡有威望而不得其死者，人多憐而敬之，爲傳會其神異。六朝以來祀項羽蔣子文，唐宋以來祀關羽，皆此類也。

氏叔琮選壯士深目而胡髯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爲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以歸。又莊宗稱康福狀貌類胡人。可見當時蕃人尙未十分與中國同化，其狀貌一見可知也。

王鐸少子昭誨逃至南嶽爲僧，長依符習，彼仕於朝。李罕之以驍勇無賴爲僧，又行乞，以至於爲盜。亂世以出家爲藏身之固如此。寺僧習拳勇蓋由於此。

霍彥威客有淳于晏者，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爲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彥威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間，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僚屬皆以晏爲法。晏誠義士，然非彥威感恩念舊，何以至此。

五代史補，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納推官。楊行密脫納初學記一部，準謂相輕之甚，宜以書責讓，納不納。準自歎曰，

見輕敵國，足彰幕府之無人。參佐無狀，安可久。遽請解職。納怒其去，潛使人於途中殺之。事人誠慙如此，在亂世徒召殺身之釁而已。不徒劉鶴見屠於劉仁恭也。

然五代時亦有愛才之府主也，江西鍾傳雖起於商販，尤好學重士，諸葛浩素有詞學，嘗爲泗州館驛巡官，仰傳之風，因擇其所行事赫赫可稱者十條，列於啓事以授之，十啓凡五千字，傳覽之驚歎，遂酬以五千貫，仍辟在幕下。

新唐書李巨川傳言，巨川爲韓建從事，詣朱全忠軍門納款，因言當世利害。全忠屬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疑巨川用則全忠待已或衰，乃詭說曰，巨川誠奇才，顧不利主人若何。嗟夫，以文翰事主者類如此耶。

王峻與周太祖俱起於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初優容之，卒以論事切直不能忍，貶去。此小廉曲謹者所以能長保富貴也。

五代諸武人割據一方面而猶有善可稱者吾得數人焉。

諱全播奉盧光稠爲主而身事之，光稠死又奉其子，其子被殺，部將迭立。全播全身避禍，及其身治虔州七年，不事侵伐，後爲楊隆所併，而卒以壽終。

鍾傳據洪州三十餘年，江西賴以獲安，其取危全諷於撫州也，不肯乘其危而攻之，及傳已死，全諷猶爲之起兵謀恢復，亦其德足以感人也。

趙匡凝匡明兄弟據荆襄，事故唐，貢賦不絕，聚書數千卷，雖不能保其地，亦終勝於反復小人。

華州韓建與荆南成汭皆撫輯兵民，又好學，當時號爲北韓南郭（成汭冒姓郭），王師範據青州亦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爲政有威愛，建逼迫昭宗而師範猶能乞兵以抗梁，師範故自爲勝。

武人臨民差強人意者，如郭延魯及其父饒先後爲沁州刺史，以廉平自厲，有惠政及人。馮全節臨政決事數問法如何。五代武人得據一地，不獨親民之官皆用部將而已。財賦之地亦悉布其爪牙。史言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蠶公私以利自入，相里金獨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

五代之於信義蓋不講久矣。朱全忠使氏叔琮弒昭宗而旋殺之，趙巖自以待溫箱厚，事急往投之，箱遂斬其首以獻唐。

婚禮雜談

啓 埽

龔讀元曲，祇注意其文學及藝術上的欣賞而已，嗣見其描寫人情事物，全以當時社會作背景，如能詳細抉擇，幾無一不是絕好的社會史料。前寫的鼓歌（載於本刊第二卷第二期）即有少許資料是取於元曲，都很重要；此篇亦是取於元曲選中「桃花女破法嫁周公」劇本，僅採其有關於婚禮儀式的一部分，對古今衍變作簡括的考究。不過筆者涉獵不周，見聞不廣，於現代的風俗事物，祇限於北京，似乎稍狹；然而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如果把全國各地婚禮的異同一一調查來，作一有系統的研究，的確有價值，但又非一二人二日所能辦到的。

古時舉行婚禮，先要經過六重步驟，即所謂六禮者：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請期」，五「納徵」，六「親迎」（見儀禮士昏禮）。所謂納采者，是「使人納其采擇之禮」，以其始相采擇，使人至女方求其允許故謂之納采。女方允許，於是「主人具書，遣使者至女氏，問女之名，女氏復書，具女所出及生年月日以告」，此謂之問名，現在的「八字帖」即是由此衍變來的。男方得到女之名氏，便卜於廟，如得吉兆，即可確定，否則作罷。而所以要問卜者，是爲了「人謀鬼謀，欲無不臧，爾室爾家，欲無不宜」，現在舊式仍要合婚，也無非爲此，故謂之納吉。請期是商量迎娶的日期，納徵即俗謂之「過禮」，因爲多是財物故又謂之納幣。親迎即是迎娶，迎娶新婦至，於是六禮便算告成。

古代親迎有定候，故士昏禮曰：「期初昏」。賈公彥疏引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鄭云日入三商者，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再自迎娶時隨從人衆來講，

也是「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注云：「從者，有司也，乘貳車，從行者也，執燭前馬，使徒役持炬火居前照道。」可證迎親確在昏黑時舉行，所以要使徒役持炬火照道。現在舊式婚禮於轎前的執事，仍有牛角燈籠燈之屬，即其遺意。這在元代也是如此，桃花女第三折載：「彭大媒婆引人衆捧財禮并車燈鼓樂上云：『你每捧財禮的捧的整齊着，把車兒拽起着，花燈點亮着，兩邊鼓樂吹動着，到任二公家娶親去來。』」可知元代迎親時的從役，已然視古增華，但由於花燈要點亮着來看，仍未盡失「昏」的意義。

古昏禮既有定候，所以昏期祇是短日不燄時；現在不但短日並且短時，有人說這未免迷信，但在元代已演成笨時的風氣了。桃花女第三折：「周公做背科云：『待我算一算，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今日他出門之時，正與日遊神相觸，傾不致死也要帶傷上車，又犯着金神七殺上路，又犯着太歲，遭這般凶神惡煞，必然板殭身死了也。』」正引石留住淨挑擔兒上云：「妾身桃花女的便是，我想周公好狠也，他今日那裏是娶媳婦，無過怪我破了他的法，要澤此凶神惡煞的時日，來害我性命。只是你的陰陽怎麼出得我這手裏，我一樁樁早已預備下了。……這出門的時辰，正犯着日遊神，又犯着金神七殺，有這兩重惡煞，爭些的着他道兒也。石小大哥取我那花冠來，待我帶上。再取那篩子來，你拿着在我前面先行咱。……這時辰正衝着太歲，我想太歲最是一個凶神，若不避着他，那裏得我這性命來。石小大哥，你等我上了車，分付拽車的人，先把車兒倒拽三步，不許他便往前走。……我這裡有個手帕兒，待我取出來兜在頭上。……」周公上做望科云：「新人的車兒來了也。」問彭大云：「如何。」彭大云：「不濟事。」周公云：「我算他板殭身死。」彭大云：「他是活活兒的哩。」周公云：「他怎麼活了來。」彭大云：「你有這許多算法，他可有許多的解法哩。他出門時，他教人先拿着一個千隻眼在頭裏走。」周公云：「那千隻眼是什麼東西。」彭大云：「是篩子。」周公云：「那千隻眼在前，可不把日遊神先趕過一壁去了。這金神七殺又怎麼解。」彭大云：「他又帶上一頂花冠，層層都是神道，粧的天帝一般，方纔出門。」周公云：「這等可知金神七殺倒要避他了也。這太歲凶神他可又怎麼解。」彭大云：「他上了車，不許推車的就走，將車倒拽三步，他袖兒裏取出個手帕兒，兜在頭上，蓋殺了面，以此無事。」根據這幾段對話，可知現在北京舊式婚禮橋輿前執事中的篩鏡，便是桃花女所用的千隻眼——篩子——了，這是爲避日遊神而設的。手帕兒也就

是現在所謂的「蓋頭」。這是爲避太歲用的。至於花冠，現在新舊式婚禮皆要預備，但從前並不是爲裝飾美觀，而是爲避金神七殺。按清于嚶花燭閒談曰：「趙耘菘叢考云：『彙書近時娶婦以紅帕蒙首。按通典杜佑議曰：『自東漢魏晉以來，時或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乃以紗縠蒙女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婚禮，六禮悉捨，合卺復乘。』是蒙首之法，亦相傳已久，但古或以失時急娶用之，今則爲通行之禮耳。』嚶謂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載之禮經，則不但嫁女爲然，且亦非始於東漢魏晉矣，惟以紅紗蒙首，疑古人未必如是。至左傳蒙衣而乘，孟子云西子蒙不潔，蒙當讀蒙即後世蒙首所由昉也。」然則婦人蒙首本是古禮，用於結婚時也是由習慣而衍下來的，後來經過陰陽家的渲染，纓玄妙的不明其所以然了。

從這一節又看出有一點，就是在元代親迎還是用車，並不用轎，而車亦不用馬乃是用人推。但新娘子上了車先要退三步然後前行，這是爲避凶神的，也必是元代流行的風俗。第考儀禮有「壻御婦車」和禮記也有「御輪三周」的話，可證明從古至元一向是用車迎親，自無疑議。然據禮記昏義「御輪三周」注疏的解釋是：「壻御婦車之輪三匝，然後御者代壻御之。」元代既仍用車迎親，當本於古制，則御輪三周的風俗，到元時大約就變成「把車倒拽三步」了。

北京習慣，舊式婚禮，在新娘下轎時要預鋪紅氈，使不着地皮，新式婚禮也是如此，這都是爲了吉利；然而如何吉利？却言人人殊，皆道不出所以。桃花女第三折也有關此項的記載：「周公云：『等我再算一課，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彭祖如今去請他下車兒來，正踏着黑道，我算他登時板殯身死。』……正且云：『且慢者，今日是黑道日，新人踏着地皮，無不立死，則除是恁的，石小大哥，與我取兩領淨席來，鋪在車兒前面，我行一領倒一領。』……周公問彭大科云：『如何。』彭大云：『不濟事。』周公云：『這一番准着他板殯身死。』彭大云：『他還活活兒的哩。』周公云：『他怎生活了來。』彭大云：『他早知道了，說今日是黑道日，他把兩領淨席，鋪在地下，行一領倒一領，換過黃道走了，因此他可不死，還是活活兒的哩。』如此則新娘必要可踏着氈子走，却是爲了避黑道而過黃道了。

舊式婚禮，新娘在下轎時，懷中須抱一瓷瓶，或是木製的瓶，俗謂之寶瓶，而經過馬鞍，據說這是保證平安的意思。關於此點桃花女第三折也有這舉動。「周公云：『如今他該入門了，正是星日馬當直，新人犯了他，跑也跑殺，踢也踢

殺，怕他不板殭身死，彭祖，你去請新人入門咱。」……正旦云：「且慢者，今日是星日馬當直，我過的這門限去，正湯着他脊背，可不被這馬跑也跑殺，踢也踢殺，那裏取我的這性命來。石小大哥，與我取馬鞍一副搭在這門限上波。」……周公上問彭大科云：「如何。」彭大云：「罷麼，我說你老不濟事了。」周公云：「他可板殭身死了麼。」彭大云：「我去請他入門，他道今日是星日馬直日，把一副鞍子來搭在門限上，那馬便順順的伏了，他跑也不敢跑一跑，踢也不敢踢一踢，因此不死，還活活兒的哩。」這時馬鞍則是爲伏星日馬而預備的，這風俗也是從元代就有的。

當轎輿到女方門首，先要閉門以避凶氣，少刻開門，男方娶親人撒以銅錢曰「滿天星」，兒童輩爭相撿拾，這也是取吉利而已。至於新娘入轎，要面向內掛鏡一方，下轎時則將鏡翻過向外，據說這鏡子可以照妖。又新娘下轎時所抱的寶瓶，滿盛五色雜糧及用五色線繫銅錢一串，凡此種種在桃花女第三折裏也都有的：「周公云：『等我再算一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我如今請他入這牆院子來，却是鬼金羊昂日雞當直，這兩個神祇巡綽，若見了新人呵，雞兒啄也啄殺他，羊角兒觸也觸殺他，必然板殭身死也。』」……正旦云：「且慢者，這早晚正值鬼金羊昂日雞兩個神祇巡綽，我入這牆院子去，必受其禍。石小大哥，取一面鏡子來，與我照面，再取那碎草米穀，和這染成的五色銅錢，等我行一步，與我撒一步者。」……周公上問彭大云：「如何。」彭大云：「我說不濟事就不濟事了。」周公云：「難道這一次他也不死。」彭大做抓臉科云：「他還活活兒的哩。」周公云：「他怎生活了來。」彭大云：「他可先算計了，道是這時候該鬼金羊昂日雞巡綽，把些碎草米穀。撒一步行一步。又撒下些五色銅錢，等小孩子們去相爭相搶的，他自家把個鏡子照了臉，打開裏走進牆院子，如今在堂上立着哩。」這和現在的儀式並無多大出入。

新娘下轎時，新郎照例要射他三箭，據說這是爲了驅邪，關於此點且看桃花女第三折：「周公云：『等我再算一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他如今入的這第三重門，正是喪門吊客當直，新人這一番入門來，不板殭身死，我也再不算卦了也。』」……正旦云：「且慢者，這第三重門恰是喪門吊客當直，這神煞是犯他不得的，石小大哥，取那弓箭來，等我入第三重門時，與我射三箭者。」……周公上問彭大科云：「如何。」彭大云：「不濟事。」周公云：「我算定他一准是板殭身死也。」彭大云：「他還活活兒的哩。」周公云：「這一番他怎生活了來。」彭大云：「他說道入這第三重門，

是犯着喪門吊客，便教石留住取弓箭來先射三箭，方纔入門，怎麼不活。」這便是射箭驅邪的來由。

禮經有婚禮不舉樂之說，歷來議者甚衆，于嚶花燭閒話云：「喪禮用樂，滅禮傷化，婚禮非喪比也，而郊特牲亦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古人樂用於祭，然曲禮云齋戒以告鬼神，則昏禮何嘗不祭。蓋古人於成昏時不用樂耳。今風俗相沿，似不必泥，故袁簡齋隨筆曰：『關雎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也。左氏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樂也。古樂府有房中樂，則婚禮用樂，亦隨其所宜。』」據此則婚禮之有樂與否皆可以隨意，在今日已成爲不可或闕者。然在桃花女第三折也提到用樂，如云：「一邊輛起坐車兒，兩傍擺着鼓樂吹打將去，准要今日娶那桃花女過門。」可見在元代於婚禮已用樂，至現在仍是相沿未改。不過用樂不一定即是吉利，如桃花女第三折所載：「周公云：『如今入這臥房中，在白虎頭上鋪床，我在外面響動鼓樂來，驚起這白虎，怕他躲到那裏去，我看他板殭身死也。』……正旦云：『且慢者，我如今入臥房去，這床正坐在白虎頭上，他那裏響動鼓樂，驚起白虎，那裏取我的性命。伯伯。』……我不爲別的，我有些害怕，他家有甚麼小孩兒，着一個來與我做伴哩。」彭大云：「周公家有個小姑娘，叫做臘梅，今年十三歲了，我着他來伴陪你如何。」正旦云：「好波，你着他來。」……彭大請臘梅上做見正旦科，正旦云：「姑姑萬福，你穿着我這鶴袖兒，在這裏坐一坐，我往後面更衣去便來。」正旦虛下，外動鼓樂，白虎上咬臘梅，臘梅做倒科，正旦更衣上坐，彭大做看科，正旦云：「怎麼小姑娘臘梅死了也。」如此則用樂反能驚起白虎來噬害新娘，這大概也是寫曲人根據「昏不用樂」的禮文特來穿插場面的，然而却因此可以知道元代結婚是要有伴姑的。北京舊式婚禮在轎輿往娶之前，要在新房敲鑼三聲，外面的鼓樂即應鑼聲而吹笛，據說這是爲了驚跑新房中妖怪的，美其名曰「響房」，響房之後仍須要孩童在新房床頭坐鎮，謂之「壓炕」，從桃花女中已尋出他的根據，更知在元代已然在風行着哩。

桃花女第四折裏記拜堂和慶祝的儀式：「彭大云：『我也道來，昨日你家做一場親事，也不會新人兩箇同拜天地，也不會拜見公公，親眷每也不會接來會會，喜酒也不會擺幾桌，沒酒沒漿，不成道場，也被人笑話，老官人你今日說的纔是個說話，我就請客去也。』」做行又轉科云：「媒婆也要請來，好扶新人拜堂。」周公云：「說的是，你去一同請了來罷。」彭大下，任二公石婆婆石留住媒婆同彭大上云：「我每同到周公家吃喜酒去來。」做入見科，周公云：「媒婆你

先扶新人和新郎拜謝天地者。」正旦同增福（即新郎）暫下更衣上，媒婆扶行禮謝天地交拜科，正旦同增福（即新郎）拜周公，周公受科。次拜任二公，周公攬任二公受科，次拜石婆婆石留住，同回拜科。周公送酒科，正旦送周公酒科，」從這節又可知拜堂稱爲「拜天地」，也是相沿已久了。至於夫婦「交拜」，本非古禮，據花燭間談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況妻之於夫矣，此古昏禮所以無交拜也。撥揆度理，亦不妨從俗而爲之者，故朱子定家禮，亦及焉不廢。」然則夫婦交拜之禮在宋代已有，又不自元代始也。

古禮舅姑對新婦應該客氣的，所以婦拜，舅姑亦應答拜，士昏禮云：「婦執匱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匱，修，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則舅姑皆答婦拜，今時行禮，因爲婦與夫共同參拜，而父無拜子之禮，所以舅姑也就不能答拜，故「桃花女同增福拜周公，周公受」而不答，也是這道理。又任二公本是桃花女的父親，即是增福的岳父，而增福夫婦拜見時，任二公也受而不答，與今時婚禮相同，於古禮則不合。昏記曰：「婿入，主人再拜，婿再拜，見主姑，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婿立于其外，主婦一拜，婿答再拜，主婦又拜。」因爲岳父母之視婿如賓，故至今俗諺仍有嬌客之名，則婿拜亦應答拜，然最晚自元代以來已不如此了。至於周公送酒於新夫婦和新夫婦送酒於周公，都與古禮相若，但現在已不多見。

到了清代，婚禮又有滿漢之分；如上面所申述的，多是漢禮，至於滿人婚禮，嘯亭雜錄曾有記載，其文云：「滿洲民族，罕有指腹定婚者，皆年及冠笄，男女家始相聘問，男家主婦至女家問名，相女年貌，意既洽，贈如意或釵釧諸物以爲定禮，名曰「小定」。擇吉日，男家聚宗族戚友，同新婿往女家問名，女家亦聚宗族等迎之庭中，位左右設，男家入趨右位，有年長者致詞，曰：「某家某某，雖不肖，今已及冠，應聘婦以爲繼續計，聞尊室女頗賢淑，著令名，願聘主中饋，以光徽族。」女家致謙詞以謝。若是者再，始定婚，令新婿入拜神位前，及外舅父母如儀。既進茶，女家趨右位，男家趨左位，或設酒筵以賀，改日擇吉，男家下聘，用酒筵表椒綢緞羊鵝諸物，名曰「過禮」。女家款待如儀，男家贈銀於婦家。令其曬神以誌喜焉。既定婚期，前一員女家贈飯食嫁資，視其家之貧富，新婿乘騎往謝，五鼓，鼓樂娶婦至男家，竟夜笙歌不絕，謂之「響房」。新婦既至，新婿用弓矢對與射之，新婿懷抱寶瓶入坐，向吉方，及吉時，用宗老吉服致

祭於庭中，奠羊酒諸物，宗老以刀割肉，致吉辭焉。禮畢，新婿新婦登牀，行合卷男禮，女坐被上以爲吉兆，因交媾焉。次早五鼓興，始拜天地，神像，宗祠，翁姑坐而受禮如儀，其宗族尊卑以次拜謁，三日或五日，婦歸省父母，婿隨至女家，宴享如儀。滿月期，婦復歸，宿女家，數日始返，然後婚禮畢焉。」

此記約在嘉道間，但到末季，據筆者所見到者，已變更了許多，大抵與震鈞所記相同，其文載於末咫偶聞卷十，題曰滿洲婚祭禮合儀禮考。云：「若婚禮，則媒氏執男女二家之年庚三代，互易之，儀禮之『問名』也。既主婦至女家視女，儀禮之『納采』也，既定，則男家以如意納之女家，儀禮之『納吉』也。婿前二日，具羊豕鵝酒，服飾采帛，以書將之，納於女，并告婿期，儀禮之『納徵』兼『請期』也。婿期以夜，『日入三商爲婚』也。匱具既入門，婿往女家拜於堂，『親迎』也，而今訛爲『謝醮』也。其娶也，輿前導以角燈數十，儀禮之『執燭前馬』也。婦至，布席於室中地下，不設几，陳羊豕黍稷，夫婦相向坐，儀禮之『對席』也。御者以二盞，互飲其夫婦凡三，儀禮之『卷』也。質明以質見舅姑，儀禮之『厥明見於舅姑』也。并拜於家廟，儀禮之『廟見』也。」

綜觀上述，可見北京現在婚禮的儀式，雖有的似乎不經，然大部分都有相當來歷；因爲習慣下來，也就無人考究了。

古 今 半 月 刊

上海亞爾培路二號

北京 北海鏡清齋國立華北編譯館代售

戰爭時期的南部歐洲

洲歐部南的期時爭戰

歐洲以前罕有由地中海向南歐攻擊之事件發生。按歷史相傳。若由南歐攻入亦多由寬約十六呎之直布羅陀海峽及邁地中海及黑海之海峽。只有於紀元前四百九十三年時波斯由馬拉敦登陸。爲一例外。除此以外。即或有之。亦多爲經過海峽而侵入歐洲者。一如紀元前四百八十年及四百七十九年時。波斯人經過達達尼爾及迦太基人更經過西班牙。然其結果。頗爲不幸。其由歐洲南部侵入而成功者。雖有二事件。然其結果。亦不過爲對歐洲方面之爭鬪及叛逆而已。

攻入及叛逆

羅得利克於紀元前七百十一年同威梯撒爭鬪而登位。威梯撒友人向西班牙在北非之首領托瑞格求助。欲將羅得利驅走。彼等備大船通過直布羅陀海峽。并預計工作完畢後。仍將托瑞格送回非洲。羅得利克果被羅連合軍險。及威梯撒之西班牙門徒壓服。但此等摩爾人。并未回至非洲。仍存留於歐洲土地。最後佔領全傳瑞拉半島。約有八世紀直至一九四二年被驅逐。

在歐洲東南部。當摩爾在西班牙之統治權已漸衰時。一幼年約

遂

翰第五巴拉奧樂斯於其父逝世後。登比則庭王位。其父之友。以彼爲叛逆大臣。故將其位奪去。於是國內發生戰事。此友人招由小亞細亞之土耳其人。經海峽以助此戰事。當戰爭結束後。凡曾經在土耳其登陸之人。仍留於歐洲。其後勢力更爲增加。直至包括巴爾幹半島爲止。并將維也納門戶毀壞。六百年後。雖多數土耳其人已被驅逐。離開此半島。然彼等仍能保持伊斯塔姆部分。及歐洲海峽之地。

攻擊之計劃

雖然由南部侵入歐洲。由東西兩端可以成功。現在對於南部之研究。更須包括大陸之南部全部。戰事之發展。以距離爲主要問題。西班牙及土耳其海峽之保護者。對於其保持中立已成功。

關於特殊之名詞。須解釋清楚。以免發生誤會。「襲擊」爲對某一地方并非佔領。而是作完所欲作之事後。仍然退出。「登陸」却爲對某地方立足以佔領之。「侵入」即爲由許多裝備整齊之分隊於「登陸」成功後。繼之即侵入其內部。對於「侵入」能成功者。即爲一九一八年之撒羅尼克戰事。

今者等以聯軍由歐洲南部而攻入歐洲之立場來看。其最主要問題即爲所欲攻入之地點問題。

故彼等之最主要問題亦即爲建設一或更多之吊橋。其軍需品。須對於大活動不感缺乏。故彼等須將地中海地圖詳細觀察。其是否應有對於歐洲南部之攻擊之舉動。

西班牙

聯軍在伊伯爾半島佔領很大地方。在歐土上之直布羅陀。德於法義敗後。及英無能力時。很容易即經過西班牙以佔領之。但德以西班牙爲中立國。并不允許其他各國利用直布羅陀。經西班牙而攻入歐洲。

但由各方面證明。聯軍對西班牙之守中立。未必如此恭敬。

五月三十日。一軍事專家。在上海蘇聯報紙爲擁護西班牙而寫之一篇論著上。可知西班牙在外表很安全保護下。革命之火燄仍然潛伏。金錢及軍隊爲一新火勢之火花。作者以爲西班牙用最簡單之方法。可避免此種危險。此方法即爲彼須供聯軍一自由通行路。而所得之報酬。爲借款五億元。并供給政府主要食物。

在北非之英美人。并未由道德方面著想。是否應通過西班牙以攻歐洲南部。而僅由軍事方面著想之。

直布羅陀充滿軍隊。英第一、第八軍隊。及美第五軍隊。觸犯西班牙摩洛哥之中立。而穿貫直布羅陀海峽。或直接由拉巴特或俄朗運至直布羅陀。假若軍隊同時在西班牙或葡萄牙其他海岸登陸。

則由直布羅陀進入西班牙之效力。更能增加。但若如此。則下面之有鐵路內地相通之港口亦須加以顧慮。畢爾，巴俄，桑坦得爾希洪，拉科入那，維吾，俄比托，里斯本，卡提斯，阿利康泰，發楞喜阿及巴塞羅那等港口中之前三港。甚接近德在法西南之海岸根據地。

由地圖上以爲一百萬之英美軍隊之於伊伯爾半島登陸。實爲易事。然事實上并非如此簡單。假如葡萄牙軍隊數目很小。則短期間內即可壓服。然其軍隊數目甚大。而此等軍隊於西班牙城內戰爭時已獲得甚大經驗。再加之德在法南部之欲加入戰爭之可能性及拉丁美國及天主教各國之對於此等攻入伊伯爾半島發生之壞印象。聯軍最壞之形勢。爲登陸後不受阻礙。戰勝西，葡，之抵抗。英美軍隊進入法邊境。然於其近法邊境時。將受甚大之打擊。

歐洲有一自大西洋至地中海長約四百三十五浬。寬約六十至一百三十浬之似一高牆之比里牛斯山脈。此牆附近爲馬及那特線。其中部山峯高約三四〇四米特。實帶有阿爾卑斯山之特質。并有只能在中夏時通行之驢路。九月至六月有很深雪層覆於路上。故甚難通行。最近新建築可通行之二路線。此二路線爲由波至薩拉哥薩。及由土魯斯至巴塞羅那。由此山可經過長且高之隧道。大西洋海岸及地中海海岸各有一鐵路可通行。

但若能於比里牛斯山上開戰。則對於軸心軍利益甚大。因彼等於波爾多那蓬及巴云柏平云之二主幹線上有甚優良之交通網。

南地國上知西班牙之鐵路交通網。并不發展。只有二軒餘之鐵道。法國有十一軒餘之鐵道。然伊伯爾半島軌距較法國及任何其他歐洲各國皆寬。此為對歐洲各國之又一大利益。由於俄國之戰。吾等即知由寬軌距改作狹軌距，較由狹改寬為易事。

聯軍或欲沿海岸進攻。但防禦者對於在狹海岸戰爭之利益比較更大。此在沿高加索之黑海岸之戰爭。即可看出。因之聯軍隊員將有下面之結論：

由伊伯爾半島攻入歐洲之利益：

- (1) 直布羅陀吊橋尚可存在。
- (2) 此地之反抗者較輕於已被軸心軍隊所佔之沿海岸。
- (3) 將此半島佔領後。可使其對反抗船隻戰爭比較便利。其不利者為：

(1) 聯軍必將同一或二中立國相衝突。

(2) 使中立國對彼等之道德聲譽減低。并使拉丁美國及以天主教為世界之發達康對彼等之印象更壞。

(3) 即或彼等能很順利進行。結果亦不過進至比里牛斯山脈為止。

南法

英美由南法登陸。即為對在比里牛斯山之敵軍包圍之意。地中海沿岸之法國南部。有二甚廣可通之路。以通法國。其他各部於阿爾卑斯及塞文中間之隆大溪谷。及梭思可至法中部。同萊茵河相連接。雷場溪谷及在塞文及比卑斯中間之囑倫可至西南法國。

法之地中海海岸線。長約六百一十八軒。法國之精密交通網及其完備之道路組織。給防禦者甚大利益。以軍事方面分析。此海岸線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為由西班牙邊境至陸。此海岸甚低。包括大量近海淺湖。沿此海岸之惟一港口為色得。此港口位於海及淺湖中間。為密堤海之終點。并接連地中海同波多。及大西洋經土倫斯及嘎尼。

第二部分為由隆口至聖斯特羅佩滋海灣。此部分多山而險峻。以許多凸出之土角分成許多港口及碇泊所。內中有法主要之港口。馬賽土倫及聖特羅培滋。此等港口。特別適於軍艦停泊。故為軍事上之主要港口。自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英美進入北非後。德對法之防守。更加強固。位於有庇護之海灣中之法主要根據地土倫。對於由海或陸地攻入有很堅固之堡壘。

第三部分為由沿地中海之法國海岸至意大利邊境之法海岸。此地多為歐洲人之健康居所。對於侵入實多不便。因海邊有由海岸一直向上之阿爾卑斯大牆。此地之冷空氣使歐洲敵人由南方攻入甚為不利。任何吊橋更難建設。

聯軍兵法家對於此種觀察可得一結論：

由法南部登陸對軍人更有一良好機會。甚或更可由塞文西邊之二大路攻入歐洲。然因對歐洲甚有利之海岸線之短。登陸之軍隊。須冒甚大危險方有成功之可能。

意大利

凡欲攻入靴形之意大利時。必須先將法邊境至「靴跟」沿岸部分加以考慮。此處之沿岸線可分為四部分：

(1) 關於意大利沿海岸線甚或遠至阿爾卑斯平原。亦如同法海岸線有峻嶮之山脈。直入海內之危險。對於登陸者甚為不便。而意大利可登陸之地方距聯軍根據地甚遠。聯軍若已佔領克爾賽牙島及撒地尼亞對於由意大利登陸尤較對法國登陸更為困難。利古瑞安阿爾卑斯山及利古瑞安亞平寧山成一較沿阿爾卑斯山更狹之山墻。此山後面為波河平原。此平原為意大利工業及農業中心。有四鐵路同沿岸鐵路相連絡。在為登陸而戰爭中保護者之利益最大彼等可保持一堅固峻嶮海岸以抵抗由海登陸之敵人。彼等更佔有波河附近之空軍根據地。攻擊者最優良之地位為在克爾賽牙有飛機。一假若彼等已佔領此地。則聯軍之飛機將包括較軸心軍飛至戰場距離變至三或五倍。然軸心軍有意大利根據地斯倍阿作支援。

(2) 聯軍或以將阿爾卑斯及那不勒斯中間之口岸。加以研究。雖此地有山同海相連接。然却仍有二長而平坦之海岸線。

阿諾平原為一能得到意大利主要工業區域利益之平原。故可引誘攻入者沿阿爾卑斯上流進入。由阿爾卑斯溪谷至波阿溪谷之距離為五十軒。故攻入意大利之主要目的。即為攻入波河。地中海沿岸之第必可河口之南北平原。為馬瑞馬。此地近于羅馬。故若能攻入馬瑞馬。即可攻入羅馬。然敵軍更不能攻入任何工業區域。因此此地距波口溪谷之距離。更增加至二百五十軒。

於那不勒斯登陸無甚大利益。因此地無工業區域。距波河更遠。距嘎埃他之海軍根據地更近。

(3) 聯軍當時未注意到由克不瑞至他瑞托一部分。因此地四周為山墻所包圍。只有撒樂那東南之三角形。屬於平原。故對意攻入者甚感困難。並且克拉不瑞阿無經濟及軍事價值。因此地至波河須經許多峻嶮山脈。及無數橋樑。然於克拉不瑞阿登陸之利益如一方面將西々里分開。另一方面即可取得意大利之「靴跟」。即由阿布利亞直至亞得里亞海沿岸。然如聯軍之目的為得阿不利亞。其寧願在此地登陸而不欲在克拉不瑞亞登陸為當然之事。

(4) 除去波河地方外。阿布利亞為意大利半島之最大平原。沿亞得里亞海由「靴跟」至「靴跟」為意大利惟一主要工業區域。

阿布利亞較其他能登陸之沿海根據地更遠。由非洲至阿布利亞為八百軒。由突不魯克為一千軒。

故飛機須能飛行如此之距離。軸心軍飛機形勢甚優。由他瑞托運至之戰艦。使登陸者感到危險。

亞得里亞海

聯軍對於亞得里亞海及其沿岸並未加任何嚴重思想。

由各方面可知在亞得里亞海登陸。多為不利。此海亦如里海之可稱為內地海。并完全受意大利管轄。於意大利之「靴跟」及阿爾巴尼亞西部突出部分。中間之奧特瑞托海峽進口處。其實僅為七十軒且嚴密的裝按水雷。

故希臘陸軍測量地圖將較亞得里亞海之地圖更爲重要。

希臘

聯軍對於希臘地圖之觀察。并不一致。彼等由於一九四一年四月當倫敦在巴爾幹半島放火。而英軍隊於數星期內被驅出希臘時。所發生之不名譽事件。而彼等又很不願意的被提醒。當其時英爲希臘「友人」。故對於登陸更無困難。德軍隊在數百里外。然全希臘却有德義之空軍根據地。於不規則海灣之海岸附近U形船隻礦層及其他船隻。皆等候搶掠。然似一箭將地中海同愛琴海分開。聯軍却仍須注意軸心軍對希臘及克利的島。并未忽略。同時彼等更使用各種方法使聯軍感到困難。

然歐洲無一海岸能避免攻入者之攻入。假若攻入者肯出相當代價。彼等更可得佔領所攻入之地。而活動其勢力。但是聯軍在希臘登陸。有何利益。除挪威外。無海岸不在軸心軍勢力下者。

撒羅尼克

撒羅尼克爲由陸路入希臘之必經地。故在希臘之軸心軍抵禦隊。須被征服。至於撒羅尼克之海路。却有二鎖索。同軸心軍在愛琴海南部根據地相連。其一鎖索爲由伯羅奔尼撒經過開特瑞。安梯開特瑞。克里特。斯卡班托諸島而至羅德。於第一鎖索後面仍有第二鎖索。即爲由阿提喀經普加拉梯至意之多得喀尼斯。故若由愛琴海運送軍隊實爲一困難問題。

土耳其

除西班牙外。土耳其爲地中海之惟一中立國家。且爲一保持中立意志最堅強之國家。土耳其政治家之演說者。亦加重其永爲中立國。任何立於土耳其地位之人。皆能明瞭其政策之正當。何事能引誘其加入聯軍以抗軸心軍。於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邱吉爾拜訪安特那。并對彼作出許多有吸引力之允諾。然此等允諾却未能輕易感動土耳其。土耳其最近被證爲政治之實踐論家。彼甚清楚明瞭。假若軸心軍失敗。英美不能阻止過激黨之在歐洲盛行。關於此事之最好證明。即爲倫敦及華盛頓之處理波蘭問題。當過激黨至巴爾幹時。土耳其亦必受其影響。而英美之不能拯救土耳其。亦如同彼等之不能助波蘭問題。故土耳其不欲助聯軍而攻軸心軍爲當然之事。

四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一俄語之蘇聯報紙發表長篇關於「第二戰線之在巴爾幹」。并用地圖表出。彼很坦白寫出聯軍之必須經過土耳其爲當然之舉。而埃色荷文將軍。定領一反攻隊經土耳其反抗巴爾幹。同時彼更勸告土人。最好使此軍隊經過土耳其領土。彼更將其所欲行之路線畫出。

當聯軍動作時。歐洲之博斯福魯又當發生何種事件。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布利嘎利亞以爲自己已同英美開仗。當歐洲戰爭開始。布利嘎利亞六百五十萬人口。其後更因克復多不魯甲。馬其頓尼亞各部。及色雷斯人口增加至九百萬。按一九四一年之「世界曆書」可知布利嘎利亞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已有軍

陸六七〇〇〇人。若此數目正確。則其人口已增更屬無疑。而且布利奧利區之農民。最近六十五年由於戰爭之結果。而成爲優良之兵士。由上面所提及之蘇俄報紙中。亦曾經提出德有十二至十六分隊。加入戰爭。更知歐洲前線并未示弱。更有其他五十分隊經土耳其而對聯軍攻擊。

假若聯軍能至查特嘉則已距波蘭土耳其邊境不遠矣。

進入土耳其若能成功。對聯軍只有一利益。此即爲一距羅馬尼亞油田區之一稍短距離。然而若欲由土耳其攻入歐洲。聯軍需要無數供給線。此等線須能連絡由非洲或經地中海至近東且更須穿過軸心軍已有供給中心之安那托利亞。

各島嶼

由過去戰爭經驗。知若在一設備完整之沿海岸登陸成功。須於登陸地區得一優越空中地位。並能在空中支起一防空傘。聯軍兵法家。亦曾經提出。彼等須要更多可依靠之防空根據地。因之對于地中海之島嶼須特別加以注意。

塞浦路斯，馬爾他，班德拉瑞亞及在西里之島嶼。諸島嶼爲聯軍在地中海所管轄者。巴利亞瑞克屬於中立之西班牙。其他島嶼如哥爾塞牙皆在軸軍手中。

假若聯軍決定干涉西班牙。彼定將欲試佔巴利亞瑞克。此等島嶼在西地中海有最適宜之戰爭地方。由此處至法南岸亦不甚遠。由拔勒島至馬賽只四百七十浬。由五月三十日蘇俄報紙載。佔據

巴利亞瑞克較佔據西班牙更爲重要。若欲攻入南法須先佔領此島。西班牙亦深知此事。故於五月三十日即急遣水雷驅滅艦至此島。

西西里

聯軍攻法屬北非之主要目標。即爲聯絡由直布羅陀至蘇伊士及東部地中海之沿海岸。以管轄一百四十浬寬之西西里海灣之西西里及突尼斯之海岸。聯軍海軍代表對於第一次攻入西西里相當銳敏。因彼以爲若能佔領西西里島之海峽。除對於此島能管轄外。更可近於意大利。并可於此島建設聯軍航空基地。使對意大利增加空中危險。以易於攻入意大利南部。

然戰事會議之其他會員。對於此等建設加以反對。西西里乃爲一島嶼。其島嶼性質對距一百四十浬遠之攻擊者有大障礙。而對防禦者之障礙則爲減小。

西西里北部及東西皆爲峻峻之山脈。故對登陸者感到困難。其最大之海口爲巴爾刺末。其沿岸平原并無高山。但此地早已嚴密防守。而此島之鐵路交通。并不發達。主要交通多由海路及一部分島沿岸之鐵路。

假若聯軍能成功。并於此島得一立足地。或更將此島完全佔領。而其所獲亦甚微。此島并無任何工商業。其漁業亦因戰爭而失其重要性。

贊同攻擊西西里者。以爲若將此島佔領。攻入意大利低部較爲容易。而反對者以爲意大利之低部并非爲有價值之軍事目標。

亞較攻入西西里更爲聰明。

於此島登陸較於西西里登陸之危險性小。雖此島沿岸亦多爲高山石層。然周圍亦不少平原地帶。此島之西北爲一優勝之海岸。特別適於停泊軍艦。且此島之防禦設備尙未發展完備。

哥爾塞牙島一次被軸心軍佔領。而此島并不能視爲供給根據地。聯軍更試以潛水艇。以干涉軸心軍供給物品。第一聯軍潛水艇在意大利及撒地尼亞水中。軸心只有一機會。即於撒地尼亞三方面設以空中根據地。

撒地尼亞并不重要。三方面包以山脈。而現在土地亦不豐富。在古時此島爲羅馬之五穀供給地。此島位於西地中海中心。此島最近二千年爲奧大利亞爲「撒窩場」各民族爭論之基。

西西里爲撒地尼亞對於聯軍不同之重要性。可分述之如下：
佔領西西里爲聯軍在地中海交通要路。故此島可減輕其船隻之噸位問題。而并非爲對歐洲大陸攻擊之根據地。

撒地尼亞可至意大利沿岸之更北部。以此方法欺騙南意大利。且此島以軍事眼光觀之甚困難而無結果。

此島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被軸軍佔領。地中海各大島中間以此島爲最多山。此島有甚大之軍事價值。而誰若何經濟價值。距撒地尼亞僅十二浬。距意大利八十五浬。在意大利對面只有二小平原。一爲郭羅口之平原。一爲阿勒瑞亞平原。此島東部只有二港口。一爲巴斯梯亞一爲波多維奧島。西部有甚多避匿軍艦之海灣。及海港。內中主要者爲聖佛勒瑞特，伊利入色，克樂維，阿甲七

撒地尼亞

德軍忙於將撒地尼亞劃入爲軍事區域。然聯軍是否攻入撒地尼亞及普爾奧普瑞那。

克利地島

地中海大島以克利地島爲最小。西西里爲二五四六方浬。撒地尼亞爲二三八三三方浬。哥爾塞牙爲八七二二方浬。克利地島爲八六一八方浬。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德降落傘隊於英佔領之克利地島登陸。三月二日此島已完全落於德軍手中。島岸南岸無自然港口。只一似城牆之大高山。北岸有蘇達海灣。一爲大船隻停泊之自然海港。此島之鐵路線成網狀。爲軍事道路。及飛機停泊所。此島山脈甚多。而其大平原麥色那非位於海岸附近。却位於內地。由南部攻入克利地島。甚爲困難。只可由軸心軍管轄之愛琴海攻入。攻入此島之最好方法。即爲使用降落傘。然德對於此項武器。却特別驚人。故攻入更感困難。

攻入之目的

關於攻入歐洲之南部之可能方法。已經述說清楚。然聯軍之最高首領。或指揮官。爲即吉爾及羅斯福等人。當決定用何方法攻入。及其攻入後之目的爲備。

(1) 彼等或以爲攻入歐洲中心後。即用軍事方法毀滅軸心軍。但聯軍向重視德之戰鬥力或恐無此種思想。

(2) 由於聯軍之攻入歐洲。可將軸心軍聯合約束之。而并未顧及其攻入後是否有土地之獲得。蘇俄之要求對第二戰線之援救。只

不過爲驅逐德軍之攻入。而並未思及能對德軍有任何嚴重打擊。墨斯科亦只不過爲援救自己之戰爭而已。此全計劃并不能引誘聯軍對軸心軍聯合加以約束。故彼等亦知其爲對金錢消耗實不能攻入歐洲內部。

(3) 聯軍或計劃其對歐洲之攻入。亦似對北非之攻入。即以冒很小之危險。以比較少的損失。而在地圖上有驚人之成功。然此等對西班牙及土耳其或撒地尼亞之攻入。只對蘇俄之拯救。尙不如佔領北非時對蘇俄之拯救之效力爲大。

此等攻入應如何去作，在何地去作，及何時去作？

若聯軍首領皆同意攻入南部歐洲。則彼等當先明瞭其攻入南部歐洲之某一地方。或同時攻入數地方。此二種方法各有利弊。若同時攻入各地方。可以分散軸心軍之潛水艦。及航空隊之防禦。聯軍對於此方法可得相當利益。但由船隻噸位減少。而其攻擊能力較專攻一地方更爲減少。彼等可預先試若干攻擊。其攻擊成功後。再集中於某一地方。然彼等亦將遇一集中之防禦。其登陸之軍艦愈大。其所欲試之攻擊更容易察出。

經過此種考慮之聯軍。當更決定登陸之地點。因決定其尋求地點。當審察其已有之準備。最後彼等對西班牙，土耳其實行外交壓迫。英更使敘利亞及其沿岸實行從事武備。可知非在西班牙，土耳其。即在敘利亞有戰事發生之可能。聯軍更於歐洲南部實行空中襲擊。此種襲擊可視爲反對西西里，撒地尼亞，及意大利。其對於班得拉亞及其他在西西里海峽中之意大利島嶼之佔領。并

不可即視其爲對意大利登陸已迫近。

六月初旬似乎已被攻入。因聯軍之對契維塔末克基阿，林羅塞托，雷格洪之轟炸。實際皆爲對撒地尼亞攻入交通便利起見而轟炸此等島嶼。因其由於此等港口。即可直接至撒地尼亞。六月中旬其攻擊專集中於墨西那海峽。然所有之舉動。皆爲陸海軍演習之欺騙。

最後聯軍須決定之問題。即爲時期問題。地中海之氣候無大變化。然因蘇俄在冬季之準備比較完善。軸心軍於冬季有降雨時期。然比起蘇俄之冬季却相差甚遠。

故關於何時之決定。當視其地中海外邊問題。爲對蘇俄之調和問題太平洋問題及船隻之噸位問題等等。

歐洲大陸之攻擊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非洲攻擊對於聯軍之損失雖無正確數目。然北非之攻擊却不能視其爲攻擊。只不過爲一種對抗而已。然對歐洲大陸之攻擊。當較比次非洲之攻擊損失增至數倍。當聯軍之護送船至海岸時。即受德義偵察機隊威嚇。當聯軍仍在海外時。軸心軍潛水艇及意大利海軍定要攻擊。動作甚緩慢之聯軍護送船。直至其已進入海岸戰爭爲止。同時軸心軍之後備隊。亦開始展開活動。此種後備隊組織甚大。甚至於不用東方戰線之軍隊。即可應付此種攻擊。軸心軍全航空隊可用於任何危險地方。軸心軍方面如坦克軍隊，大軍隊，機關車隊，皆已集中於此被威嚇之海岸矣。

潛艇上的將士

德軍最高指揮部時常用很簡短的詞句發表戰果，說德潛艇在某地擊沉敵船若干；實際情況並不如此簡單，因為潛艇全部將士所以造成此種成績，乃因隨時隨地忍受著無限的危險與痛苦，真是不可言喻。這些將士都具超然勇氣，堅忍心腸，奮鬥精神和專門技術，這種情形可由新聞影片和從軍記者的情報為証；至於局內真正的困難，只有身臨其境的專家纔能充分領略。無論如何，今日德國民眾全部深信，潛艇確已成為德國海軍的中堅武器，這很是潛艇將士感覺欣慰之至的事啊。

潛艇能駛行水面和沉入水內，所以牠的工作範圍也就因此而定，牠的要素就在於船的構造與設備，船員的生活與工作。因為船身形如圓筒，所以艙內空間狹隘；艙面立足活動的面積很小，船員在外呼吸新鮮空氣的機會很少；臥室也很窄陋，設備簡單；十天半月飯食缺少青菜鮮菓，而

且飲水也不充分；又因出沒地帶無定，艙內空氣忽然嚴寒，忽然酷暑；船員的健康無時不感受著過度的折騰與威脅。

潛艇浮在水面之時汽機發生軋軋之聲，沉入水中又有電機隆隆之聲，刺激人的神經。臥室用具只够一半船員之用；所以潛艇沉入深水或伏在海低沙灘之時全體船員同時都可得有幾小時的休息，而臥室的用具又發生了不足應用的困難。雖然一切物質設備不足，而船員通例安之若素。所以只有年青力壯之人纔能久耐這種極度困苦勞乏的壓迫，甚至都希望趕快射出一隻魚雷藉以勻出艙內的空間。此外艙內空氣，在狂風惡浪肆虐之時，也是十分令人難過的。但是船員都是特選的份子，彼此也都了解，全體生命的安危都繫於各個份子之精力與工作效率。

瞭望台的職員終日不停的瞪眼在望遠鏡前，隨時擦出鏡面浪花水沫，以便迅速發現敵方艦船與飛機。海面無事，

德國海軍中將 Pfeiffer
畫 明 譯

艦長下令潛艇沉入深水，這種滋味也很難受，因為拘束更多，甚至艙內吸煙也在禁止之例。潛艇當然隨時要遇到急劇的氣候變化，因為今日航行於赤道附近，明日或許游弋於南北兩極水域。浮航水面當可忍耐，因為氣候縱或酷暑，還有海風可以送涼；沉入水內之後，艙內的悶熱好似要將人的筋骨給熔化了一樣。反而言之，在寒帶因為沒有熱水流，所以氣之寒，大有將人凍結之意。

瞭望員白晝一旦發現敵船，或在夜間發現船影，消息立刻傳到艙內，船員便箭一般的各赴職所，完全忘掉拘束與疲勞。艦長須負責指揮潛艇消聲斂跡的左近敵船，測定方向距離，以便對準拐灣抹角而行的敵船發射魚雷，一擊必中。同時艦長不可常藉助於潛望鏡，以免船身被人發現，倘若敵船不採犬牙形的方式而轉換方面逃遁。或有飛機防護，艦長必須下令潛艇隱身上浮向前急航，突向敵船前方，施以截擊，欲求速航，必須浮達水面，因為艇內儲存電力有限，專備潛行深水時之用。

艦長在上面觀察核奪之際，船員在艙內雖然心急如箭，也須沉心靜氣以待，因為無從觀察外界情事，只有艦長守著潛望鏡可以觀察外界事態。等到艦長突然發令指授個人應採行動準備發射魚雷之時，船員急躁待命之境立刻緩和起來。

和起來。

更令人焦急隱悶忍以待的時機，就是潛艇被敵發覺，急迫於後，潛艇急逃如箭。這時船內必須死的一般寂靜，敵艦因為敵艦可用聽聲機而發現潛艇的方位。船員的堅忍力量就在此際可以充分驗明。船內各人都能聽到敵艦或敵機越來越近的聲息。推進器軋軋之聲先高後底，最後，深水炸彈突然向潛艇投下了。潛艇船身或內部機件如果受傷，船員必須立刻將其修復，而且更不能高枕無憂了，反而必須發奮直到擊潰護送船團為止，因為潛艇的主要任命就是擊沉敵人船艦。

潛艇上的生活雖然如此困苦危險，而這般將士通例還不願捨此而改就他職，反而時刻毅然自基地出發尋覓敵人船艦；所以德國電台每逢播送潛艇奏效的消息之後，向例廣播慶祝潛艇將士之歌，以彰其功，現任德海軍總司令也不斷的發出激勵將士的呼號：『前進啊！沉船啊！』

下文是德戰事通訊員布林德君所記德國某號潛艇擊沉敵國某號軍火運輸船一段船員之自述文字，可以拿來作為前文的例證。（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德國通信社轉載）

『在東方，有汽船烟突冒烟了！』消息傳到艦長室，全體船員聞訊大感興奮，因為他們多日不斷巡航海外等待這種

時機的來臨。艦長立刻爬上梯子，上了吊橋，略問一問瞭望員，然後拿起望遠鏡，立刻發現天邊水面某地點確有一朵黑烟，於是呼喚司機：「開船，十足馬力！」汽機開足，船身顫動，船頂浪花飛濺，波濤滾滾，潛艇直衝烟雲地點而進。瞭望員兩眼釘住望遠鏡，敵船桅杆露出烟雲了，烟突現了，吊橋現了。這集船至少是一萬噸的貨船。

艦長估計妥了敵船的速度與航向之後下令將船上浮到水面之下，只露潛望鏡，他自己守著潛望鏡，仔細監察敵船：全部船員安靜待命，準備攻擊敵船了。船內死般寂靜。船員面部肌肉緊張，容貌焦急。全船之內只有艦長室屋頂滴水之聲可聞。

令下了！「準備魚雷，放！」魚雷自管中突然射出。艦長仍舊從瞭望鏡中觀察發射的結果。這時只有發射員手錶嗒嗒之聲可聞。忽然聽見遠處轟然一聲發生爆炸。魚雷發作了。艦長眼見敵船停航，前面樹起一隻白花花的水柱。敵船一定要沉。也許向前，向後，傾斜沉淪吧。」

但是敵船未沉。艦長不禁自怨，繼續由潛望鏡中觀察。敵船照舊浮在水面，而且沒有放下救生船。也許不久就發出求救的呼號吧！啊，又慢，蠢動了，要逃走！」

艦長決定等著到夜間再作水面攻擊。潛定跟完了敵船，無論她如何拐灣抹角，也給她一個晝夜不捨。艦長始終對

她目不轉睛的觀察。夜來臨了。黑暗中敵船陰影彷彿可見。潛艇又準備攻擊。瞭望員測定距離，二千米，一千五百米，六百米了。「還要近麼？」他正精疑之際，艦長突然發令：「六百米了，停船。準備放射！」放射令一下，船身再度顫動，再度寂靜，手錶嗒嗒再度可聞。人們拿出望遠鏡，向黑影看去。洗耳恭聽，靜待爆炸之聲。一言不發。幾秒鐘後。「魚雷又失準麼？船下而過麼？再放魚雷麼？……」

忽然間敵船三處起火。海面遠處起了炸聲。火光沖霄，照耀海面。敵人貨船炸了。火坑中迸出鐵片，飛到海中激起水花；飛過天空，打到潛艇上來。這時潛艇因為敵船爆炸，海水激蕩，船身也被搖動起來。吊橋上的瞭望人也東搖西倒。一位跌倒船面。碎片越來越多，大家都須盡力藏躲。一片飛過來，打穿了艦長的皮掛，傷了他的肩膀，幸而不重罷了。

走到艦長室內，洗傷，裹布，他忍痛笑著說：「還不算利害呀！」人來將碎片拾給你看，他一見就知道是炸彈片。他大聲賀道：「好極了，原來是一隻軍火輸送船。我們總算大獲全勝，將敵人一隻一萬二千噸的船和軍火送入海底了。我的肩頭總算沒白受傷啊！哈哈！」

艦長回到私人臥室，在他的戰爭日誌中又記入了一條潛艇成績。潛艇再度鼓輪他往，另尋攻擊目標去了。

湘綺樓集外文（十九）

游瀉山寺記

瀉山最著。蓋地幽而不僻。去使府近而無都會之囂。宿德新參。棲心習靜。代有名人。守其戒律。遺規具存。香田足給。隱然若世業。綿祀國家之相傳也。湘潭壤地民俗土音皆親寧鄉。其生本一縣析分。然近漸遠瀉。瀉水出益陽馬頭山。今安化東地當益陽西南。馬頭山即瀉山也。馬爲皆取獸形名山。因以號水。水有四源。當以最西者爲瀉山。而今以山泉懸出者爲瀉。源近在寺西南六里。唐時有相地者以瀉水有青蓮花香。尋源入山。得地建寺。則移瀉源而並移山。山兩厓不似馬頭。亦不似母猴。非舊圖經瀉山也。凡游瀉山率至寺而已。寺在山阿平田間。無登陟之勞。不獨不見瀉山。亦不見瀉水。但相誇以游山耳。明末時寧鄉陶密庵檢討與湘潭李湘洲尚書同游。陶作游記。按其文山水奇勝。頃者廖蓀典籍以書來約續陶李之游。爲兩縣故事。歲首人間。訪廖橫田。時正月八日。大風渡湘。幾不得渡。行六十里。暮宿黃泥鋪。明日猶寒。至鳳皇山。廖遣夫力來迎。哺至其家。明日設酒議游事。以二晷三擔並從人凡十六。出門西行。循烏江水至瀉水。北沿平田。越陌度阡。率百步九涉。八十里宿橫鋪。市西二里有雲山書院。縣人劉氏所建也。劉果敏嘗撫陝。故從羅山講學。因於里中作精舍。規制始具。猶未暇與學。新議盡改書院立官學矣。明日立春。大晴。從者欣喜。二十里飯黃柴。黃木江也。瀉山志云。唐大中時勅建密印寺。官運材木至此待水引入。故曰皇木。今瀉山杉材猶自此結筏出瀉入湘云。柴者柴積之。非結柴也。自柴入山。皆循瀉北以西。平沙坦途。山色交暎。光影蕭瑟。入山徑稍跛陀。稀逢樵汲。間有民舍一兩間。度兩山。岡壟不高。而瞻矚如門。迤右爲同慶寺。靈佑師塔在寺中。有唐碑。鄭愚文志云。先有密印後有同慶。蓋佑師不起塔本寺。故徒衆復爲建寺護塔耳。從寺外循徑越山。曲折緣躋。隨步稍高。數百步便已造坡頂。平望對山。紫翠重沓。絕似廬山五老峰。唯峻峭稍減。復下山徑。更度一重。經接龍庵。至在山亭。蒼黛不及前山。亦自幽靜。山農方荷鋤治道。披榛填阮。問瀉山但云不遠。余按陶記。登山先見瀑泉。又寺後有高峯挿天。以爲瀉山之勝若彼。及逕邏轉行。豁見平田。依山列垣。有寺臨谿。衆皆云已至山。而不見山。唯寺後倚一峯。高與垣樹齊。入客寮。

間優蓋臺花泉。乃在寺外。與陶記全不合。然游山探泉之興未已。以日暮止宿焉。詰旦命舁往探瀉水源。主僧導余等出寺。渡小橋。東南行五六里。登一山。云泉出對厓。復下磴踐石沿谿。兩山嶽崿皆純石蒼秀。有瀑泉出厓腰。懸流五六丈。如急雨檐溜。次者如決滄水。更下如竹竿通瀉水。高下參差。引澗潺湲。不能成潭。所云飛瀑落石四溢濺雪飛光激上若千葉蓮花者。或春雨盛流有其勢。而澗底無平石。必不能承泉流。文人推演無實。以欺未至者。如陶記所云。文中之澗山。余與蕞陔皆不以泉源爲澗山。故此不得言游澗山也。泉流成澗。北屈東行。過同慶寺前而會正流。游者還寺。亦別僧自循來徑至同慶看斷碑。澗山遠不可窮。於是俱返。復循水至橫鋪。更南尋東鷺山看湯泉。泉與山隔烏江。亦未成池。有三孔。皆熱如沸。旁多養鴨者。紫龍寺僧專其利。一鴨至千錢。寧鄉令以供長官應徵求。輒取肥大者。然真湯泉鴨乃瘦小。骨髓滿而肉不腥。鴨即鷺也。山其以物產名與。時已上元。乃別蕞陔。南北各還。余由冷水井度嶺。三十里卽入吾七都地。初夜還山莊。記五日游事。而以游山寺爲主云。詩曰。

善游不期勞。山水養余心。旣問靈泉勝。志在靈巖深。曲折隨長谿。掩映度層林。三重秀層阻。丹翠撲靄陰。望崖陵天表。轉步曠超臨。平田若桃源。雞犬答和音。樵采有時逢。謂我非塵襟。暫來參玄理。欲往窮幽尋。綿途信荒寥。端坐觀爐嶽。

清故國子監生贈奉直大夫廖君碑

君諱含章。字芬田。寧鄉人。其先自泰和。宋端平時有爲長沙將領。留家湘中。元延祐時占宅新康。當乾隆初。歲租萬石。號橫田廖氏。君卽其世裔也。幼而和靜。識量閎朗。父諱錦江。有三子。君居其穉。年十五。卽授之室。令守橫田。繼成祖業。姻族驚異。觀其基構。乃和謹以接外。勤儉以飭內。曾不十年。殖產贏倍。遭喪哀敬。祭葬以禮。兩兄析居各居積債。然恥於相累。反謂宜贖。君創議同居。爰諮相內。陳其沮議。執意不遷。捉襟固諫。遂裂繻而出。仲兄感焉。竟邊合爨。長老聞者。僉曰好名。君委曲將持。怡怡如也。內和外睦。旣翕且湛。諸子長成。乃悉推家田。俾兒子與己三子均分無異。然後論者悅服。名聞遠方。旣蒞才智。不忘經世。瀏覽史籍。該通學政。嘗欲脂車懷鉛。觀光上京。朝官勸隱。於是輟轡。老猶悔焉。以命孫子。曰。士不致用。猶康瓠耳。厥孫樹術。聰聽彝訓。文行有底。見器州將。君

之志也。受性愷弟。汪汪不測。語如恐傷。而人意歡然。年六十又八。咸豐五年八月乙卯卒。於時湘瀉戒嚴。報墓前岡。越四十六年。歲在庚子。乃卜吉神山之原。縣南鄉也。樹榭追滂弘銘三老之義。用敢探述速聞。刊勒明德。其詞曰。懿矣明德。實堯之賈。橫田萬石。食德而富。季子承基。於宗有慶。友於兄弟。是亦爲政。研說墳典。目營四海。壯心沈沈。施於孫子。神岡漢芒。左林右壑。舒此長道。表爲靈阡。

廖郎中妻張恭人墓志銘并序

恭人張氏。齊鄉人。父諱運廣。先世富於貲。道光中舊族盡衰。張亦貧窘。恭人母楊。生子女三人。早卒。繼母彭。有二子一女。後於父二年卒。祖母劉。痛子傷貧。悲憫諸孤。恭人年十五。謹率弟妹。上奉重闈。浣濯縫補。鍼灰恒具。復時婉喻。以釋沈憂。賢孝之稱。有聞三族。年十九。歸同縣廖氏。夫曰樹衢。字潔咳。橫田舊族。禮法夙名。貴女來婦。恒當自矯。恭人習成若性。婉婉執笄。善事兩姑。無勞訓督。時廖亦中落。夫恒遠館。恪承羞膳。匪勉有無。子女十人。竝躬自撫育。既無漱裳之妾。嘗嘲擁絮之兒。粲粲成行。劬勞甚矣。然習於華靡。尤持門戶。匪獨不言假貸。尤樂施與。辛勤卅年。乃獲優暇。廖君以徇友治贖。遂開湘利。適以軍功補宜章訓導。當檄之官。巡撫資才。特移清泉。俾得將家。就近理事。水口山者。本唐宋銀場。新收沙利。西洋估價。歲銀百萬。爲五洲第一。得假便宜。不承臺命。大利所在。烜赫一時。恭人椎髻青裙。其容不改。督飭家政。在富如貧。時誦淑言。勸夫偕隱。如此一紀。果獲全歸。功成身退。蓋由內助。廖君年屆懸車。恭人亦六十有九。光緒三十有三年七月十四日終於內寢。卒前廖君嘗感異夢。衣冠臨鏡。章服四品。鏡滿落花。時猶老諸生。旋以奏司總局。由郎中晉階四品。恭人未及受封。遽從前逝。勸勵無酬。吁其壽矣。況諸子承訓。靡恃靡依。出入瞻瞻。廓然何寄。既遺命薄葬。封樹虛存。是用銘德刻哀。昭茲懿美。其詞曰。珠泉如姊。清淑蘊靈。克配賢媛。有聞無形。爰在孤幼。已彰劬孝。提絜弟妹。成之緜保。初笄外成。作配文儒。恭承素業。媚順兩姑。天錫多男。夙夜勞矣。有孩有嬰。不遑朝矣。勤儉翼翼。耄而猶力。豈曰好勤。虔恭是職。家門饒盛。駟馬喧闐。揭來官舍。機聲軋然。贏金非富。庭松依舊。言返吾廬。提瓶澣澣。諸婦濟濟。嗣徽斯美。偕老齊眉。息我以死。天地風塵。吾返吾真。不污濁世。桂隱爲鄰。

賜硯齋日記 (十五)

壬戌二月

初一日入直又訪遜敏歸已逾午修君繼煦鄂君圖敏來見之亮生劬襄約不赴再看律歷志一過抱孫女戲愛之稍過每不忍拂其意反不調馴恐積久驕縱則愛之適以害之矣後當裁之夜與婦子手談

初二日入直澤潤□艾聘沈到同在 上書房再商清查之事由澤及齡請 見蒙 上帶至體順堂看視存儲書畫甚多發下手卷四十件冊籍三本澤面奏請 派衡永奎濂隨同清查奉旨允准午初著手清查惟紀錄收藏印章辨識頗難因而費時至申正僅看十八件遂封存退出看時 上親臨上書房溫語指示同人均以爲至幸歸後少休劬襄來見之客去上荷夜草章程二明日當與同人公議行之

一分任檢看擬設兩案每案三人隨書記一人先量尺寸次宸翰及鑒賞各疊次題跋次收藏印章一一紀錄必須交互爲之如甲案檢後乙案覆之乙案檢後甲案覆之既免遺漏謬誤亦無羣集一案講論費時之弊

一專司檢書紀錄程式宜以石渠寶笈爲準必須核對原書方有依據擬另設一案分二人任之取現有石印本及 內交寶笈三編專事檢查檢出者以書證書自易爲力即記錄各項只須抄撮刪節事半功倍且免辨識印章之難鄙意此件見某編亦應注於標題之下無則缺核對 內交之冊并由此二人兼之各有專司自無紊亂程功亦速

初三日入直用分案法先看昨所未檢者廿二件復請 發下手卷四十件看三十件已申正遂退出今日歸家較昨稍疲燈下靜坐神略清爽夜發第二枝鼠鬚筆此筆尙合手惜不耐久耳今晨與□□相見意悻悻若以前招不赴爲憾者小人行逕不直一笑檢看西清劄記

初四日入直稍早獨在 上書房看昨日未及檢者十件同人祇雪齋未到復請 發下手卷六十件均看畢頗覺從容亦有討論餘閒蓋前日曠時費手之事悉已屏除耳又由 懋勤殿檢出石渠寶笈秘殿珠林續編合之 前發三編及 文淵閣所藏正編首尾完具檢查自易矣未正散直休息晚赴彝初東興

樓之約歸家尙早已有疲意未看書略翻畫史彙傳

初五日微雨入直 發下手卷六十件看畢同人中紛擾者殊難

一教類畫口舌且半爲無目之人強附風雅妄肆品題就中以

內事語語中肯如我心所欲言者卽復此書當留與叟一

看晚赴僻修東興樓之約似此無謂酬應不能謝絕良用心痲

夜雪校勘手錄中秘書畫日記有見於石渠隨筆西清劄記者

均註出聞叟初二日到闕

初六日入直大霧 發下手卷六十件看畢內有宋徽宗六鶴卷

神采奪目真跡也沈庵定以上中殊未當看畢爲時尚早又取

初四日所理者覆觀之申初退出傍晚上街并赴懋堂約夜校

書畫日記

初七日入直 發下手卷六十件看畢六日已看三百二十件同

人共議編目體例□□多言而鄙十須九駁反不如□□之艱

深文固陋也又取前日所看之王著千文再看未正散直歸家

卽睡起已暮作書寄健之獻臣來言有學津討源石印本預約

券

初八日驚蟄入直 發下手卷八十件看畢未正退出越時許密

雲不雨微寒神倦獻臣來書勸買學津討源預約券價百元五

月卽出書云

湯傳之叙戰

初九日入直晴劬襄以病未到 發下手卷八十件看畢未初退

出越千亦進 內不見多日矣聲言擬病此人競心未泯動作

可笑所謂心勞日拙也潤之來見之上燈後檢粵雅堂叢書之

河朔訪古記雲中紀程涉獵以解悶懷以晨聞巨源輩鬼賊之

心結黨欺蔽頗不適也學津討源已決志收之容籌款交獻臣

代購

初十日入直隨醇邸及諸王貝勒至 長春宮呈陽葵札布漢羅

札布榮源之女照像并三代清單邸及艾老又詣 養心殿請

見奉 旨十二日再定均退了理案牘未刻始歸小睡午後

上街晚以百元交獻臣得復夜校書畫日記甲冊并定錄體

例 內事叢脞僉王盤整飭爲難區區爲此亦聊盡吾心而

已他非所及也慚媿奚似得健之書勸我緘默可感

十一日入直□生到新自杭歸也 發下手卷八十件看畢未正

散直傍晚仲平來深談胸中鬱鬱無可發抒看高懋功雲中紀

程兼較胡圖聊以解悶而已又接健之書論 大婚事宜候叟

老還再定此言良是而 爲羣邪所蔽不加詳思反恐叟老在

京破其成說是所不解悟謬至此既已禍 國又將破家前途

真有不堪設想者矣念之心痛綿力何能補救惟有慚恨而已

夜讀漢書傳介子常惠鄭吉甘延壽陳湯段會宗各傳獨喜陳

湯傳之叙戰

十二日入直 召見養心殿奉 旨候選道輕車都尉榮源之女
郭佳氏著立爲皇后候選同知端恭之女額爾德特氏著封爲
淑妃欽此散直過午又至邸賀喜拜客二家休息傍晚上街夜
校書畫日記乙冊作寄硃老書明日付郵睡遲

十三日入直 召見養心殿 發下手卷百件看畢劬襄病起到
歸家休息時許檢 大清會典及東華錄晚涼風峭爐火尙不
能撤悶坐無所事事看阮文達石渠隨筆見所記王石谷重江
疊嶂圖唐人詩意長卷雪江圖嘔思一遇燕文貴夏山圖卷楊
无咎梅花三疊圖卷趙霖畫昭陵六石馬圖黃謁雪獵圖（金
粟殘本）趙子昂萬柳堂圖亦夢寐求之也未知尙在 中秘
否又檢西清節記中所載卷子欲一見者記出以備明日携之
進 內庶幾搜索得之

十四日入直沈庵未到 發下手卷百件看訖黃謁雪獵圖蔡君
謨洮河石研銘均在喜甚又見褚河南書兒寬傳讚亦絕佳今
日所見較勝前兩日申初下直傍晚與艾老同車至長春寺往
弔君立之弟之喪艾以硃老螺洲寄書見示歸後新感晚榮仲
泉來久談夜校書畫日記甲冊新刻許氏鴻磐方輿攻證樣本
函索寄到板式體例均佳十一月可出書將來當收一部
十五日入直沈庵聘三劬襄未到 發下手卷九十八件看畢檢
清入冊者八百五十八卷暫存 上書房如無 續發者當次

第編目再檢冊軸容與艾商下直答拜榮感曉少談即歸齋臣
所撫錢十蘭篆屏八幅懸之齋壁氣勢尙佳所差者書卷意味
此非十年書案不辦齋臣未必具此毅力耳當勸之稍稍讀書
晚讀吳氏 國朝畫院錄二卷卒業□□□□鞏肆口談畫井
此不知亦可笑矣余自變政後收藏賣盡不講者十餘年若非
奉 命校理中秘書畫那肯涉獵及此舊籍重溫殆如創獲亦
大可歎矣默坐靜思又不免腹痛耳夜步月中庭天氣甚暖

十六日入直又同越千至 長春宮見 主位今日邸上門不查
字畫歸家尙早少覺從容榮源謝 恩言其姓非郭佳乃郭綽
羅氏則前日載濤所交之三代門戶帖真荒唐矣濤問之毓朗
朗爲榮源妻父何以不知其婿之姓天地間竟有如此疏忽之
事恠恠業奉 明旨何以能改請示於邸邸諱不必上陳僅將
行知宗人府咨文改正而已真不成事事前□□□爭言知其
家世今并姓氏尙錯他更可知其欺罔之罪百口何辯推彼輩
之心不過欲借椒房聲息以爲將來希榮之地耳小人肆無忌
憚何事不可爲此第噤矢也不勝杞憂齋臣鐵庵來談至上燈
始去夜校書畫日記一冊

十七日入直 發下外庫存 乾清宮手卷百一件看畢均石渠
續編阮文達等所輯物也美不勝收未識何以移存外庫同人
均歎爲奇遇申初退直小作休息上街晚在福全館約健之艾

老便酌健之昨自滬歸也交到吳子修蘇龍題獨立圖卷子詩錄後

側身天地欲何之杖策臨流有所思極目疏林斜照外揮戈應見魯陽奇

東省趨曹記後先十年塵夢感鈞天孤吟我亦烟波老歲晚滄江鎮廢眠 子修

春秋不作竟詩亡杜老無歸暗自傷望斷暮烟人未返却疑天意墜蒼茫

夸父共工事有因欄山逐日各忘身義和弭節崦嵫迫奈此蒼茫獨立人 蘇堪

夜校書畫日記乙冊今日爲均媼二十生辰 三宮主位賞絢緞四疋銀百元 永和宮賞衣六件銀四十元女客來者甚多散已三更

十八日入直同越千至 儲秀宮 長春宮 坤寧宮看工程又

召見毓慶宮事畢至 上書房已及午潤未到沈病仍未愈發下手卷百十七件看六十件散直歸家健之來久談客去

休息今日與□□談不合此人詭譎熱中難與爲伍夜校乙冊注語頗多

十九日入直補看昨日未看者五十七件姚文翰畫紫光閣錫宴圖因有 先朝聖容已由懋勤殿太監進呈下直拜榮威晚遇

□郵益覺其不堪歸家休息晚校甲冊夜校乙冊作書致健之付郵

二十日入直瑞臣到 發下乾清宮陳設卷冊八十件看畢除卷三十冊十七均是 高宗御筆書畫共裝二雕漆盒仍交還外

餘三十三件暫存 上書房下直訪越千及歸健之久候少談即去檢今日携歸石渠寶笈續編與甲冊相校著錄者悉記出

上燈後畢凡九十九卷快甚 廿一日入直微雪近午大風 發下乾清宮外庫立軸百六件看

畢退直尙早又取石渠續編三函連前六函矣校錄詳目晚撻南來久談偶及 內事爲之悒悒夜校 乾清宮甲冊

廿二日休息連直二十餘日晨仍早起校錄細目至午手爲之顫飯後上街夜校錄畫記

廿三日入直 召見養心殿與濤朱會議散直逾午傍晚潤之齋臣來夜校錄畫記

廿四日雪晨調邸拜客二家歸後健之來飯後至遜敏處拜壽夜深始散昨夜枕上聞雁念及亡弟轉側久之補記

廿五日入直 召見毓慶宮又至 長春宮請見 發下立軸百四件看畢有范寬秋山行旅圖邵僧彌蓮華大士伯顏不花古

壑雲松均致佳尤以范畫爲巨擘懸看時許愛不忍釋未正退直歸即校錄畫記至夜

廿六日入直 發下立軸百件看畢有趙原溪亭秋色王時敏仿浮嵐暖翠圖均佳文待詔仿王蒙山水亦出色未刻下直晚上街夜校錄畫記沈庵看畫猶有流俗之見非真知者

廿七日入直 召見養心殿 發下立軸百件甫展視又蒙 召見 溫語移時并 示以御製七絕一首蓋近作也 問臣近作以和雪齋雪詩對 命寫出呈 覽退已及午看畫畢至遜敏處手談傍晚往弔馮公度母喪又赴莊志道約今日所見以馬麟三官出巡圖宋刻絲羅白杏林春燕圖爲最

廿八日入直 發下立軸八十二件看畢檢清入冊 乾清宮外庫所存及陳設已看過冊十七卷二百八十一軸六百八十二總九百八十件矣查舊籍僅止經卷所存無幾明日擬請 全發此處即可清楚今日所見以宋人松巖仙館圖爲上品宋人布畫爲奇品退直校錄畫記晚同慶邸越千雋甫公請商部舊友夜仍校畫記

廿九日入直 發下經卷甚多正在清理又交冊外書畫冊百餘件一時難於徧及先檢五十冊看畢餘者暫存已刻 召見養心殿 溫語甚久近午退 特交出三希墨寶冊卷三件看畢恭繳散直甚晚拜客一家即歸健之坐候客去校錄畫記今日所看三希墨寶外唐宋元集繪一冊烟雲集繪四冊宋人名流集藻一冊宋元集繪一冊宋十二名家法書一冊蘇氏一門法

書一冊趙氏一門法書一冊皆巨蹟也文待詔仿古一冊懔格書畫一冊仇十洲臨宋元六景一冊王原祁仿宋元山水一冊宋刻絲花卉一冊次之又有米元章書離騷艾謂出張卽之手尙不在內今日真大觀矣 天下之富足視一斑夜擬楚校錄不輟可謂樂此不疲

方志餘記 (十五)

兌之

萬曆錢塘縣志 光緒十九年武林丁氏刊

萬曆三十七年知縣孫心湯修。

其叙曰。「因義起例。釐爲十紀。攷城郭阡陌賦役食貨。吾得紀疆。考湖山泉源形勢繹絡。吾得紀勝。考祠寺宮觀倉舍。吾得紀制。考建茅昨土墟社革鼎。吾得紀都。考良令幕佐師儒。吾得紀官。考辟學科貢封錫。吾得紀士。考鴻碩名賢。淑懿高行。吾得紀獻。考灾祥風俗。吾得紀事。考古今藝林著述。吾得紀文。而仙釋方技與異事叢談寰中物外之奇。則以外紀附見。」

杭州志乘最豐。本書揭詳今略古之義。故於沿革故迹不甚措意。亦自體裁宜爾。外紀一篇遺聞甚多可珍者。在明志中猶爲言之有物者也。

康熙錢塘縣志三十六卷

康熙五十七年知縣魏□修。

前有萬曆己酉仁和陳禹謨序云。「考浙之志成于嘉靖辛酉。杭之志成于萬曆戊寅。而志錢塘者寥寥二百餘年。」

凡三十六卷。一圖考星野疆域沿革形勝。二山川。三城濠里市河梁。四水利學校。五公署。六戶口田賦徭役。七風俗。八物產土貢。九官師。十選舉。十一恤政。十二災祥。十三壇壝祠廟。十四寺觀。十五邱墓。十六名宦。十七世家。十八十九大臣。二十忠節政事。二十一理學儒林。二十二文苑。二十三孝友。二十四義行武功。二十五隱逸。

寓書舊。二十六方技。二十七至二十九列女。三十仙釋。三十一金石。三十二經籍。三十三古蹟古宮室。三十四五藝文。三十六外紀。

其風俗一篇。除采陳善杭州府志壽心湯錢塘縣志數條外。新輯之文頗詳贍。

記載有舛誤者。如開化寺。據咸淳臨安志云。開寶三年吳越王就南果園建寺造六和塔云云。本書誤作唐開寶中永明禪師建。

嘉靖仁和縣志十四卷 光緒癸巳武林丁氏刊本

嘉靖已酉縣人沈朝宣撰。四庫已著錄。提要云。「萬曆中諸生鄭圭有鈔本。為邑令周宗建携去。順治丁酉錢塘知縣沈某於宗建家求得之。邑人朱之浩始為傳寫。」蓋至是方梓行也。

其凡例自云。府志宜略。縣志宜詳。不容固守定規。然引書不著所出。碑刻不載原文。已為提要所譏矣。凡十四卷。曰封畛公署風土學校水利恤政壇廟名宦科貢人物墳墓寺觀書籍碑碣紀遺。

光緒富陽縣志二十四卷

光緒三十年知縣汪文炳修。

據凡例。「邑志始於明宣德間縣令吳堂富春志六卷。繼為邑人王之獻續修富春志十二卷。國朝有縣令牛與錢晉錫先後修成富陽縣志十卷。此外則有楊維楨富春人物志周凱富春雜識。嘉慶間曾延武進張皋文咸豐間曾延寶山蔣敦復續修未果也。」

凡二十四卷。一縣沿革表。二城鄉六區莊園坊巷市鎮村落表。三職官表。四選舉表。五仕進表。六咸同間紳民殉難表。七咸同間婦女殉難表。八歷朝貞烈節孝婦女題名表。九十地理志。十一建置志。十二賦役志。十三學校志。十四武備志。十五風土志。十六勝蹟志。十七名宦志。十八至二十人物志。二十一金石志。二十二三藝文志。二十四雜志。

故漢富春縣。東晉改今名。孫策之故鄉也。

本書事增於舊遠甚。然所增僅注新纂二字而不注來歷。殊可惜。未附汪氏所定采訪條例。

嘉慶餘杭縣志四十卷 民國八年知事吳蘭孫重刊

嘉慶十三年知縣張吉安修。

按舊序。嘉靖七年知縣王確創修。(原按。舊縣志王確傳云。邑舊有成化志。僅鈔本。亦不備。確乃再歲成之。)萬曆十七年知縣戴日強續修。(見四庫存目提要嘗詆其紀載舛誤。)康熙四年知縣宋士吉三修。十二年知縣張思齊四修。二十二年知縣龔嶸五修。以有今志。

書凡四十卷。一圖考。二建置等。三鄉里等。四官署。五學校。六壇廟。七八九十山水。十一水利。十二田賦。十三田賦戶口。十四倉儲等。十五六寺觀。十七古蹟。十八墳墓。十九二十職官表。二十一名宦。二十二祠官。二十三四選舉表。二十五名臣循吏傳。二十六忠義孝友傳。二十七儒學文藝傳。二十八義行等傳。二十九三十方外傳。三十一至三十三列女傳。三十四五經籍。三十六碑碣。三十七風俗祥異。三十八物產。三十九四十雜記。

張氏此志。博采舊籍。鈎稽異同。其用心之苦具見於凡例中。即舉壇廟一項言之。其所臚列越中祠祀。若張六五相公廟。安鎮劉王廟。周府君廟。新堰侯王廟。廣福李王廟。靈通將軍廟。胡將軍廟。搖相公廟等。無慮數十種。並攷辨源流。鑿然有據。欲研求民間信仰之來歷者。此爲最富矣。至如山水寺觀篇中之道家福地。田賦篇中之宋元白雲宗田畏吾兒田等名目。爲存舊典不少。固閩區之嘉話。亦傳世之良史矣。

乾隆臨安縣志四卷 光緒十一年知縣劉靖重刊

乾隆二十四年知縣趙民洽修。

據所錄舊序。嘉靖丙戌知縣廖瑜始修。萬曆辛亥知縣黃鼎象康熙乙卯知縣陸文煥雍正癸卯知縣張淑郡各一續修。

凡四卷。一恩典等。二學校等。三選舉等。四古蹟等。其書采宋志及明以來舊志雜纂而成。殊鮮新增也。臨安爲孫吳時臨水縣。至錢氏時其名始著。

宣統臨安縣志八卷

宣統二年知縣彭循堯修

乾隆舊志爲目凡五十七。今釐爲八卷。析爲輿地食貨學校禮儀職官選舉人物藝文八志。眉目較爲分明。然舊志引證出處則概予刪除矣。其所增者。則咸豐中殉難人物其一端也。

嘉慶嘉興府志八十卷

嘉慶五年知府伊陽安修。前有阮元序。稱其體例有三善。其言曰：「一在經界之明析。嘉靖趙志作方畫。簡而有法。做其意爲之。疆域之廣袤。水利之堤防。展卷瞭如。此合乎夾漈圖譜之學也。一在金石之著錄。至元志所載碑碣。搜羅獨富。吳任臣作十國春秋。藉以証據。今悉存其目。甄錄其文。此合乎輿地碑目之例也。一在采錄之詳出處。舊志引用。不詳所自。使閱者無可考見。宋元明來著作家往往而是。乃廣爲搜錄。一事一文。必載本書。……此合乎古人實事求是之道也。」觀此。則本書固近世志中之佼佼者。

嘉興之有志。溯於宋聞人伯紀。纂於關表卿。繼於元之郡博徐碩。宋志已不可得見。然馬端臨評其草草。則缺畧可知。元志僅有抄本流傳。而在當時尙稱完善。有明一代。修者凡三。爲柳志趙志沈志。迄清初則有康熙十一年袁太守國梓六十年吳太守永芳先後續修。併此亦爲三修矣。

本書爲卷八十。爲門四十。茲爲詳舉其目如下。卷一圖說星野。卷二建置。卷三疆域。卷四城池。卷五橋梁。卷六七公署。卷八九學校。卷十十一壇廟。卷十二三山川。卷十四五古蹟。卷十六坊表。卷十七冢墓。卷十八九寺觀。卷二

十戶口。卷二十一田賦。卷二十三四鐫郵。卷二十五倉儲。卷二十六漕運。卷二十七塩法。卷二十八郵傳。卷二十九水利。卷三十海塘。卷三十一武備。卷三十二農桑。卷三十三物產。卷三十四風俗。卷三十五祥異。卷三十六至四十一官師。卷四十二三名宦。卷四十四至四十九選舉。卷五十至六十二列傳。卷六十三至七十一列女傳。卷七十二三經籍。卷七十四至七十七藝文。卷七十八金石。卷七十九叢談。卷八十舊志敍錄。而卷首另列天章一門。專載清聖祖高宗巡幸時吟咏篇什及巡典。蓋嘉興固曾經翠華六幸也。

嘉興故秦漢會稽郡地。三國時爲吳郡。唐爲蘇州地。晉天福三年置秀州。宋慶元元年始升爲嘉禾府。旋又升嘉興軍。元爲路。明洪武初改曰嘉興府。清遂因之。本書於郡之沿革離合每甚詳盡。

光緒嘉興府志八十八卷

光緒四年知府許瑤光修。郡人吳仰賢纂。

前志自嘉慶伊志後。尙有道光二十年于尙齡修本。惟因咸豐庚辛之亂。已遭兵燹。片板無存。據序稱「于志承伊志而變之。削引用之原書。刪記載之始末。遺賦役之細款。收浮薄之藝文。裁官師之列表。采私家之骨董。」則固非佳志也。

本書門類悉依伊志之舊。茲不具舉。惟列傳叢談合三十八卷。實居全書十之四。雖曰亂離之後抗節赴義者實繁有徒。究嫌末大於本。致全書失其平衡。未可以爲法也。至其武備之末附記中外交涉事件。兵事之後列舉槍匪之爲害。則爲伊志所無。抑亦重要之史實也。

萬歷秀水縣志十卷

民國乙丑重印

萬歷二十四年知縣李培修。縣人少詹事黃洪憲撰。

此書久無傳本。金容鏡自蔣氏樂地庵抄存重刊。並補其殘缺。金氏跋云。其書凡有數善。一記田賦備載明制。並辨款

流目細數。較他志爲詳。二紀鄉圩必詳述田畝分數水道源委。爲經野之要。三述風俗甄善而不諱惡。四叙人物必按今地所在。五紀其先人仿元好問中州集例。引墓志不自爲傳。今按五善之中。尤以人物必著里貫。最爲他志所忽。可稱也。

凡十卷。爲輿地建置食貨官師選舉人物藝文叢談八志。

康熙秀水縣志十卷

康熙乙丑知縣任之鼎修。

宣德四年始分嘉興置縣。至萬曆辛卯知縣李培因修府志之便始成縣志。

凡十卷。一建置沿革等。二公廨等。三戶口等。四官師等。五帝紀等。六七人物。八至十藝文。

卷二驛遞中載順治年中驛站廠夫之害。倉廠中載漕糧乾折之害。皆一邑之重要史實也。其他所載有關係之公牘亦頗多。方技傳中。陳以誠。永樂間隸太醫院。累從鄭和往西洋諸國。此人在吾國醫術界中應占重要位置也。

光緒嘉善縣志三十六卷

光緒甲午知縣江峯青修。縣人舉人顧福仁纂。

據所錄舊序。正德丁丑知縣倪璣始修。嘉靖庚戌知縣于業繼之。萬曆丙申知縣章士雅又繼之。康熙丁巳知縣楊廉甲子知縣崔維華雍正甲寅知縣戈鳴岐嘉慶庚申知縣萬相賓又繼之。萬志之後有道光庚寅知縣張如梧所修而未刊之稿。經咸豐之亂而散佚也。

凡三十六卷。一至四區域志。五六建置志。七八典秩志。九至十二食貨志。十三武備志。十四十五官師志。十六至十八選舉志。十九至二十九人物志。三十至三十三藝文志。三十四至三十六雜誌。率依萬志之例。而取材彌爲博核。

明宣德五年大理寺卿胡縻巡視江南。謂地廣賦繁。請立縣治。遂割嘉興東北境爲嘉善。建治於魏塘鎮。此設縣之由來也。

食 誌 錄

英匪行搶

英人自鴉片戰爭後。因南京條約獲得種種權益。梟張不法。無惡不爲。陳其元庸閒齋隨筆載云：「澱山湖之案。其始有英屬國之流氓（卽中國所謂光棍者）。在上海糾合英國人二。買一蘆墟船乘之。雇上海人二爲服役。雇寶山人二爲行舟。至黃渡地方。又雇一青浦人。將至澱山湖。舟行遲。復于田間雇一人助之。行至湖中適遇一地保錢糧船。趨之。乃船中僅有錢二十餘千耳。地保跳而免。適見橋畔有巡緝船在。地保熟其人。乃呼救。哨官令起捉追賊。顧勇數不足。有鄉人三。踴躍從之。賊望見追至。揚帆逃。船追十餘里。至崑山縣之千墩鎮。日已落矣。不能及。爰發船擊之。一擊不中。再發幾及之。賊遂落帆。洋人三。立于船頭。以手相招。若將還物也者。船遂駛近。不爲備。相距咫尺。洋人突發手槍。哨官傷。墜水死。左右二勇斃于舟中。餘勇方持械欲鬪。槍再發。又登。

蛾 子

內一勇伴死落水。泳而逸。于是洋人持刀過船。將已傷及未傷者盡殺之。悉擄舟所有。推銅碾于水而去。次日逃勇歸報信。余卽詣勘船已爲水營收回。哨官及勇屍。亦俱收訖。惟同往之鄉民三屍在。親屬號哭慘戚。余亦掩涕不忍視。乃捐廉。俾其成殮。而懸賞五百金以捕賊。不越月。先捕得上海寶山之四人。又青浦之舟子一人。其田中雇來人。則因見賊殺人。當卽投水逃去。不可究詰矣。于是用上海人作眼線。擒獲洋人二。其一逃亡廣東。署上海道杜公文瀾。又懸賞三百金捕之。未幾亦緝獲于廣東之香港。余赴上海會審。情事真確。中國人俱畫招。而洋人狡賴不肯受。爰囑于英國之領事衙門。蓋外國人不受中國羈禁也。彼時只候香港之犯解到定案矣。而香港之領事。故濡滯之。總督馬端敏公咨催廣督文。內有札飭該洋官字樣。香港領事乃謂中外不相統屬安得用該字以輕我。遂將凶犯縱之去。于是上海領事亦將凶犯釋放。而船之弁勇暨鄉民十一人之死。無從取償。哀哉。余迄今念之。猶覺憤填

胸臆也。」此事向未有人論及。故特錄之。第思吾國近百年來類乎此者蓋仍不少。此特其一耳。

空 城 計

京劇有「空城計」一齣。演三國魏司馬懿率兵至街亭。蜀諸葛亮派馬謖守之。謖不謀而失街亭。魏兵抵西城。亮倉促無備。乃冒險開四門。懿疑有伏軍。乃率衆而退。其事全本於三國演義。考之正史。三國志魏志明帝曹叡傳：「太和二年……蜀大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應亮。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並進軍。右將軍張郃擊亮于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又卷十七張郃傳：「……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平之。」蜀志卷五諸葛亮傳：「建興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以謝衆。」此與舞臺劇情。完全相同。但並不及亮空城却敵事。然亮本傳

注引郭冲三事略云：「亮以萬人屯陽平。司馬懿率二十萬衆至前。乃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然則演義所述。亦有所本。非全屬子虛也。

都門八古蹟

郎潛紀聞初筆：「乾嘉間詩人多賦都門八古蹟：一爲法源寺觀音塔。相傳安祿山。史思明建。一爲太醫院銅人。在署內樂王廟。作于宋天聖時。世謂從海湧出。非也。一爲報國寺窰變觀音像高尺餘。寶冠綠帔。手捧梵字輪。一爲潭柘寺妙嚴公主拜觀。公主元世祖女。削髮居寺中。持觀音文禮大士。拜痕入軌。額手足五體皆具。歲久軌壞。獨留兩足痕。明萬歷壬辰孝定太后匣取入覽藏之。一爲覺生寺大鐘。明永樂間鑄。萬歷間從經廠移置萬壽寺。乾隆八年移覺生寺。一爲崇國寺姚少師影堂露頂袈裟跌坐。一爲慈壽九蓮菩薩像。九蓮菩薩明孝定皇后夢中授經者也。覺而一字不遺。因作慈壽寺。建九蓮閣。塑菩薩像。跨一鳳而九首。相傳菩薩爲孝定前身。又長椿寺有黃綾紫軸繪九朵素蓮花。題曰九蓮菩薩之位。卽孝定也。一爲刑部楊忠愍公手植榆。在北所。」按北京自遼升南京以來。爲帝都

者凡千餘年。疊朝遺蹟。豈得殫數。而保護無方。任其淪沒。於吾國文化影響殊鉅也。

太平天國之服飾及稱呼

太平天國之役。在吾國近百年史上極為重要。考之者頗不乏人。然多重於政治方面。至如服色稱呼等瑣屑事則甚鮮。近讀螺屋雜記載一則云：「頃見友人朱瘦桐所錄『容膝軒夢錄』記洪楊時事。頗有可資談助者。因轉錄其一節。尋夢錄為鄒子愚所作。鄒乃親歷洪楊之難。凡所云云。皆目擊身受者也。其原文云：『杭州。浙江省會之區。咸豐十一年秋。偽忠王李逆以金陵危急。欲分我軍勢。乃遣大股悍匪。竄擾浙省。郡縣相繼失守。九月二十五日。賊撲武林門。官兵與戰不利。賊薄城。百計猛攻。提督張公玉良自上游率師來援。中礮陣亡。文武各官。堅持兩月。城中糧盡援絕。以樹皮草根為食。民多餓死。十一月二十七日。城陷。巡撫王公有齡死之。越四日。滿洲城亦陷。將軍瑞常等皆殉難。而省垣遂為賊窟矣。賊所居之宅名館子。館中賊首偽官稱大人。賊目稱頭子。賊中久者稱老弟兄。彼此各稱大人。新據之人。稱新弟兄。或稱新傢伙。或以姓作名。稱老張老李等。驅使如奴隸。遇殘忍之賊。

稍不稱意。打罵卽至。甚則殺之。其服色尚黃。次則紅色。首纏長巾。雙垂至髻。偽王以下用黃。偽指揮以下用紅。其衣服偽王用黃袍。繡以龍。冠亦如之。偽指揮以下用紅袍。其鞋皆薄底。而用鑲嵌。兩旁繡龍。五色陸離。謂之龍鞋。賊兵有先鋒兵。戰兵。守兵等名。老弱者皆用牌尾。皆以窄袖短襖。或短衫外加馬甲。其色紅綠黑不等。褲皆黑色。兩管甚大。所謂大腳褲也。女子亦皆髮辮。其線或紅或黑。與男子同。皆纏頭上。無下垂者。衣長至髻而無裙。其褲多黑色。亦大管。皆用鑲嵌。或顧繡。偽官之婦稱真人。餘稱大嫂。女子總名。統稱姊妹。偽官所虜之童。俊秀者或稱公子。或稱老弟。餘皆稱小把戲。供使令焉。』此亦珍貴史料也。

翰林儀品記

昔科舉時代。翰林多優學之士。言行頗為人所重視。清朱克敬嘆庵二識載云：「近代翰林頗少出游者。故人視翰林甚貴。道光後。翰林多有出游者。而常恐人議傲。故皆挾欽定詞館儀注以自明。亦可占世局之變矣。然果能守此不墜。亦告朔之餼羊也。作翰林儀品記。以存故事。記曰。國朝仕路。以科目為正。科目尤重翰林。卜相非翰

林不與。大臣節終。必翰林乃得謚文。他官叙資。亦必先翰林。翰林入直兩書房（上書房職授王子讀。南書房擬御纂筆札）及爲講官。遷詹事府者。人尤貴之。其次主考。督學。遷詹事府必由左右春坊。謂之門坊。則不外用。其考御史。及清秘堂辦事者。年滿則授知府。翰林常賤之。謂之鑽狗洞。初入館爲庶吉士三年。更試高等者。授編修。檢討謂之留館。次者改六部主事。內閣中書。若知縣。皆先除。不限常格。俗謂之老虎班。翰林最重前輩。一科至七科。稱前輩。自稱學生。名次亦然。七科以上。自稱晚生。十三科以上稱大前輩。自稱如前。館選後。遺館人徧投名刺於前輩。謂之大拜。越日。具三百刺攜紅氈登門。躬詣闕人投刺。謂之求面。白刺不知何叻或云明萬歷時張居正奪情秉政。門生上詣者。多用白刺。以示親暱。至今仍用。遂爲翰林致敬之禮。既入翰林者。雖升沈各殊。遇前輩終不敢失禮。惟由庶吉士改官者。謂之庶常前輩。禮稍殺焉。翰林官。七品甚卑。然爲天子文學侍從。故儀制同於大臣。惟於掌院稱門生。大學士及吏部尚書。則稱晚生。吏部侍郎。泊他尚書總督稱侍生。此外皆稱年家眷弟。皆下銜。別於手版。道光以前翰林出游者少。偶乞假歸。士大夫邀迎恐後。大商富氓。儲後輩。張宴歌舞。求翰林一過其

家。不得。車騎所過。道路瞻望。嘖嘖稱論。或誇舊時相識以爲榮。鄉塾師常八九十人。游謁者車軫相接。楹聯便面。忽漫貽投。人視翰林稍簡矣。然自康雍以來。名臣大儒。多起翰林。咸同間。胡林翼。曾國藩。李鴻章皆以翰林爲將。截夷禍亂。救靖邦家。中興後。張之洞。李文恬。以文學著。寶廷。張佩綸。邵積誠以直言聞。皆能自樹立。不苟因循。故論者終以翰林爲清品云。亦足瞻一時風氣矣。

象 聲

俗戲有所謂相聲者。以滑稽戲謔之詞爲博笑樂。考其字應作象聲。謂以口技衍狀各種聲響。猶字體之有象形文字也。瓠腹集載一則云：「都下有爲象聲之戲者。其人以尺木來。隔屏聽之。一音乍發。衆響漸臻。或爲開市。則塵主啓門。估人評物。街巷談議。牙僧喧呶。至墟散而息。或爲行圍。則軍師號召。校卒傳呼。弓鳴馬嘶。鳥啼獸嘯。至獵罷而止。自一聲。兩聲。以及百千聲。喧騰雜沓。四座神搖。忽聞尺木拍案。空堂寂如。展屏視之。一人一几而已。」蓋今之相聲卽由此種口技衍變而出者。故其字應作象聲。

專載

公餘瑣記 (二十一)

鬼哭神嚎

梅卿駐巢縣時。城中數經兵燹。廬舍十去其九。民人遭殺掠尤慘。其存者多結茅以居。賊去甫兩月。荆榛蔽野。虎狼因而瀾迹。某令巡城。僕從爲虎噬。自是結隊而出。無敢獨行者。一日令歸自城外。最後一輿夫忽呼痛。遂仆不起。視之。則左股去肉二寸許。一狼立路側。作呑咽狀。持械逐之。始去。已而湘軍潰。賊分黨回竄。皖南北兵事益棘。警報迭至。每夜輒聞鬼哭。時而嗚嗚在窗前。時或在牀下。又聞聲如牛鳴窳中。大而慘。邑人以爲神嚎。梅卿不之信。踰夕。月光甚皎。復聞聲如前。迹之。果出破廟中。及天明。探卒還報。賊已撲某鎮。距城僅四十里。梅卿赴縣署。將商之縣令。或登陴守。或赴要隘禦敵。較勝坐而待亡。途遇團紳告之故。紳曰適於署中晤江南某郡丞。謂來時沿途安堵實無賊。探卒得毋誑報。及入署。某令語梅卿如紳言。正疑議間。賊前隊已入城。某郡丞不知何往。後詢之江南並無是人。乃知賊假託以給令。使不及備云。

灤州疑獄

灤州某鄉民家。翁年五十許。媪齒與相若。伉儷三十餘年。毫無間言。一子已娶婦。事姑孝。媪亦親暱無異所生。一女未字。年甫十四。貌絕美。性貞靜。其父母視如掌珠。兄嫂均愛憐之。翁賈於隣邑。子亦業貿遷。常客游不歸。媪居家勤且儉。內外無僕侍。與婦自執炊。家人聚處甚樂。族某甲素謹飭。其家相距僅里許。與翁父子素契洽。無三日不至。因託以家事。甲遇事關切。不避嫌怨。里有某乙。傭力自給。其人愚而黷。與人交接恒不欺。每日晨起。担水送

媪家。問亦爲之服役。媪體本健壯。偶觸暑。自買涼藥服之。已少瘥。忽肌膚黃瘦。餐飯漸減。舉動漸疲困。夜臥則心神不安。無故驚悸。屢醫不效。婦疑有邪祟。召師姑禳之。數易其人俱不驗。隣村楊巫。六十老叟也。術最精。名亦最著。或言於婦使招之。許以某夜至。楊爲人祈禱。步罡禮斗。鳴鈺鼓聒耳。手長劍貫銅環七。搖之聲鏗鏘。又剪紙爲人。引之以線。旋蠕動緣線而上。室中疊几高近屋。其徒著青衣。披髮跣足。口喃喃誦咒。旋舞如蝶。倒豎如蜻蜓。騰而上。翻覆而下。輕捷如猿猴。其鋪張儼陳百戲。見者目爲之眩。媪有姁孀居。素與親厚。自媪病。婦招使侍疾。居久之。其幼女在室。媪念之不置。乃迎之至。媪之妹亦於是夜挈其女來省。三女皆少年。喜得伴侶。言笑甚歡。因偕坐暗隙。觀楊作法。某甲代之款接。乙亦相助爲理。事畢出酒食餉之。時已四東。楊與甲乙分道歸。次晨。乙擔水叩其門。不應。意深夜始就寢。必熟睡不醒。乃俟於門外。已而屢叩不應。日將午。閉門如故。始訝之。破扉而入。登其堂無人。姑傾水厨中。仍寂然不聞聲息。至臥室。窺之窗隙。見婦女屍縱橫。急呼隣舍。偕視之。榻上覆短足几。四人以繩繫四足。就而縊。一高背椅置榻前。左右兩人縊。其一人則跪而縊於窗櫺。馳告翁父子。鳴之官。時雲南溫某刺是州。卽日詣驗。四婦三女皆瞑目閉口。項下縊痕殊淺。其縊几足者。皆紅棉繩。細裁如線。縊椅者皆鞋帶。帶扁而薄。寬不盈寸。縊窗者。朽索而已。莫測其何由致死。詰之隣人。知楊作法時。乙身與其事。是日先入室。於是疑乙。籤拘而刑訊之。不承。聞某甲常往來其家。先夜曾爲之待客。於是又疑甲。復嚴鞫之。亦無端緒。翁以楊之精勸勸也。疑有妖術。訟之。械楊至。榜掠無算。楊衰不勝刑。絕而復蘇者屢矣。仍極口呼冤。歷年餘不決。翁意漸解。而其子慟憤莫釋。且以妹素負斃名。兩女亦端麗。疑有圖姦者。置迷藥食物中。誤投毒。既死乃僞爲縊狀以滅迹。仍懇之大府。求爲死者雪冤。復請檢。檢已。實無他。制府某公馭吏嚴。責溫緝真兇。勒限甚迫。旋溫因之罷官。繼任官反覆推求。無從定讞。數檄能吏按問。迄不能白。

梁望雲

梁望雲。甯晉小楊家莊人。家素饒。生甫周辟。父病歿。母孫氏。雲浦司馬之族姑也。守節撫之成立。祖某尙健在。雖以孤

孫極愛惜。然約束嚴。延師課之家。每放學不離左右。不命之出。不敢出也。嘗聞戚友言。正定府上元張燈。極一時之盛。他處所不及。心竊羨之。而無由至其地。又不敢白之堂上。徒縈夢想。某年正月十三日。母以新歲歸寧。留宿外家。其祖七旬後。常坐臥一室。足不出戶。梁欲乘間詣正定。預積錢數百。留爲資斧。裹以布袱藏牀頭。是夜侍祖晚餐畢。坐談者久之。乃命之歸寢。甫出。忽兩人隨其後。面瘠黑而身短小。衣履整潔。莫識誰何。問其姓名。搖手戒勿聲。隨附耳語之曰。正定放花燈。自今夜始。聞子久慕之。畏乃祖斥責。不得遂所欲。計惟潛出。勿令家人知。子意云何。梁喜極曰。君言實獲我心。我備有資斧。將往游。恨不識程途。致躊躇未決。兩人曰。易易耳。我爲鄉導。子但隨我去。無憂不達。梁欲入取錢袱。兩人曰。無須。袱固在是。因爲納之腰囊。梁神識頓迷惘。不疑其素昧平生。亦不究錢袱何由得。遽與偕出。兩人左右掖之。促使亟行。覺步履如風疾。倏忽至趙州。距家已七十里。中隔滹沱河。時雖春漲未生。積冰乍泮。然亦奔流箭駛。不可以徒涉。夜行者俱裹足。梁過之如履平地。不自知也。趙州城中舊有關聖廟。門南嚮。爲官道所必經。梁至廟前。忽如夢醒。兩人不知何往。又數步。無所適從。躑躅道左。進退皆不可。顧市店外有碌碡。姑坐以俟。則兩人又至。復掖之。由南關而出。梁忽忽不能自主。奔走無停趾。無何。入一城。兩人復不見。市有賣餅者。梁餒甚。買之。且啖且問曰。此何地。賣餅者答曰。柏鄉縣北關也。計去趙州又六十里。梁亦不覺其遠。復問曰。我欲往正定。路何由。曰。此正定孔道。向北去。經某村某市。約百餘里卽達。梁以餘餅實諸懷。趨而前。瞥見兩人候道左。梁呼與語。出餅餉之。皆辭以飽。或推之。或挽之。其行倍速。旋經某氏墳園。墓前設石几。兩人曰。君且憩。此地爲十里鋪。距正定不遠。中無歧路。俟天明。城門啓。君可直入。我輩將他適。姑與君別。方欲留之。忽聞鷄鳴。轉盼已杳。梁亦未悟其非人。不之懼。終夜疾駛二百餘里。初猶餘勇可賈。至是困憊不支。就石几枕袱而臥。既醒。日高已三丈。仍昏昏如中酒。乃入城。僑寓旅舍。日則穿街過巷。訪大佛寺諸勝蹟。夜游燈市。見鰲山高激丈。火樹森列。光照耀如白晝。闐闐陳百戲。笙歌嘈雜。鉦鼓聒人耳。梁見所未見。樂不可支。更不憶身之何由至也。閱兩日。所攜罄盡。主人責償酒食貨。無有。審其狀貌不似獵食者。然出游無伴侶。又不具質裝。竊以爲疑。詰姓字里居。梁具告之。詰其何事遠來。答詞殊恍惚。主人愈怪之。無從辨其真僞也。因憶酒肆某甲爲齊晉人。遣使往候。則其素

識也。且與有瓜葛。又隣居多。深悉其家事。聞梁獨出。莫測其故。問曰。子來幾日矣。來時家人安否。梁始恍然悟。陡念母不能忍。不禁淚如雨下。甲見其思家切。遣僕控驢送之。三日始抵家。梁之夜出也。家人均不知。次日。忽失所在。四處覓之無蹤耗。母聞之。痛不欲生。其祖亦駭悼欲絕。僻地智井。搜索殆徧。以爲無復生還。向所恃以延一綫者。竟成春夢矣。及梁歸。喜出望外。究其私行之故。梁以實告。乃悟梁方幻想。鬼即應念而至。乘其間而愚弄之。凡鬼崇人。非求代即求食。兩鬼都無所爲。不解其長途跋涉。有何佳處。竟不辭勞瘁若是。是殆鬼之無聊者已。

黑老爺

吾鄉桃花洞有神焉。廟祀不知幾何年。向稱之曰黑老爺。亦不知何由得名。或謂神爲唐時南將軍霽雲。將軍忠義之氣。萬古不朽。宜其靈蹟昭著。一鄉賴之。土人相傳。神喜聞火銃聲。每歲仲春月。迎神出。巡行田野間。酬神者絡繹於道。咸攜銃以往。轟聲如雷震。十里外多聞之。先叔祖添甫公。少年時。嘗乘籃輿詣姻家。道經旅店。因少憩。食頃將行。嫌輿中鬱悶。徒步而前。蹶石傷趾。痛極。躡伏道旁不能起。兩輿夫強掖之。履地如刀割。正懊惱間。聞轟聲。問之。知神過某處。相距二里許。公竊念神鑒不遠。素憫人疾苦。倘蒙芘佑。痛當止。默祝甫竟。覺傷處漸可屈伸。已而起立。竟趨走如常。某甲之弟。患癩癩。歌哭無常。所親至其前。熟視若無覩。或呼之輒肆口謾罵。甚至持挺傷人。百計治之不效。挈之廟中。使坐臥神櫺側。甫三日。前患若失。又某孀婦僅一子。患痘甚劇。已瀕於危。醫衆束手。婦半世苦節。望遺孤延宗祀。知其不可救也。痛不欲生。親詣廟求藥籤。歸視其方。藥味錯雜。殊非痘症所宜。見者均阻之。婦不聽。卒服之。瘳。其他事出人意表者。不一而足。若遇歲旱。或霖雨。或有蜜爲災。尤禱無不應。所謂有功德於民者。神其有焉。

唐雷將軍萬春。長沙各鄉皆有廟。其靈應不亞黑老爺。憶余未冠時。讀書樂家橋。偕同學友過苦竹坳。見道旁一廟。門額署曰唐田。不知何所取義。欲探廟碑而未遑也。余臆度之曰。應是唐雷將軍廟。或古碑斷缺。但就所存者名之。未可知也。麻林市有栗公廟。鄉人云。神名萬全。五代時劉土寇。民賴以安。後戰歿。因爲立廟。歲時祭賽最虔。附

誌之。以見吾鄉廢祀之神。多古之忠臣烈士。宜其翅豆馨香。久而不沒也。

譚湘齡

同邑譚湘齡明府言。咸豐己未。館長沙城北胡氏。其書室頗湫隘。室後牆久未修葺。勢將傾覆。賓主均不知也。湘齡設榻牆下。值陰雨果日。輒聞泥聲簌簌。閱數夕皆然。初疑爲鼠。久亦安之。對室某生。亦訓蒙。僅隔一小苑。課餘常聚話。頗投契。適方伯課書院。與某同領題。以他事羈阻不遑搦管。至夜挑燈爲之。甫脫稿。意殊不愜。聞譚樓已三鼓。自覺神思困倦。姑置之。問某則僅成半篇。湘齡解衣臥。甫就枕即膏騰入黑甜。忽驚醒。似有人大聲呼之。起坐諦聽。則聲在窗外。又連呼似促之出者。意某將以文就正。欲使俟明日。轉念不宜拂其意。乃披衣啓扇出。視門外杳無一人。喚某生。則已睡熟。而榻後牆忽圯。屋隨壓。出稍遲。則齋粉矣。又言。同治初客成都將歸。遇同鄉某某。偕之重慶。共買舟順流下。行三四里。聞前途土寇正猖獗。道梗不得進。仍回棹泊江干。踰旬警報如故。乃登岸移寓旅店。既展臥具。餒甚。餐飯未竟。復聞賊他竄。江路廓清。前舟將發。急往趕之。則舟發已炊許。快快而返。閱數日。始知行者途遇賊。或蹈白刃或投水自盡。無一免者。又久之。由蜀至皖。盤桓月餘。附估船還湘城。同舟七人。阻石尤。繫纜以俟。適友人來訪。謂舟中蠶雜。坐臥不便。邀至其家。並行裝遷焉。時值日暮。友沽酒市殺核。相對小酌。談笑甚樂。聞櫓鐸琤琮聲漸緩。及晨風息。衆客揚帆去。方悔不與偕。日將午。忽大風猝起。揚塵沙蔽空。野樹或斷株。或拔根起。揣知江中波濤洶湧。舟簸蕩恐陷不測。後聞是舟果覆溺。七人同葬魚腹。昔之未遭覆壓也。神實佑之矣。乃一歲兩行役。幾瀕於危。而俱無恙。亦莫或使之。若或使之。非人力所能趨避也。

列日圍城記 (三)

Paul Hamelius 著
頌甫 譯

六

比利時沒有像荷蘭和瑞士那樣馬上全部動員。以前這裏是歐洲最暴露的一個缺口，現在要趁那重大事件發生之前急速徵兵力掩蔽起來。我們一直預料着被「突襲」Attaque brusque，就是在我們想抵抗之前已被敵人意想不到突然地衝破我們的防線了。我們的首相未雨綢繆地宣稱比利時應較列強先準備完成。因為我們是歐洲大陸上的弱國之一，狠不會認為綿羊的自衛行為含有侵畧性的，所以我們用不着像那些強國那樣，可以自由公開地作準備。

第一次徵集入伍者都是全國之精華，年青力壯，採練純熟，精選的兵士，都不忘上次的摩洛哥事件，並且參加過最近幾次的演習。大多數才二十歲出頭還未生鬚鬚，有些孩子氣，多半未結婚。他們穿着很整齊的豫備兵制服，小帽，短衫和棉布褲。他們入營毫無婆娑之狀，因為我們還以為這一次大風雨又會漸漸消弭於無形的。

這一次的動員無疑地是受到了友邦的忠告，大約是想阻止德國的馬隊和機械化部隊之突入國境。荷蘭也立刻全部動員，顯然地是受到了和我們同樣的忠告。康索特親王（德國人）致其全力於紅十字會事務，他的王妃從事於檢閱軍隊，發表文告諸事。

八月一日，星期六

直到現在我們焦灼地等待時事的演變，以前從未這樣地感覺過，但是還沒有絕望。一場歐洲大火，造成不可計算的損

失，任何人都得不到什麼利益，如果會實現似乎大家都變成瘋子了。

我的鄰居雷先生被徵入伍，使我感到時機愈迫。他是一個豫備役的軍官，平時着軍官便服，現在換上正式軍服幾使我不相識。『這一次陰霾天氣說不定會時間很久。他又會替他的女僕安排了嗎？他不在家時可要我代他照應家事嗎？我會說德文，也許會對他有幫助。』決定盡去那樣做；至少，在我未離開列日時。

雷先生的女僕倒是一位善於自處的人。她自從替她的主人整理行裝便笑着，後來圍城，被砲擊，被佔領時都一直在笑着。當我最後一次看見她時，她正在送咖啡給德國兵士們喝，一面在手勢和簡單的語言交談着。她的主人到經已那鐵蒺藜個後的要塞中服務去了。現在他在何處呢？

我現在覺得我有到布魯塞爾去看看我的家人對於這來自艱難的時局如何準備的責任。我這次旅行正趕上第二次動員，情勢已較第一次顯得嚴重。這些入伍者多半是半夜被敲門喚起或用教堂的鐘聲召集來的。他們比第一次動員的人歲數大得多，大部已婚，鬚鬚滿頭，穿的軍服也多破舊有補綴及污痕，每人都帶着一副沉思的面孔，多年辛勞工作使他們外表顯得很粗糙。我和他們一路由列日到布魯塞爾去。他們到處都是，沒有車票，很安靜斯文地走進各等車廂甚至過道中。我所坐的車廂也多半是從德國退出的難民。一個由哥龍來的意大利銀行行員，面上總笑嘻嘻的，說得一口好德文和英文，是一個有堅定意志邏輯思想的青年。他不喜歡戰爭，所以他要到全歐洲唯一清淨地，西班牙去。巴薩羅納是一個好地方，他對於該地很熟悉。假如他有錢的話，他想到加拿大去，那裏也是個好地方，他有許多朋友。他對前面一個憤樣的英國姑娘微笑着說：『我不把我的身體給任何人。』他帶着一個小提箱說一把雨傘就是他的全部財產。這時是我們主的紀元，一九一四年。

在我這個一個半小時的短短旅程中，我國的外貌似乎已完全改變了，我發現同胞都很沉着並且已有準備了。

這時人心惶惶，大家都先存儲食糧，第二步又想到在戰時我所安全住宅，並如何保藏自己的動產。乾豌豆及青豆，可，火腿都是需要迫切之物，每天各雜貨商對於人山人海的主顧們簡直是接應不暇。後來他們為避免抬高物價起見，就將交易只限制於老主顧們。大家都略有存積，以防萬一交通阻塞，巷戰掠奪之發生，在一個現金很少的國家，貨幣自然

會成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國的上流階級中多半存儲了大批金幣以待亂事的平靖，平時銀幣因數量太多時過於笨重，所以紙幣差不多成了唯一流通的貨幣了，支票一向便少用，近來更是各處都拒絕接受了。一位銀行行員勸我多換些二十法郎紙幣（最小的紙幣），不管商家是否願意，用來買些貨物存積起來。銀行門前擠滿了人，秩序紊亂，甚至不得不用消防隊的水龍來彈壓。

當正式開戰以後，一般貧民都紛紛地想逃到鄰村或鄰街去。到何處去開始成爲他們的苦惱的問題。在城鄉兩處都有地產，而且慣於旅舍生活和國外旅行的中產階級，多半早已有所準備並且在戰爭爆發幾年之前有了決定。奧斯登海濱一帶，遠離德國與巴黎間的大路，而距英國的海程很近，並且交通便利。在那裏食糧也豐富，事源通暢，早爲一般人選擇爲託妻寄子的好地方，他們自己却冒險留在本土守護財產。在鄉間因有家禽，野兔，豬，馬鈴薯的出產，所以有人打主意去我朋友家寄食。有些人再四思維，打算依附德國，到末斯河東去，希望早日遇見德軍，還有很多人留在家中不動，因爲此後不用繳房租，可以省出一筆錢來作買食糧之用。貧民想像中的戰爭只是大批的屠殺，而我們知識分子知道得較多，如果戰爭延長倒使德國感到食糧困苦，俄國和美國的接濟亦已斷絕，他自然會將麵粉和肉留給自己的國民，而不合中立國人或敵國人分用。所以我們想非戰鬥員還是早日離開比利時好些。

一般商家此時莫不惴惴於被掠奪。但是我還未聽見有什麼搶案發生。有一家大家具店在屋頂高懸紅十字旗，店中所有的床悉供傷兵之用，並令女售貨員們都改作看護婦。這樣使他至少在一時，不但有用而且安全的。

當我在布魯塞爾時曾親眼看見徵發的實現，都很順利迅速地完成了。汽車和馬車停集在廣場上，寫上白色號碼後就開往別處。有條街上幾百匹馬在受檢查，然後在腹上或蹄上烙上記號，最可憐的是那些平日在布魯塞爾街市拉牛奶車，麵包車和蔬菜水果車的黃狗，牠們將要步隊裏去曳機關砲，我看見兵出門帶着一群很興奮搖着尾巴的狗開拔。

我們的同胞平時都是很倔強難於駕馭的，這次都毫不猶疑地接受命令。一位布魯塞爾的新聞記者報上這樣寫着：『比利時國民悉能了解命令之真義，並立即遵照行事，此種狀況實前所未有云。』所有徵發來的各種物品及家畜都由軍官學校之幼年生擔任登記，列有清單。

八月二日，星期日

布魯塞爾看來一切都很安謐，我覺得竟地逃難實在有點庸人自擾，我又回到我自己的家中了。破壞殘殺變成歐洲唯一的事業與思想。我不適宜於從軍，一部分是因為我已超過了服役年齡並且缺少訓練，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我的目力不佳，射擊時不能精準。我所能做的只是安分守己地躲在家中。我的德文知識，和德國民性之瞭解，或者會對我的鄰舍們有所裨益。

第二次動員之後不久就聽說德國向比利時提出哀的美敦書，我們的政府會訓示各報館在發表此項消息時，措詞必須慎重。德國向我們要求假道，並將來斯要塞交與德軍管理，將來所有比國家受之損失悉由德國賠償。我在布魯塞爾車站上看見當日報紙上的大字標題：

「比政府拒德要求」

於是這歷史上最大的戰爭爆發了。

我們在途中遇見兩個自己巴黎來的朋友，他們談起此間安靜的決心，城中的死寂，和法國的熱誠。「你想德國會戰勝嗎？」「我希望不，但是誰能知道呢？」決心的態度立在未來的悲慘的命運之前，就是我國現在的情況。我的朋友說他在巴黎看見一幅漫畫頗能道出當時幽默之狀。一位太太在那兒訴苦，她的丈夫，兒子，和馬車夫都應徵入伍，她的厨娘也回鄉間去照顧她自己獨居的老母。「幸而我的馬也被徵發去了，不然要我從那兒找來飼養牠們哪！」

另一位朋友見君只是關心於德國文化的前途。「假如他們敗了，所有他們的科學化的訓練及事業將被毀滅。那時我們的佛勒米語言和文學將會變成怎樣？」

這位先生又講了些我未曾前聞的間諜活躍的故事。任何一個人只要他似乎略帶外國口音，或者有些可疑的形迹，都應該將他打倒而拖到警察局去。窗戶被打碎，家宅被搶掠，種種報復的惡毒行為都施之於我們的無幸同胞之身。有些動機都是出於最可耻最卑鄙的。債主往往被債戶所誣許一切挾嫌報怨的舉動都藉着盲從狂暴的亂民的力量而得逞。

我這次乘的一列車滿載着自德國退出的德國難民。一個年紀較長，羞怯而畏縮，深恐自陷於煩惱。另外一群是我所見

過最悲慘的人，一對青年夫婦帶着三個女孩子，都是生在法國只會說法國話的。他們因為遠離祖國久居異邦，所以觀念和同情都是偏向於法國的。但是兵役責任使這青年丈夫回國來做自己所不願作的事，爲久已不是他的祖國而服務。

當他的妻子勸他下車爲他和他的家族找一個安全地時，他反復地說：「我不願做一個逃避責任者！」

「我會看見你被槍斃的」他的妻喊着：「我們爲什麼要老遠的跑回來，爲什麼不依我的話躲到西班牙去？」

這個青年又告訴我德國國內軍人階級的橫行與孤立，和他當初在營中受到軍曹們的侮辱及壓迫。其餘的德國人都在靜靜地聽着，知道他的話無一字僞造。他們從巴黎來時聽說比利時也被捲入旋渦，說道：「全歐洲都反對德國；德國失敗了！凱撒瘋了！」

車到下一站時，我們看見站上充滿了自衛團和軍人紛紛擾攘地活動。當火車駛出站時，他們一致歡呼「比利時萬歲」來歡送，還有一個青年教士在月台上瘋狂似的揮動他的大黑帽子。

在這節車上有一個間諜。一個很漂亮的來自安德威普德國女子，總是炫示着她的那真偽不可知的結婚戒指，說出一套前後矛盾的故事，如她的丈夫已超過從軍年齡，她要到列日去看一個朋友，在緊張興奮之中，她假裝在讀一本小說。有一兩次她打算把話題轉到由於戰爭，生意上所受到的損失，大概她的任務是在報告比利時的民意，以推測是否能馴順地接受德國的佔領。其實她所要的答案早已顯示在全比利時每一個人的面孔上了。

我離開列日時，牠還是和平繁盛的都市，當我回來時城中已充滿了備戰狂了。

現在我要在此介紹我家中的一對青年朋友，他們處於恐怖的列日城中，其信心及熱誠使能他們非常安詳鎮靜，我也自愧不如。

利沃拿是一個礦坑中的火夫，很年青，但是他的責任心頗爲人重視，因在礦中工作，所以頗習慣於各種危險事。他的妻子在我家中管理雜務，是一個矮胖夫人，我只聽見她哭過一次，那是在德軍圍城並佔領列日，她丈夫離開之時。她雖然自己非常小心，並無砲彈橫飛時也在地窖中睡覺，她却要向膽怯的人們微笑。

八月三月。星期一

此後我對於日期日漸混亂，不能作每日記錄，報紙甚爲罕見，經過種種驚心動魄的事件，任何人也願不得計算時間了。我記得會和人爭論從今天起第五天究竟是星期五還是星期六，並且在下星期一時我曾告一個德國少尉那天是星期幾時，嚇了他一跳。是月九日是星期日，爲德國軍隊佔領後的第三天，教堂中舉行彌撒，此事深印入我的腦筋不會忘却。其餘的日程我只有到倫敦時再作整理，因爲事情太雜亂，有時一個禮拜竟算出八天來。這一天對於列日的市民算是戰爭和圍城的起始，因爲沒有城牆，戰事很快地就逼近了市區，終於在七日星期五陷落了。

七

在戰爭的初數日中，一般人表現準備和決心的緊張與狂熱實可令人驚異。現在差不多每一個男子都穿上制服，携帶槍枝，民衆自衛團也以得有機會能效命國家而沾沾自喜。大道上馳騁着無數參謀將校及傳令使所乘坐的汽車及摩托車，此時他們已不復受速度的限制，一般行人不得不退避到道旁小路上去。這些汽車多乘坐着四個人，他們不一定是屬於同一個部隊的，所以他們的制服的顏色及樣式也不相同，造成各種各樣的風景。

我們想像中那莊嚴威武如同古代英雄塑像似的那騎在馬上的將校們很難見到，馬的地位顯然已爲汽車取而代之了。在德國軍隊佔領之後，我看見他們的軍官也很少騎馬，自然這裏和戰場上是不一樣的。

自別處驅來無數的牛也是此刻奇觀之一。列日市內及近郊的居民大多數爲工商階級和公務員，他們既無家畜及菜圃，又無存儲，駐守軍隊的給養更不消說食糧自然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所以，成千成百的豬和牛，從當德軍進犯之道的村鎮運輪進來。這樣，我軍既無飢饉之虞，而德軍以沿路給養困難，行動自必遲滯。這羣可憐的牛顛沛流離，飽受驚恐，草秣不繼，過量取乳，當被圈在曠場及草地上後，晝夜不停地咩咩悲鳴。生病，倒地，死去的很多。在這人類正遭受痛苦之時聽這牲畜哀鳴之聲，好像普天之下都受到殘酷命運磨折發出呻吟之聲一樣。

當準備告終，真正的抵抗起始時，我們市內的人還不知道，因為那些要塞在戰前也時常開砲演習的。砲火互擊之聲，尚遠在數哩之外，但是我們不久就能分別出攻守兩方的砲聲來。雙方砲火連續不斷，努力防阻步兵的衝鋒，比我們的想像更爲驚心動魄。

我的那音樂家朋友會親眼看見了一次布列蘇平原的夜襲，那時他正在堡壘中司牧豬之職。在清涼的月光之下，德軍密集隊伍以像在檢閱時的步伐前進。比軍靜待其迫近，當第一聲機關砲響了以後，所有的砲火都在此集中，一舉將他們送登極樂世界。我們由山間沉重，綿長的回響中，可以聽出這種舉動會連續了好多次。

有在事後到過那要塞的附近的人告訴我德軍遺屍積壓有六七尺高，死傷混雜，其姓名與人數已無法調查。德國軍官在那裏來往梭巡，找尋出同胞的屍體後，代爲保管他們的名片，金錢，珠寶，並向其餘屍體致敬。比德兩軍的屍體都分別放在會發生激烈戰鬥的壕溝中，然後鋪上生石灰，澆水，再以土埋之，就成爲來年春艸的好肥料了。有些人乘機掠奪死人的金戒指，有時取得太急，屍體的手指不免也隨之而下。一個礦工會告訴過我他是不介意於這樣做以取得一個戒指的。

有一個要塞中守衛的兵卒非常之少，差不多只有八十人，其中包括有管射遠程的大砲的砲手和抵禦敵軍衝鋒的步兵。用十六個人管理機關砲據說已足以壓制並肅清要塞附近的敵軍，要塞裏面熱氣薰蒸，煙霧瀰漫，守卒們踴伏其中，日夜戒備，實在是苦不可言。我遇見幾個曾在要塞中作戰過的人都說起那時既無食物又不得睡眠，但是等到食物來時反而不能下嚥，因爲下顎不聽指揮了。他們雖然疲憊已極，可是毫無屈服或恐怖的意思，也許是他們的意志已失去了彈性的原故，紀律觀念，仍然很旺盛，雖然幾乎不能站立，他們仍不離槍械，心目中只是想遵守命令並照着命令行事。

在戰爭初起時有過這樣一件事，我們由此可知圍城中之人心如何不定，並且道路傳聞之不可靠。我的鄰居蒙特君匆匆忙的跑來告訴我他看見一個齊柏林飛船如何同兩個要塞互相轟擊。但是數星期後我在泰晤士報上讀到關於此次空陸作戰的記述與蒙特君所說完全不同。該報記者寫的是兩架比軍飛機轟炸德軍砲兵陣地後，在歸還途中被地上要塞誤認爲敵機而加以砲擊。榴散砲彈炸裂之狀，蒙特君就以爲是他自己想像中的齊柏林在對地上投彈了。

我們於是漸漸不再輕信人言。有人告訴我們一件事情時，我們一問他：『可是你親眼見的嗎？』往往使他趑趄而退。他們有時跑着或搖着鈴告訴大家說危險即將來臨，急速去逃難。但是如問他何處數爲安全，他也不知道。難民徘徊中途莫知所從，罐頭食物紙包夾肉麵包都委棄於道路之間。我看見一個女僕裝束的婦人，帶着孩子，挾着細軟，因爲過於驚悲不敢住在家中而在外各處飄泊，以致日漸憔悴。也許自己家中的地窖並不比別處會更爲安全，但是能使人安處家中，不廢故業，並且至少能獲得肉體上的安寧和安全的感覺，我認爲比實際上的安全還有價值得多。

讀者們假如想要知道些戰鬥實況或英雄事蹟，那他一定會大失所望。因爲我所知道的只是用我平日對於國中情勢的瞭解來領悟我所聽到的各種事件。起初是長距離砲隆隆之聲，朋賽里要塞仍和從前演習地一樣開火。接着又起了毛瑟槍的爆炸聲，和載重大車壓在厚石板上的聲音一般無二。另有兩種聲音，深沉者是步槍，較輕脆者是馬槍，其中還夾雜着機關槍砲之聲，很像縫紉機工作時的響動。不久，在我的房屋附近又有了砲聲，窗上玻璃一齊震動。大約在我家花園後面的山頂上設了砲兵陣地，或者此時正在隔河轟擊攻朋賽里要塞里的德軍。（這種猜想後來方知其錯誤。）砲聲連續甚密，後來漸有間斷，顯然戰事已漸消沉。於是又有毛瑟及機關槍聲。靜寂。又有稀疏槍聲，機關砲數聲。戰事告終了嗎？沒有，又響起來了。再度沉靜。漸漸地恢復了和平狀態。明天我們將能知道這一夜所發生之事。數日以後一個德國軍官告訴我比軍的大砲就在我家後面不遠之處。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真實戰況，讓讀者們自己去猜度他所願意知道的事情吧。

我家的一位房客對我說：『砲聲太大，使我一晚沒得安睡。』這可以表現出勞動階級對於國事之淡漠麻木，只要未受到大動亂的痛苦時，還是照常談天說地。他們既對於大勢潮流無從瞭解，便索性將這整個問題丟開當作一場惡夢，希望早日恢復舊業。自然這對於那些不是實際捍衛邦國的人們倒是一個較聰明的辦法。

如果我們不知道英法二國會援助我們的話，比利時民衆的精神將不能支持很久。由列日至法國邊境只需三小時的火車，這條鐵路正由我的窗前經過。我們聽見車頭吼聲，心中想着牠可以在任何時候給我帶來大批援軍。各地盛傳着法國軍隊已開到，最後終於有一個着軍服的法國人堂堂出現於市上，將這消息證實。此人之出現是不是一種策略，像我們後

來聽說的那樣？他的確帶給我們以希望，但是以後給我們的失望也因之更甚。他的出現引起了全市擁護法蘭西的大游行，這雖是市民感情衝動狂亂行爲的一種可憐的表現。小的三色法國國旗早已售淨在各處揮舞，街上充滿了熱望與快樂的羣衆。當局也許爲着不使民衆失望對於這種游行抱着不聞不問的態度。

英國距我們較遠，對於他們自然不能希望有很迅速的援助。正在列日陷落後，一個鐵路職員對我說：『英軍現已開到安司了。』我和聽了其他的故事一樣未能深信。但是他堅持着聽見一個電報生說，一位有地位的英國紳士正在月台上迎接英國軍隊。我覺得我的外國語學或許會有些用處，於是急忙趕到車站。既不見英國軍隊，也不見在站台迎接的英國紳士。他在何處呢？剛才離開這裏。他們在何處呢？在布魯塞爾至此中途的特爾蒙下車了。我始終不會看見一個英國兵，這個疑團祇好由將來的歷史家來打破吧。

像我們這種既非自衛團員，又不能入伍，就參加紅十字救護工作。當我在列日時，那裏的床位是非常充裕，大部分的傷兵都是我們的同胞，因爲德國傷兵不易搜尋拾來治療。汽車對於運輸傷兵是非常的有用。城中居民對於從事救護事業的熟誠遠超過其知識及才幹。

當一般人正紛紛希望並談論着勝利之中，我第一次看見了新的德國軍服。一隊德國俘虜，由一個頭長挺直的青年帶頭，向車站走去。他們的衣帽都是暗綠色，比英軍的制服更深而且更難看。戰盔上蒙以布使無閃光。除非認識他們的肩章臂章，不然軍官軍曹與士兵是無從辨別的。他們的衣服都很新，那長及小腿的笨重皮靴，好像是剛由商店中買來似的。我雖然在幼小時便看見過各種式樣的德國軍服，非常整潔，並且附有裝飾物，然而看到這一群苔蘚色的隊伍，也不禁爲之驚異而駐足了。

一輛插着英法國旗的汽車駛近，裏面坐的幾位女士起來點驗這一羣被征服的敵人。羣衆包圍着這些俘虜，不做任何舉動，只露出好奇之狀，俘虜們也爲他們所震懾而極沉默。近代戰爭中的軍服都是非常樸質，昔日之華麗整潔大不相同，頗能引起列日人的注意。前王李與奧彼德二世在位時堅決反對在他久經計看一般某種重要政制未施行之前，遽行更易軍服。王崩後始計益考慮易服之事，但是始終尚未出試驗期中。其結果比利時軍隊的制服之色與式仍是四十年前的。結果

是好是壞，我雖不知，但比起軍調的德國灰綠色軍服都是鮮明得多。最滑稽的是我們的羽林軍，戴的小帽上有一個大高尖，肥大的坎肩襯着黃和綠色的衣服。輕騎兵背上有一個柳條編成的鴿籠也很奇特。鴿子在籠中飛撲下墜。養鴿爲比利時人一普遍的嗜好，但今日頗爲我軍及德方間諜所利用。

再沒有一個國事像我們受到德國挑戰之後，需要軍事訓練如此迫切的了。我們都願意能爲國家效命，甚至嫉妒那些幸運的兵士，他們知道自己的地位和職責。但是大多數的男人仍是缺少領導及學識。舉國上下不分貴賤莫不一致奮起。最好的不過送往安德成普訓練六個星期就可上戰場。我們知道六個星期的遲延，有時會發生很重大的關係，有些人自然也不免爲擔心和流淚的家族所留下了。我的一個朋友是一個電力公司的經理，曾打算去投軍而爲他的東家所阻止，因他不能離開他的贊助。一位同伴從前是自衛團的軍官去入伍被拒絕了。年齡限制（未受訓者以三十五歲爲限，退役軍人以四十五爲限）阻回了許多志士。志願軍排成四人一行，穿着各式各樣的衣服游行，如醉如狂地喊着『戰爭萬歲』的口號。據說還有喊『打倒德國』的，可是我沒有聽到過。在這些人的心中無所謂政治理論或思想。戰爭既然橫加於我們的頭上，那麼，祇好打罷。『戰爭萬歲』！這種狂熱也憂迫及於婦人，向志願軍揮手或掩面啜泣。一個突起的手足之情把我們連繫起來了。

最可憐的是自衛團，平時未受過正式訓練，倉卒之間擔起了重大責任。這古老的團體成立於革命及憲法成立的那一年，一八三〇，係由一般能自備制服的人組織而成。軍官由團員中自行組織，武器配備有毛瑟槍，擔任巡邏放哨等任務，並於正式軍隊作戰時從事於維持秩序。牠不是一種軍事團體，因爲牠沒有學過訓練的指揮者和官方的責任。在平時如發生勞工糾紛和暴動，他們是很有用的，因爲他們不及軍隊辦事之激烈，並且於處理事件上較有耐性及機智。當圍城之時更表現出他們的忠勇，他們人數衆多武裝整齊在戰時格外有用。有時並且組織敢死隊擔任危險任務。不過因爲他們不是正式軍人，所以有些積極工作不能從事。他們的任務是哨戒鐵路要點，保護橋樑及交叉點等。此外還檢查旅行者的護照以防間諜的活動，並在各地代替軍隊如看守監獄及軍火倉庫等，他們的高面圓的帽子下面露出紅色的面孔在各處都可看到與軍士們夾雜着。我看見一個自衛團員隨着軍隊一同巡邏，有人問他上那兒去，他回答：『我跟着別人走。』

種種氣未除了狀頗是令人破顏，這大約是大悲劇中唯一的一點笑料吧。

別人的愛國行為常使我自愧無用。我只能生視他人踴躍地獻身許國。我決心參加自衛團，但一時又不能護得一身制服。當我終於得到了一桿槍，一把刺刀和彈藥匣之後，我便到個學校中參加了自衛團的一隊。在那裏我看見許多年青的律師，實業家，商人，聚在廣場中，我是坐臥於綠草中，我是喝着自備的水壺中的水。他們的外表極不整齊，有的上衣不鈕，有的只穿一件襯衫。槍斜倚在牆上。他們盼望着消息，因為聽說這天早晨敵人通告勸降並解除全城武裝。這個要求雖被拒絕，但他們的精神不免大受打擊，而為惶惑，猶疑，躊躇所控制他們終於不能再行振刷。但是其中的知識分子和上流階級的團員仍願忠於職守到底，情願做無謂的犧牲也羞於不放一槍而束手就縛。這倒是對於那些愛國熱識有餘而不會在平時學得如何在危急時去救國的人們一個好教訓。

他們都認我之自動加入為毫無意義，現在除了向不可抗拒之事實屈服外別無他途，不如離開這不須要我的地方。

列日城自衛團後來的命運頗為悲慘。起初德軍押起一百名團員作為人質，如發現有比利時人向德軍阻擊等情事發生，立即將此百人處死。後來又改用少數城中有聲望人士來代替，幸而此事未曾發生。以後自衛團員被派補助警察維持當地秩序，都無武器和正式制服。這個畢竟還是為同胞服務，不覺得有什麼黃不光榮。最使人難堪的是要市民去敢收豬牛。自城陷之後所有家畜一律屬於德軍所有，並且命令我們代收。本來在平日風和日麗之時放牧家畜原是極風雅之事，但城中人却目之為輕賤職業。即使過了五十年列日人也不會忘記他們被強迫為德軍放牧牛羊之辱的。

我們正在得意於我們要寨的抵抗，並幻想着將來的勝利，突然地宣告降服實大出我們意料之外。我聽朋友說德軍宣稱如不降服他們將用榴散彈轟城。那位朋友說這完全是虛聲恫嚇，因為距離太遠了，我們以為只要那些要塞不失守，城中決無被轟擊之虞，但是事實上要塞仍在我軍之手，城中確有兩次被敵軍轟擊。另一傳說云巴松要塞已被擊壞而沉默；兩個北部靠近荷蘭邊界的要塞實然宣告中立。我認為這都是在一個無報紙的被困城中必有的無婚謠傳。將來正式歷史著以後當可告訴我們他們與事實相去多遠的。

中國唯一印刷機關

承印

鈔票 支票 債券 股票 簿記 聯單 契據 圖表 風景 畫片
 郵票 稅票 司法 印紙 文憑 證書 書籍 雜誌 鑄造 印信

版類

銅版 膠版 銅版 活版 單色 花版 一切 平版
 凸版 凹版 網目 銅版 複色 花版 均極 精美

華北政務委員會印刷局

價格 低廉

電話

南局 七六一〇號
 三六四一號
 營業科分機五號

成品 安速

局址

北京 彰儀門內
 白紙坊

交通銀行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及儲蓄存款

總行營業部 前外西河沿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
 崇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天津 濟南 唐山 設有分行

通匯地點

天津 唐山 濟南 石家莊 保定 昌黎 涿縣 定縣 邢台 邯鄲 磁縣 滄縣 廊坊 通縣 樂亭 易縣 元氏 寧晉
 晉縣 大名 泊頭 正定 山海關 秦皇島 塘沽 遵化 密雲 青島 煙台 海州 濰縣 濟寧 德縣 周村
 博山 泰安 臨清 滕縣 太原 汾陽 崞縣 陽泉 榆次 臨汾 曲沃 運城 開封 新鄉 商邱 德彰 清化

河北銀行北京分行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
 電報掛號 二二二二

經理室	三〇七八六	文書股	三一三二八一
營業股	三〇六〇三	會計股	三一〇一七二
匯兌組	三二五五六	庶務組	三一〇一七二
	三二八〇四	傳達室	三一五三九〇
		倉庫	三一〇九二一
		出納股	三一一九六三

經營一般銀行業務 存款利息優厚 放款手續簡捷

辦理華北各省匯兌收費低廉通匯地點如左

天津 保定 石門 唐山 滄縣 昌黎 郎坊 涿縣 定縣 邢台 邯鄲 磁縣 通縣 泊頭 晉縣 寧晉 正定 易縣
 大名 樂亭 元氏 秦皇島 山海關 遵化 遷安 豐潤 晉各莊 塘沽 灤縣 濟南 濰縣 濟寧 德縣 周村 博山
 煙台 青島 徐州 海州 開封 商邱 新鄉 彰德 太原 汾陽 崞縣 曲沃

腸中旅行記

出幽門之後，即至腸中，覺腸壁蠕蠕而動，地勢狹小，始知此地即爲小腸，洪水泛濺，其勢頗急，直有順流而下之概，是時始知犯痢疾症矣，偶見洪水之中，有不少生硬水菓，爛魚腐肉，忽覺痢疾爲食物不良所致，兼有夜間受涼，被夜風吹了肚皮，才發生這種病症，這是洪水急流，腸內食物，被水沖的亂撞腸壁，腸壁雖有抵抗力，無奈抵抗力弱，抵制不住它，並且有許多處被它撞的紅腫發炎，相信這時的人，實在痛苦了，這時不只腸神經感到痛，就是旅行者也十分不安，正在危急的時候，忽由幽門出來四五個黃衣使者，來和洪水戰爭，說來也奇怪，洪水見到使者，當時就平和起來，黃衣使者見洪水由急流變成和緩，又去修理腸壁，不多時腸壁也修理好了，洪水由腸壁吸收，滲入了腎臟，再流入膀胱，這一風波才告一段落。

旅途平安，仍繼續往前走，見不少霍亂菌的屍屍，也原原本來，好在它已經死亡，到感覺不到如何痛苦，經過約有二丈左右的路程，由小腸入了盲腸，復折回往上行走，雖然是倒行，尚屬順利，正行之間，忽然有覺得前面十分炎熱，並且前路不通，像有極硬的東西，攔住去的道路，這極硬的東西，不是別的，它就是大便，原來這人又患了便秘了，這塊乾的大便，不只攔住去路，同時發出一種毒素來，由腸壁滲入血管，使血管硬化，當時成了血壓高的現象，現出頭暈，昏暈，眼花耳聾種種的病症，萬沒想到這一塊大便，竟有這樣大的能力。

這難關較痢疾雖然和緩，可是痛苦並不減輕，黃衣使者忽然又來，這次的工作，較上次更巧妙，先將大腸的粘膜衝動，使它分泌出一種粘液來，將大便的全體，整個被粘液包圍起來，黃衣使者又將腸膜衝動加強，絲毫的力量也沒費，大便很順利的下去了，相信這時人已竟血壓減低，也沒有頭昏及眼花耳聾的現象，腸內的溫度減低，已不像以前的炎熱，涼意襲襲，非常痛快，黃衣使者，爲一勞永逸計，便將腸膜修理，使衝動力永遠加強，分泌粘液力，永遠旺盛，便秘算是根本剷除了，更往前行，雖然路途不平，可是在旅行上到十分便利，這都是黃衣使者的力量，走了五六尺的光景，才到達肛門，這一段旅行，才告一結束。

事後我問到黃衣使者是誰，據他自己說：名子叫若素，他專能治療胃腸病，肺病，虛弱症，都是我的拿手。我當時向它說：你有能力，我合你結爲朋友吧！若素說：你和我結爲朋友每日會面準可一生健康；可是你和我結朋友是有代價的，七日一元二角，二十五日三元六角七分，八十五日十一元，我笑着說：那你不成了響導社的姑娘了嗎！若素也笑了，最後我問他的住址，若素說：住在天津第十二區西錦路若素製藥公司，北京東單新開路也有別墅各地藥房，都能找到我的踪跡，於是我就破費了十一元，若素就成了我的益友了，這段旅行就此結束。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五局 三三五八 一八七九 一八七八 〇〇四八號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電東 三六〇〇
八二一〇 西單北大街 電西 八八六

大陸銀行

兼辦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
儲蓄存款事宜

北京分行地址 西交民巷

支行

東四牌樓大街 崇文門外大街
王府井大街 地安門外大街
西單牌樓大街 輔仁大學校內

鹽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 北京前門外西河沿
電話 南局一八三〇號
掛號 七七八七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一六九
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三七七

北京中孚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

行址 西交民巷四號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北京分行

前外廊房頭條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大 生 銀 行

本行為服務社會優待存戶起見敵津京兩
行

「特設活期」

「特別存款」

利益優厚手續簡便國幣「拾元」即可開
戶按年息「伍厘」計息惟以國幣「壹萬
元」為限另有優待加息辦法章程備索或
請面洽

天津 總行 興亞三區六號路

電話 三二二三四號

北京 辦事處 西交民巷路南

電話南局 三四三〇號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總行 西交民巷

電話南局(三)

零八六零
三八五八
一五二八
一一五二
一五二五
四零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 三三三〇

冀東銀行

營業種類

存款	放款	匯款	代理
定期存款 往來存款 特別往來存款 通知存款	倉庫押款 貼現押匯透支 商品押款	電報匯款 支票匯款 匯解存款	託收款項 保險
利益優厚	手續簡單	迅速敏捷	便利穩妥

國內國外

通匯地點

北京	天津	上海	青島	唐山	厚和	張北	包頭	新	神戶	大	東
山海關	遵化	豐潤	密雲	灤縣	昌黎	遷安	胥各莊	京奉	北票	阪營	京錦
秦皇島	樂亭	懷來	豐鎮	多倫	大同	鉅鹿	平地泉	鄭家屯	通遼	大連	哈爾濱

本行對願客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請即隨時隨地垂詢總支行接洽
 天津本行地址：興亞第三區八號路一一七號
 電話三局三二四一 四〇八一
 河東支行特二區平安街乙十五號
 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四局〇三四七號
 北京本行地址：西交民巷七七號
 電話南局⑧ 一三三五 四五八三
 一三三六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譽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姓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雖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撰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費刊時，有自由採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抽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掲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逕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出版

中和月刊

第四卷 第九·十期
零售定價捌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聚華軒

發行兼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廣告價目表

種類	價目		
	甲	乙	丙
全	二〇〇元	一五〇元	一〇〇元
面		八〇元	六〇元
半			
面		四〇元	三〇元
四分之一			

詳章函索即寄

大陸最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高級印
刷、製本、裝
備完備

出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標、綜合之
誌、各種研究
讀物、文藝、
古典復製

學用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中日合辦
資本金五百萬圓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表電話西(二)二二三〇番

最新設備